

Licht
der Welt

世界的光

Light of the World

教宗 · 教會 · 時代的記號

The Pope, the Church,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

教宗本篤十六世與彼德·西沃的對話

聞道出版社

北京大學／谷 裕 譯
輔仁大學／房志榮 校

世界的光

Light of the World

Licht
der Welt

BENEDICT XVI

A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SEEWALD

教宗本篤十六世與彼德·西沃的對話

北京大學／谷 裕 譯

輔仁大學／房志榮 校

© Copyright -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00120 Città del Vaticano,
Tel: 06-698-850-03, Fax: 06-698-847-16

©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Catholic Window Press
No. 197 Kaishan Road, Tainan 700, Taiwan, R.O.C.

目 錄

譯者的話	I
校閱者語	IV
前言	VII
第一部分 時代的記號	1
1 · 教宗不是從天而降	1
2 · 性醜聞	17
3 · 危機的原因及帶來的機會	33
4 · 全球性災難	41
5 · 相對主義的專制	49
6 · 悔改的時候到了	59
第二部分 宗座職位	67
7 · 我們有教宗了	67
8 · 穿著漁夫的鞋子	79
9 · 普世基督教會合一運動及與伊斯蘭教的對話	87
10 · 頒布諭令	103
11 · 牧靈之旅	113
12 · 威廉姆森事件	123



第三部分 我們往哪裡去？	133
13 · 教會、信仰與社會	133
14 · 所謂的改革阻塞	143
15 · 革新如何進行？	155
16 · 瑪利亞與來自法蒂瑪的訊息	163
17 · 耶穌基督再次來臨	167
18 · 關於終末的事情	177
侵犯不具備自衛能力的孩子之重罪	185
信仰與暴力	188
愛滋病與性生活的人道化	189
本篤十六世簡歷及任職後之大事紀	191
當選教宗前之小傳	191
任教宗職之大事紀	197
中文人名索引	217
英文人名索引	223
專有名詞索引	229

譯者的話

翻譯《世界的光》的工作，伴隨了三重靈修體驗。第一重是教宗的話賦予的。教宗的話，遣詞造句自成一體，平實穩重，直指問題本質和關鍵。全世界的事都裝在他腦子裏，經他點撥，讓人豁然開朗。教宗的魅力，在於他擁有的是大智慧。他因紮根「教會信仰的整體，傳統的整體，教會生活的整體」（《世界的光》第15章），而博大、深厚、堅實、可靠。這樣，教會這座諾厄方舟，就是風雨飄搖中可靠的靠山。翻譯需要沈心靜氣，字斟句酌，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此切磋琢磨教宗的話，領會基督和教會廣闊的宇宙，思考如何去面對時代問題，解決自己的困惑，是第一重靈修。

第二重來自與房老的交流。我至今尚未見過真人，但整個翻譯工作，是在房老的邀請、鼓勵和幫助下完成的。他的熱情、喜悅、樂觀和青春活力，極富感染力。他的邀請和鼓勵，凡人難以抗拒。我譯好一章，給房老傳過去一章，一般不過一天，就可以接到修訂好的稿子。我一來對天主教概念的中文表達缺乏常識，二來畢竟根基淺薄，對教會某些問題理解不夠敏感細膩。房老目光如炬，只要是我心虛的地方，一定能被他發現。讀者可惜看不到：房老的修改煞是巧妙，



可謂一字定乾坤，稍加改動，就可以變腐朽為神奇。與這樣信心堅定的長者交流，受他的薰陶和激勵，是又一重靈修。

第三重，來自多倫多的「和平王子天主教學校（Prince of Peace Catholic School）」。此話怎講？我的女兒瑪爾大去年秋天開始，在這所學校上二年級，剛好趕上他們為二年級準備初領聖體禮。自從入校，女兒差不多每天都有驚喜帶回家。她英語字母還沒認全，就背下了校訓、聖號經、天主經、聖母經、飯前飯後經。學校講聖經故事、講禮儀、講基督宗教的美德，教唱聖詠，鄰居「和平君王」堂的神父還定期過來領誦玫瑰經，學校也到教堂參加彌撒。每逢天主教的節日，學校都隆隆重重，過得有滋有味。將臨期時，女兒捧著手工做的蠟燭、星星、天使回家，裝點聖誕樹；她分到聖誕劇中一個牧人的角色，於是不時對著我們演練「讓我們到白冷城……」。四旬期裏，學校也請父母在家中帶孩子做懺悔日課，為初領聖體做準備。到告解那一天，孩子們在教堂，一個個跪在神父們身旁，羞羞澀澀地懺悔，其狀感人。再一日，老師帶孩子們到聖壇前，把自己親手做的、精美的、寫著自己聖名的聖杯聖體貼畫，交到神父手中，作了聖禮前最後的獻禮。

就這樣，「和平王子」每天都通過孩子，邀請父母，如教宗不斷提醒的——「過信仰的生活」。這對每一位家長，都是最單純、最可愛、最美好、最實在的靈修體驗。多倫多

有很多這樣的天主教學校。——比如一次二年級足球聯賽，瑪爾大回來說：「媽媽，今天和我們踢的是『聖若瑟』隊和『聖母』隊。」我想噢，原來這裏是聖家的聚會！——作為家長，我謹把此書的翻譯工作，獻給「和平王子」，感謝班主任Hickey-Zuech太太，校長Fitzpatrick太太對我女兒，以及通過她對我的教育。願普天之下的學校都能以信心和德行教育孩子，讓他們「得到愛，並這樣去愛人」（「和平王子」校訓）。

谷裕

2011年7月27日

於多倫多



校閱者語

房志榮 神父

20世紀末拉辛格樞機出了第一本採訪錄《地上的鹽》，我由法文版譯成中文，請陸達誠神父校閱後在光啟出版。2005年拉辛格當選教宗後，光啟改個封面發行了初版二刷。從2005年4月19日拉辛格任教宗以來，至今又是7年多了。2010年，本篤十六出了第二本採訪錄《世界的光》，這次由北京大學的谷裕從德文譯成中文，我則根據義大利文版予以校對，是一次有趣而寶貴的合作經驗。

本書《世界的光》有一副題：教宗、教會，及時代徵兆。書分三部分，每部有六章，共18章。先談時代徵兆（第一部），次談教宗職（第二部），後問：我們往哪裡去？（第三部）可見都是一些與時代並進的切身問題。谷裕人在加拿大多倫多，每譯一章電郵給我，我校閱後轉給台南聞道出版社。三個多月就完工了。每次看到譯文都很愉快，因為譯者理解力強，文字表達順暢優美，不易多得。

義文版有教宗的親筆簽署，絕對可靠。但和德文版有時不同，特別是在表達方面。因此我根據義文版的修訂，大多不是對或錯的問題，而是為華人讀者是否清晰易懂的考慮。

這樣有時難免不對譯者的匠心運作有所委曲。無論如何，譯者原稿和我的修訂稿都在聞道編輯者手中，最後還得由聞道同人們裁決。聞道主管出高資由梵蒂岡書局買來版權，把德文版寄給谷裕，義文版寄給我，值得喝采。

譯成中文有一萬二百多字的「本篤十六生平」是本書的精彩附錄。德文版還有另外三篇附錄：1、侵犯孩子的重罪：2010年致愛爾蘭天主教徒牧函（節選：譯文摘自「聖職委員會」網站）；2、信仰與暴力：2006年「雷根斯堡講話」（節選：谷裕譯）；3、愛滋病與性生活的人道化：2009年空中採訪（谷裕譯）。這些附錄都出自教宗本篤十六的牧職關懷，發生在歐非洲的事亦能發生在其他大洲。

上述這些事實告訴讀者，譯者不僅理解力強，中德文基礎雄厚，並且十分認真地表現其敬業精神，面對真理不遑多讓，不甘妥協。好幾次，我的修訂未能把握原意或全局，她坦誠地回應，也許更好恢復原譯。這種求真心切的態度正是教宗本篤十六的特徵。國人求好（善）之心是很普遍的，可惜多次沒有找到「真」。華人多麼需要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穌基督。本書《世界的光》是個引介。

最後要向讀者交代的是，不少名字或表達的漢譯，大陸和台港不同，我沒有尋求畫一，因為不覺有需要。也許相反，世界各地的華人應該學習彼此聆聽，同樣一個教派（如門諾或孟諾），別人怎樣說，我怎樣說等等。這樣才能培養



世界的光

LIGHT OF THE WORLD

大公心態，在多元中一心一德，在合一中有充分的自由和多元思路，大家在基督內找到一而多，多而一的秘密和典範。

2011年7月31日聖依納爵節日

於輔大神學院

前言

夏天的岡道爾夫堡。到教宗的夏宮，要駛過一條條孤寂的鄉間公路。和風吹拂著地裏的莊稼。我在一家飯店訂了房間，那裏剛巧有婚禮，載歌載舞，一片喜慶。只有低處的湖面靜謐從容，像海一樣遼闊，湛藍。

若瑟·拉辛格任信理部部長時，曾給我兩次機會，可以一連幾天採訪他。他的態度很明確：教會不應當隱匿起來，信仰必須得到解釋。信仰也能夠得到解釋，因為它是理性的。他看上去年輕、時尚，不是那種錙銖必較的人，而是一個敢做敢為，永遠充滿好奇的人。他是一位十足的教師，一位堅決指正的教師，因為他看到我們正在丟棄本不該放棄的東西。

在岡道爾夫堡，有幾件不尋常的事。本來樞機是樞機，教宗是教宗，教會史上還從未有過，一位教宗在私人面對面採訪中，坦誠交談，作答。交談這一事實本身，就顯示出一個重要的嶄新的工作重心。本篤十六世答應我，可以在他渡假時採訪他，時間在七月最後一週的週一至週六，每天一小時。我暗自忖度，他的回答能有多坦誠呢？他如何評價任職以來的工作呢？他對未來有怎樣的打算呢？



天主教會上空愁雲密佈，性醜聞事件同樣為本篤的任職投下陰影。我很想知道這些事件的起因，如何處理，也想知道教宗的焦慮，他身處新世紀下一個十年，而這十年在學者眼中，是關係到我們星球整個未來生死攸關的十年。

一面是教會的危機，一面是社會的危機。兩重危機盤根錯節。人們責難基督徒的宗教是一個表像（幻想）世界。然而，難道我們今天沒有看到一個與之截然不同的、真正的表像世界嗎？由金融市場、媒體、高級商品、時裝構成的表像世界？難道我們不正在痛苦地親歷，一個喪失了價值尺度的現代社會，如何陷入無底的深淵嗎？銀行體系吞噬著民眾的巨額財產，高速度的生活損害著我們的健康，對互聯網世界我們尚不知如何應對。我們到底該往哪裡去呢？我們真的要把所有能做到的事，都付諸實踐嗎？

展望未來，下一代當如何面對我們留下的問題？我們是否給了他們足夠的準備，讓他們有所擔當？他們是否享有基本的保障和力量，能夠在動盪的時代立於不敗？

還有一個問題：在西方，基督宗教倘或失去了它建構社會的力量，誰來接替它的位置？讓一個不能容忍把神寫入憲法的非宗教的「公民社會」？抑或讓一個與基督-猶太文化的價值觀爭鬥不休的極端無神論呢？

每個時代都有人極力宣稱神死了，極力轉向臆想中觸手可及的東西，即便那是金牛犢。《聖經》中不乏這樣的故

事。究其原因，與其在於信仰不夠富有魅力，不如說是誘惑的力量所致。然而，一個遠離神的、無神的社會將往哪裡去呢？20世紀不是剛剛在東西方進行了徹底的演練嗎？集中營的煙囪和殘忍的古拉格（Gulag）集中營，難道沒有給罹難的民族帶來可怖的後果？

教宗夏宮的主管是位非常友好的老先生，他帶著我穿堂過室，一邊悄悄告訴我，他見過若望二十三和他的各位繼任者，而現在這位教宗之儒雅與勤勉，幾乎是前無古人。

我們在大廳等候，大廳如跑馬館一般寬敞。不一會兒，一扇門打開，教宗走出來，身材不甚魁偉，他向我伸出手，一邊問好，一邊帶著歉意說自己氣力大不如前。而我絲毫沒有察覺，他對日理萬機的教宗工作有何不勝，反倒覺他精神矍鑠，依然魅力四射。

若瑟·拉辛格在作樞機時，就曾發出警告，一旦新的異教信仰在思想和行為中佔據統治地位，人就會失去認同、方向和真理。他批評一個「佔有慾強烈的社會」為庸俗的社會，它越來越沒有勇氣去希望，絲毫不再有勇氣去信仰。面對受到威脅的受造物，人們當培養新的敏感，果敢地面對具有破壞性的力量。

這條路線絲毫沒有改變。今天的教宗希望他的教會，在經歷了可怕的性醜聞和迷惘之後，禁得住一場徹底的清洗。刻不容緩的是，在眾多無結果的討論和使正常工作陷入僵局



的自我糾結後，最終重新認識福音的奧秘，認識耶穌基督充滿宇宙的偉大。在教會的危機中蘊藏著良機，去重新發現本真的天主教。我們要做的是：向人們展示天主，向他們訴說真理——造物之奧秘的真理，人存在的真理，以及我們的希望的真理，我們的希望遠遠超越純粹的塵世的事物。

我們不是早就對我們釀成的災禍不寒而慄了嗎？生態災難不可遏止地延續；文化以令人恐懼的形式衰落；曾被奉為神聖的生命，如今受到醫學技術操縱，連最後一道防線都被破壞了。

與此同時，我們又渴望一個世界，它可靠、信實、親近、人性，它小可以在身邊保護我們，大可以引領我們進入偉大。在頻繁經歷了末日般景象後，我們難道不該強迫自己思考一些根本問題嗎？諸如我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我們難道不該提一些看似平庸，卻無時無刻不焦灼於心，且沒有哪一代人能回避的問題嗎？問生命的意義；問世界的終極；問福音所宣布的基督的再次來臨。

對教宗進行六個小時採訪，時間既漫長，又短暫。對話只能涉及為數不多的問題，很多問題未得深入探討。教宗親自審閱談話記錄時，並未更改談話內容，只修改了幾個他認為不夠準確的地方。

本篤十六世所傳達的資訊，說到底是一個戲劇性的對教會和世界、對每個個人的號召：我們不能再渾渾噩噩，他高呼，人類站在交叉路口。理性思考的時候到了，改弦易轍的

時候到了，悔改的時候到了。他毫不動搖地堅信：「有如此之多極待解決的問題，然而，如果天主不位於中心，為世人所仰慕，那這些問題就永遠無解。」

今天，「在這個戲劇性局勢中，世界的命運」維繫在對如下問題的回答：「天主——耶穌基督的天主——是否存在，是否被承認，抑或祂當消失」。

天主教會所代表的立場，對於今天的生活方式，構成了巨大挑戰。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為迎合某種廉價的趨勢，就毫不猶豫地斬斷傳統的、久經考驗的立場和行為方式。教宗相信，相對主義的時代，是一個走向末日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自我以及自我的願望是唯一終極標準」的世界觀大行其道。今天，無論怎樣都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僅欣賞教會的禮儀，而且敬重它的抵抗力量。在很多言不由衷過後，出現了明顯的意識轉變，人們開始重新嚴肅對待基督信仰的見證，重新過它原汁原味的宗教生活。

關於教宗本人，他問我：「忽然坐在教宗本人面前，有什麼感覺？」我不由得想到了左拉（Zola, Emile），他在一部小說中描寫了一位神父，在等待良十三接見時，顫抖成一團，幾乎癱軟。而在本篤十六面前，誰都無須顫抖。他很讓客人放鬆。面前坐著的不是教會的君主，而是教會的僕人，一個傾力施與的偉大的施與者。



他有時會透過眼鏡上框，略帶懷疑地審視我。神情嚴肅，專注。而傾聽他講話，或坐在他身邊，我不僅領略到他思想的清晰，他來自信仰的希望，而且冥冥中似有光在閃耀，世界的光，耶穌基督容顏的光，那個希望與每個人相遇，不把任何人關在門外的耶穌基督。

彼德·西沃

2010年10月15日

於慕尼黑

第一部分 時代的記號

1 · 教宗不是從天而降

問：教宗聖父，2005年4月16日您78歲生日時，曾對同事們說，您多麼盼望退休。三天後，您當選為擁有12億信徒的普世教會的領導人。人們一般不會值此高齡，還承擔如此重任。

答：我本以為盼到了和平安寧的日子，卻不料這樣的千斤重擔從天而降。很多人都聽說了，我當時多麼吃驚。責任確實重大。

問：您事後回憶說，那一刻就好比有「鋸刀」呼嘯而至。

答：是呀，我腦海裏立刻浮現出斷頭臺，鋸刀落到我頭上。我本來很肯定，這個職位不是我的，天主會在我辛苦這麼多年後，賜給我和平安寧。我只好對自己說，讓自己意識到：天主顯然另有意願，我將面臨全新的挑戰。天主會與我同在。

問：在那間所謂的「淚屋」（Room of Tears，新任教宗換上教宗服的房間），聽說一次秘密選舉時，曾為將要選出



的教宗掛出三套袍服。長中短各一套。您在那間房裏都想些什麼呢？那裏曾有新當選的教宗當場崩潰。您有沒有在此再問自己一遍：為什麼是我？天主為什麼選中了我呢？

答：事實上那個時候，首先要應對一些很實際很表面的事，比如看一下袍服是否合適等等。其次我知道，我馬上要到前面的陽臺講幾句話，心裏就考慮自己該說些什麼。還有，就是我在當選的那一刻，心裏對主說：「祢要我怎樣呢？現在祢要擔起責任。祢必須引領我！我無力勝任。祢既然選擇了我，就要助佑我！」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和天主進行著緊急對話，祈求祂既選擇了我，就要幫助我。

問：若望·保祿二世希望您做他的繼任人嗎？

答：這個我不清楚。我想，他把這件事完全託付給了親愛的天主。

問：不管怎樣，他沒有讓您辭職。人們可以把這理解為對中意的候選人的一種無聲支持。

答：他想讓我繼續任職，這顯而易見。我快到七十五歲生日，也就是快到遞交辭呈的年限時，他對我說：「您別遞交辭呈了，我想讓您任職到底。」他自始至終對我眷顧有加。他讀過我的《基督宗教導論》（*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顯然很器重這部書。他一當選教宗，就決定招我到羅馬，擔任信理部部長。他在我身上傾注了巨大、真誠、深厚的信任。似乎要以此來保證，我們在信仰問題上沿正確軌道前行。

問：您在若望·保祿二世臨終前探望過他，那天晚上，您剛在蘇比亞谷（Subiaco）作完題為「本篤面對文化危機中的歐洲」的報告，就匆匆趕去。教宗臨終前對您說了些什麼？

答：他疼痛難忍，頭腦卻很清醒。他什麼也沒再說。我請求他祝福，他給了我。我們衷心握手告別，兩人都知道，這便是訣別了。

問：您本來不想做主教，不想做部長，不想做教宗。可總是事與願違，您是否感到驚恐？

答：是這樣的。一個人在晉鐸儀式上發過誓後，雖然對神恩賦予的能力（Charisma）有自己的想法，但同時知道，我把自己交付於主教手中，最終是交付給天主，我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選擇，我終究要接受引領。

我的確一度認為，自己的能力在於做神學教授。當我的願望實現時，很是幸福。但我也清楚，自己永遠在主的手中，必須準備做自己不情願的事。在這個意義上，突然被拽下來，不能再走自己的路，確實始料不及。但



是，剛才說過，那個基本誓言意味著，我既把自己交付給主，就必須隨時準備做自己不情願的事。

問：您現在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教宗，天主教會從未有過如此之多的信眾，從未如此幅員遼闊，真真切切到了世界的盡頭。

答：這些統計數字當然很重要。它們顯示出教會得到了多麼廣泛的傳播，顯示出這個包含了眾多種族和民族、大洲、文化、人種的共融，事實上有多麼壯大。但教宗並不能因這些數字而強大。

問：為什麼不能呢？

答：與教宗的共融情況不同，對教會的歸屬當然也有所不同。在12億信徒中，不是每個人都有發自內心的歸屬感。聖奧斯定在談他那個時代時，就說過：很多人看似在教會裏面，實際卻在教會外面；很多人看似在教會外面，實際卻在教會裏面。在涉及到信仰以及對天主教會的歸屬時，內與外常常神秘地交織在一起。就此，史達林說得有道理，教宗沒有兵團，無法發號施令。教宗也沒有大企業，不能像企業對待職員或下屬那樣，對待教會的信眾。

這樣看來，教宗毫無權力，卻要擔負巨大的責任。他在某種程度上既是首領、代表，也是負責人，負責讓人們

接受把人們團結在一起的信仰，負責保持信仰的生命力，負責保證信仰認同不受侵犯。然而，只有天主自己有權力，把人們在信仰中團結起來。

問：對於天主教會來說，教宗是基督的代牧，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您真的能替耶穌行道嗎？

答：在宣布信仰和實施聖事方面，每一位神父都受耶穌基督之托，為耶穌基督行事。基督把自己的話託付給教會，這個話生活在教會中。我若從內心接受教會的信仰，在生活中踐行這個信仰，由信仰而言，而想，那麼我宣布基督時，就是替他行道，儘管在細節上有不如人意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不是宣講自己的觀點，而是努力想教會信仰之所想，按教會信仰生活，服從基督的委託行事。

問：教宗「不能錯誤性」（Infallibility）的意思是媒體所散播的那樣嗎？教宗絕對自行其是，他的思想和意志就是法律？

答：完全本末倒置了。「不能錯誤性」的概念由千百年歷史發展而來，作為對一個問題的回應：世上是否有一個能夠做出終極裁決的絕對權威。第一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沿襲了始於初期基督徒團體的悠久傳統，最後明確下來：有一個終極裁決！不能一切都懸而不解！教宗能夠



在一定情況、一定條件下，做出有終極約束力的裁決。通過這一裁決明確規定，教會的信仰是什麼，不是什麼。

但這不等於，教宗就可以源源不斷地製造某些「無誤」出來。一般情況下，羅馬的主教同每一位其他主教一樣，忠於信仰，宣布信仰，保持對教會的忠誠。只有在一定條件下，在明確了傳統以後，在教宗深知，他此時不是按個人意志行事時，他才可以說：這是教會的信仰；對它的否定，就不是教會的信仰。在這個意義上，為使信仰保持自己的約束力，第一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為這種終極裁決的能力做出了明確規定。

問：您曾說過，伯多祿的職位保障了與真理和真正傳統的一致性。與教宗的共融是正確信仰和自由的前提，用聖奧斯定的話來說：「哪裡有伯多祿，那裡就是教會，那裡也就是天主。」但這句教父時代的名言，今天不一定奏效。

答：這句話不是這樣說的，也不出自奧斯定之口，但我們不必在此深究。無論如何，這是天主教會一個古老的公理：哪裡有伯多祿，那裡就是教會。

教宗當然可以在私下持不同觀點，但當他，剛才說過，作為教會最高牧者，在對自己的責任有清醒意識時，講話就不是表達私人意見，不能自己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當他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同時意識到主的護佑時，他便深知，自己在如此重要的抉擇中，萬不可把教會引入歧途，一定要保障教會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體，尤其要保障教會與主的一體。這是這句話的基本含義。對此其他基督宗教團體也有同感。

問：1977年為紀念保祿六世（Paul VI）誕辰八十周年，召開了研討會，您在會上作報告闡述什麼是教宗，應當怎樣做教宗。您引述英國樞機珀爾（R. Pole）的話，說教宗應當「把自己看得非常渺小，像一個卑微的人一樣行事」，他應當承認「除了天主，我們的父，通過基督對他的教導，他一無所知」。您還說，作為基督的代表，意味讓基督的權力仍然保持，作為對世俗權力的制衡，然而不是以君臨天下的形式，而是把超人的重擔背負在人的肩上。如此看來，基督代表真正的位置在十字架上。

答：是的，我今天還認為此話很有道理。教宗的特權從一開始就是殉道的特權。羅馬在最初三個世紀，是起先和主要迫害基督徒的地方。忍受迫害，給出基督的見證，是羅馬主教職位的特殊使命。

人們將此視為天意：基督宗教剛剛進入與羅馬帝國的和平共處，皇帝就把帝國中心遷至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君士



坦丁堡。羅馬幾乎降格為一個省。這樣就有利於羅馬主教彰顯教會的獨立以及教會與國家的區別。人們無需關注矛盾，而只須努力尋求一致和理解。然而，教會、基督徒，尤其是教宗，仍然要時刻準備，他的見證會成為醜聞，會不被接受，他會陷入見證人、受難的基督的境地。

早期歷任教宗，無一例外，都是殉道者，這說明，做教宗不意味做一位榮耀的君主。做教宗意味要為那被釘十字架的，做見證；意味隨時準備，以同樣形式，在與祂的聯繫中，履行教宗的職務。

問：也有教宗對自己說：天主賜給我們這個職位，我們要盡情享受。

答：是呀，這也屬於教宗史的秘密。

問：準備隨時遭人反對的基督信仰，像一根紅線貫穿您一生。從在父母家開始，抵抗無神論體系被視為基督徒存在的標誌。在神學院，您身邊一位院長曾被關押「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您在慕尼黑一個堂區開始做神父，兩位前任都因抵抗納粹被處以絞刑。在大公會議中，您反對教會領導層過於狹隘的讓步。作為主教，您警告大家注意一個富裕的社會帶來的

危害。作為樞機您堅決抵制，以不符合信仰的思潮對基督宗教核心思想進行改造。

這些基本路線，影響到對您現在的任職嗎？

答：長期的經驗當然會打造一個人的性格，為他的思想和行動打上烙印。我當然沒有在原則上一味地對抗，也有很多欣然同意的時候。比如我做堂區助理神父時，那時家庭生活中已隱約感到世俗化的腳步，儘管如此，在共同的信仰中生活，還是其樂融融，在學校，和孩子們，和青少年在一起，我樂此不倦。做教授的時候，也是如此。

我一生還貫穿一根線，就是基督信仰帶來喜悅，給人寬廣的胸襟。一個人總是唱反調，生活就會難以忍受。

但與此同時，雖程度不同，卻從未間斷的是，福音總是不斷與各種強大勢力進行對抗。在我的童年、少年時代，直到戰爭結束，尤其如此。1968年代以後，基督信仰成為一個新的社會藍圖的對立面，她因此必須堅持抵禦各種強有力的、耀武揚威的思想，忍受攻擊，進行抵抗——為了讓正面的事物進入光明而進行的抵抗。

問：據《宗座年鑒》，也就是天主教會年鑒記載，您在2009年一年就新設了9個新教區，1個宗座監牧區，2個總教區和3個宗座代牧區（Apostolische Vikariate）。天主教



徒數目上升了1千7百萬，相當於希臘和瑞士人口數總和。您在近3000個教區新任命了169位主教。此外，您還組織了不計其數的覲見、佈道、出訪活動，做出了各項決策。不僅如此，您還撰寫了一部關於耶穌的巨著，第二冊即將面世。您今年83歲高齡，哪裡來的這麼多精力呢？

答：首先我要說，您上面歷數的各項，正標誌了教會活躍的生命力。僅從歐洲看，教會似乎在走下坡。但不能以偏概全。在地球其他大洲，教會在不斷成長壯大，充滿活力。新晉鐸神父的數目在過去幾年裏，在世界範圍內呈增長趨勢，神學院修生的數目也在增加。我們在歐洲大陸，只見樹不見林，不見其他各地蓄勢待發的巨大活力。這在我出訪或接見主教來訪時，處處可見。

對於一個83歲的人，是有點力所不逮。不過感謝天主，有很多得力的工作人員。所有工作都依靠大家共同努力來完成。我相信，親愛的天主會賜給我需要的力量，完成分內的工作。不過我確實感到越來越力不從心。

問：有人覺得，教宗還能當健身教練，教人養生之道呢。

答：（教宗笑起來）這我可不行。當然應該合理分配時間，要注意安排充分的休息時間。這樣在需要的時候，才能清醒應對。簡言之，要遵守日常生活節奏，分清輕重緩急。

問：您用那輛健身自行車嗎？您前任保健醫生巴佐尼提為您特製的那輛？

答：不用，我根本沒機會用，感謝天主，我目前還不需要。

問：就是說，教宗和邱吉爾一樣：不要體育！

答：是的！

問：您通常晚上六點鐘，從宗座官方會見府邸的第二迴廊（La Seconda Loggia），回到住所，在那裏所謂的「例行會見」中，接見最重要的工作人員。晚八點三刻後，就是教宗的私人時間了。教宗在業餘時間都幹些什麼呢？如果他有業餘時間。

答：是呀，他幹些什麼呢？他當然還要在業餘時間批閱文件，總有很多遺留的工作。不過也和教宗家庭一起進餐，就是與*Memores Domini*團體的四位女士和兩位秘書。這是很放鬆的時候。

問：你們一起看電視嗎？

答：我和秘書們一起看新聞，有時也一起看 DVD 光碟。

問：您喜歡什麼電影？

答：有個很好的電影，講聖 Josephine Bakhita 的，一位非洲女聖人，我們不久前看的。我們還喜歡看 Don Camillo und Peppone。



問：您是不是對每集都爛熟於心了？

答：（教宗笑起來）也不全是。

問：就是說，人們也能見到私人生活中的教宗。

答：當然。我們一起過聖誕節。在節日聽音樂，交談。一起慶祝主保聖人瞻禮，有時也一起頌晚課經。

除了一起歡度節日，一道進餐，我們還在早晨一起舉行彌撒。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時刻，在這一刻，我們所有的人都因著天主，以一種特別專注的方式，彼此同在。

問：教宗永遠穿白色，他有沒有不著長袍，只穿一件休閒毛衣的時候？

答：沒有。這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第二任秘書 Monsignore Mieczys law Mokrzycki 對我的奉告。他對我說：「教宗從來都穿長袍，您也得這樣。」

問：您當選第264任伯多祿繼承人後，從原住所搬到梵蒂岡。羅馬人看到搬家貨車上您的家當，著實驚訝了一番。您用那些舊傢俱布置教宗公寓嗎？

答：至少是我的書房。保持書房原樣，讓幾十年的東西歷歷在目，這對我很重要。我1954年買下書桌和第一批書架，之後不斷添置，上面都是我的書，我熟悉每個角落，每樣東西都有歷史。我把書房整個搬過去了。其他房間都用教宗傢俱布置。

問：有人發現，您似乎對耐用的手錶很著迷。您帶的那隻是六十或七十年代的，一隻榮漢斯。

答：那是我姐姐留給給我的。她去世後，錶就傳給我了。

問：一個教宗連自己的錢包都沒有，更談不上工資戶頭，真是這樣嗎？

答：是的，是這麼回事。

問：他是否至少比一個凡人「從上面」得到更多幫助和安慰呢？

答：不止從上面。我經常從普通人那裏接到不計其數的來信，從修女、母親、父親、孩子那裏，他們在信中寫：「我們為你祈禱，別害怕，我們喜歡你」，以此鼓勵我，有時還附上贈款或小禮物。

問：教宗接收贈款？

答：不為我個人，是為幫助他人。讓我非常感動的是，很多普通人附上東西，對我說：「我知道，您需要幫助很多人，我也想做些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我得到的安慰最為豐富多采。星期三的接見中也是如此。常有過去的老朋友寫信來，有時也來看望我，只是這越來越難了。加之我源源不斷「從上面」感到安慰，在祈禱時體驗到主在身邊；或在讀教父著作時，看到信仰之美的光，我身邊的安慰可謂林林總總。



問：自從您作為最高牧者，肩負起放牧基督羊群的責任，您的信仰有所改變嗎？有時人們會感覺，教宗現在不知怎麼，變得比以前秘密和神秘了。

答：我不是神秘主義者。但有一點肯定，作為教宗，更需要祈禱，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天主。因為我看到，幾乎所有我必須做的事，我自己都力所不及。僅此一點，我就不得不把自己交付天主手中，對祂說：「如果是祢願意的事，祢就做吧！」在這個意義上，勢必更需要對天主的祈禱，與祂的聯繫，而且比以前更自然和理所當然。

問：問得世俗一點：現在有沒有和天上「更好的連線」？或某種職位恩寵？

答：是的，有時有感覺，那是在勝任了自己力所不及的工作的時候。在把自己交付給天主時會發現：是的，有助佑了，我自己力所不及的事，做成了。在這個意義上，確實有職位恩寵的體驗。

問：若望·保祿二世曾講到，有一天，他父親把一本《向聖神祈禱》（*Prayer to the Holy Spirit*）的祈禱書塞到他手裏，讓他每天祈禱。他漸漸領悟，耶穌為什麼說，真正向天主祈禱的人是那些「在聖神和真理中」祈禱的人。這是什麼意思呢？

答：這段話出自若望福音第四章，是對朝拜的一個預言，在這種祈禱中，沒有了聖殿，是在沒有了外在聖殿的情況下進行的祈禱，它在與聖神和福音的真理的團結中、在與基督的共融中進行。人們不再需要有形的聖殿，而是與復活的主結成新的團結。這個一直都很重要，因為這在宗教史上也意味著一個重大轉折。

問：教宗本篤如何祈禱呢？

答：教宗嘛，也是天主面前一個普通乞丐——與其他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我會先向我們的主祈禱，斗膽地說，向我這個熟識之朋友祈禱。我也呼喚聖人，奧斯定（Augustine），文德（Bonaventure），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都是我的朋友，我對這些聖人說：「請你們幫助我！」天主之母當然是我祈禱的一個重要對象。可以說，我把自己交付到聖人的共融中。和他們一起，從他們獲得力量，我也和親愛的天主交談，帶著乞求，帶著感恩，滿懷喜悅。

2 · 性醜聞

問：本篤十六任職伊始，一片歡欣鼓舞的浪潮。「他的當選是個好消息」，在義大利，後共產主義者的領袖也讚不絕口。馬西莫（Massimo D'Alema）說，他「對有智識和文化的人有好感」。在任職第一年裏，新教宗在聖伯多祿廣場，共號召了近四百萬人，是前任教宗在任職第一年的兩倍。單在義大利，他的第一部通諭就銷售了三百萬冊。在西班牙瓦倫西亞舉辦的世界家庭日中，聚集了一百萬人，為與教宗一起祈禱和慶祝。讚揚聲不絕。《明鏡週刊》（*Der Spiegel*）說，「自4月19日在羅馬開始『我們有教宗了』，公眾對教宗本篤十六，即若瑟·拉辛格的擁護持續不斷」。

這樣的擁戴，有沒有讓您感到驚訝，甚至有點吃驚？

答：可以說是吧。但我知道，這不是因為我。它顯示出教會的生命力。整個教會，所有人，都因若望·保祿二世的病痛和去世感到震驚。我們還記得，整個聖伯多祿廣場，整個羅馬如何聚滿了人。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們萌發了對教宗和教會的新意識，人們自然會問：新教宗是誰？一代偉大的教宗之後，他如何勝任，讓人們願意聽從他，認識他？



這其中包含了對新教宗、別樣風格的期望。我很感激，也很高興，這份持續的贊同和擁護。令我驚訝的是，它如此高漲，如此充滿活力。當然我也很清楚，這是人們內心對前任教宗任職的肯定延續了下來，是教會有增無減的生命力的表現。

問：您幸福地執政了4年，古老的說法稱之為*feliciter regnans*（很愉快地治理）。新教宗重新允許特利騰禮儀彌撒（*Tridentine Mass*，即梵二前用拉丁文所舉行的彌撒），拓展了禮儀空間。他宣告在普世教會框架內與東正教（*Orthodoxy*，「東正教」即「基督正教會」）完全合一的目標，一千年來，教會還從未這樣接近過這個目標。他幾乎和綠黨成員一樣，反對環境破壞、非正義和戰爭。他如左派人士，鞭笞急遽加速的超級資本主義以及日益加深的貧富懸殊。人們感覺到教會新的生命力，新的自我意識。

您尤其成功做到了，在沃伊蒂瓦（*Wojtyla, Karol s. Johannes Paul II*）這樣的偉人之後，出乎眾人意料，天衣無縫地銜接了他的職位。

答：這當然是一份賜給我的禮物。大家都曉得若望·保祿二世喜歡我，我們彼此在深層和內心之中相處融洽。這幫了很大忙。同時我知道，自己真的不可望其項背，不過

努力以自己渺小的形象，繼承若望·保祿二世這位巨人的事業。

當然還有，我們雖就某些事件引發爭議，招致攻擊，但我們關心的很多問題，是整個世界由衷關心並積極接受的。我的前任者作為一位傑出的捍衛人權、和平、自由的偉大鬥士，得到廣泛擁護。我們關心的問題沒有改變。剛好在今天，教宗有義務，處處為捍衛人權挺身而出。他堅信人是由天主的肖像所造，並擁有著神聖的召喚，捍衛人權是其內在結果。他有義務為和平而奮鬥，反對暴力，反對戰爭的威脅。他由衷感到有義務竭力保護受造物，反對對受造物的破壞。

這樣，自然會生出一些話題，包含所謂現代性的道德性問題。現代性顯然不只由負面的東西構成。否則，它不會長久。它內部攜帶了重要的道德價值，它們恰好由基督信仰而來，通過基督信仰，才作為價值進入人類的意識。它們在哪裡需要維護——教宗也的確必須予以維護——那裡就會在很多領域得到擁護。我們為此感到高興。但這不能掩蓋，我們還有其他引起爭議的話題。

問：自由派慕尼黑神學家畢塞爾（Biser, Eugen）此時就已把您列入「歷史上最重要的教宗」。自本篤十六開始了一個新的教會，基督通過邀請人們體驗天主，而「住在人



們心裏」。然而，情況突然發生變化。我們記得您2005年4月24日就職講道中說：「為我祈禱，好讓我不在狼前害怕地逃跑」。您預料到，這期任職也將充滿坎坷嗎？

答：我預料到了。先說對教宗的定位，評論一位教宗重要與否，在他尚在世時，要特別審慎。要到後來才能看出，某事或某人整體在歷史中的地位。但鑒於我們世界格局中蘊含的巨大破壞力量，以及諸多對抗、威脅和歧途，對教宗顯然不可能總是明朗地擁護。若只有讚歎之聲，我倒要捫心自問，自己是否真的在宣布整個福音。

問：2009年1月，教會決定，撤銷對聖庇護十世司鐸兄弟會（the Society of Saint Pius X）四位主教的絕罰（excommunication，開除教籍。受絕罰者禁止舉行或接受聖事，也不得擔任教會任何職務。），引發第一個裂隙。我們以後還會詳談這個問題，包括它令人匪夷所思的背景。頃刻之間，德高望重的教宗，著實引發了一場「本篤熱」的教宗，成了「不幸的教宗」，激怒了世上一半人反對他。

評論是災難性的。《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鑒於媒體掀起的前所未有的反教宗狂潮，感覺自己不得不站出來，指出記者們「攻擊性的不明真相」。法國猶太哲學家列維（Lévy, Bernard-Henri）注意

到，一談到本篤十六，「討論中」就充斥一片「偏見、不真誠，甚或乾脆不屬實的資訊」。

撤銷絕罰是個錯誤嗎？

答：先要說一下撤銷絕罰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散布著太多無稽之談，包括從有學問的神學家那裏。事實上，這四位主教，並非像很多人說的那樣，因為對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持否定態度，被處以絕罰。革除教籍的真正原因，在於他們在未經教宗授權情況下，接受了祝聖主教。當時按通行的、古教會法已有之的相關法規進行了處理。按教會法規定，那些在未經教宗授權情況下，祝聖他人為主教者，將被處以絕罰；那些接受祝聖者同樣如此。也就是說，他們被處以絕罰，是因為他們觸犯了教宗的「首席地位」（*Primatus*）。在中國有類似情況，那些未經教宗授權被祝聖的主教，因此不再與教會有完整的共融。

現在，如果其中一位主教宣布，他既一般性地認可教宗的首席權，亦個別地認可現任教宗的首席地位，就可以收回對他的絕罰，因為絕罰的理由不復存在。我們在中國就是這樣做的——希望以此逐步解決教會的分裂局面——我們按同樣的方法處理了這四位主教。簡言之，出於唯一一個原因，即未經教宗授權被祝聖，他們被處以絕罰；同樣出於唯一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宣布認可教



宗——儘管尚未在所有問題上達成一致——收回對他們的絕罰。

這本身是個完全正常的法律程序。我必須指出，在這點上，我們的新聞工作沒有做好。它們沒有解釋清楚，這幾位主教為什麼被處絕罰，然後，他們又為什麼，僅由於純粹法律原因，必須被解除絕罰。

問：這樣就給公眾一個印象，羅馬對右派保守組織十分寬容，而左派自由人士卻很快被封了口。

答：這裏說到底是個明確的法律情況，與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毫無關係，也不涉及其他神學立場問題。鑒於這些主教認可了教宗的首席權，從法律上講，就必須撤回對他們的絕罰，無論他們是否會因此在教會中獲得職位，或他們對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立場是否接受。

問：對右派或左派趨勢，我們姑且這樣說，有沒有不同對待呢？

答：沒有。所有人都受同一個教會法、同一個信仰約束，都享有同樣的自由。

問：關於威廉姆森事件（Williamson case），我們以後還要詳談。

整整一年以後，天主教會上空烏雲密布。從過去，如同從某個黑洞，冒出無數令人難以置信的性侵害事件，曝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當事人是神父或修士。烏雲也把陰影投向伯多祿聖座。人們習慣上把教宗當做普世道德權威，如今沒有人這樣看了。這個危機有多嚴重呢？有時讀到，說它是教會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之一，真是這樣嗎？

答：是的，必須承認，這是個嚴重的危機。它讓我們所有的人感到震驚。突然出現這麼多骯髒的東西。真的差不多像個火山口，突然噴發，泥沙俱下，一切變得陰暗，遭到玷污，尤其神職，突然變得像個藏污納垢的地方，每個神父都被懷疑有如此行徑。有些神父甚至稱，他們不再敢和孩子握手，更別提和孩子一起度夏令營。

這類事件對我來說，並非突如其來。我在信理部時，曾處理過美國同類事件；我還經歷過愛爾蘭事件。儘管如此，此次規模之大，還是讓我感到無比震驚。自從當選伯多祿的繼任者，我多次會見過性侵害的受害者。三年半以前，2006年10月，在對愛爾蘭主教的講話中，我要求，要澄清事實真相，採取必要措施，制止同類可恥罪行再度發生，要尊重法律和正義的原則，特別要為受害者醫治精神和肉體創傷。

突然看到神職遭到玷污，由此擴及天主教會本身，它內部最核心的地方，確實需要痛定思痛。但同時也不應一葉障目，要看到教會裏有如此之多的好事，不光是這些糟粕。



問：教會範圍內的性侵害事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為惡劣。誰得到更高級祝聖，就必須滿足更高要求。如您所言，在本世紀初，美國就出現一系列性侵害事件。里安（Ryan）報告曝光愛爾蘭的大規模性侵害事件後，教會如置身曠野，滿目瘡痍。愛爾蘭修會神父文生·托梅（Twomey, Vincent）說，「需要經過數個世代，才能重新恢復秩序」。

答：在愛爾蘭，這個問題尤為特殊——那裏可以說是個封閉的天主教社會，它承受了幾百年壓迫，仍忠實於信仰，顯然也滋生了一定的行為規範。我在此不能深究細節。一個給世界奉獻了那麼多傳教士、那麼多聖人的國度，一個傳教史的發源地，也是我們德國信仰的發端，如今陷入如此境地，真是令人震驚，痛心。對於愛爾蘭本土的天主教徒當然尤其如此，那裏歷來有很多優秀的神父。如何能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一定要深入調查，同時要考慮採取哪些措施，制止同類事件發生。

您說得有道理：如果一個人的職責是幫助人走向天主，一個孩子或年輕人信任他，依靠他去找尋主，而他卻侵犯他們，使他們背離天主。這是特別嚴重的罪。這樣，信仰就失去可信性，教會就無法再令人信服地作為主的宣布者，呈現給眾人。所有這些都令我們震驚，我內心深處一直驚愕難平。然而，主也對我們說過，麥子中也

會有稗子，但種子，祂的種子，仍會繼續生長。我們相信祂的話。

問：令人深感震驚的不止是性侵害事件，而且還有對待它們的態度。幾十年來，人們對之閉口不談，遮蓋隱瞞。這對於一個把「愛」明寫在昭示牌上的機構，無異於宣布破產。

答：說到愛，都柏林總主教給我講了一件事，耐人尋味。他說，教會的刑法直到50年代後期仍然生效，雖不完善——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無論如何，它還在使用。但自60年代中期，就停止了使用。有一個意識占得上風，就是教會不能是「法」的教會，而應該是「愛」的教會，她不得實施懲罰。另一個意識，懲罰也可以是「愛」的行為，便隨之泯滅了。那時候，很多有識之士的思想也莫名其妙地糊塗起來。

我們今天必須重新學會，通過以可能的和恰當的形式懲罰罪人，正確平衡對罪人的愛與對受害者的愛。因此，那時發生的意識轉變，造成對懲罰的正當性和必要性的認識模糊，最終導致愛的概念的狹隘化。愛不止是一團和氣，它也是真理中的愛。對那些觸犯了真正的愛的人進行懲罰，屬於真理的範圍。



問：在德國，性侵害事件如火山噴發般曝光，因為此時教會本身也會公開事實。柏林一所耶穌會學校爆出第一批事件，很快，其他機構的犯罪也逐一曝光，當然不止是天主教機構。美國和愛爾蘭的事件披露後，為什麼沒有馬上在其他國家展開調查，與受害者取得聯繫——清除那些有可能正在作案的罪犯？

答：對美國的事件我們馬上作出了反應，重新修訂和強化了規章，同時改善了世俗和教會的執法合作。至於羅馬是否有義務，對所有國家說一遍：檢查一下你們那裏是否有同類事件？也許我們應該這樣做。無論如何，我深感震驚，在德國也存在如此規模的性侵害事件。

問：報紙、電視深入報導此類事件，因為它們的工作是不遺餘力澄清事實。某些媒體的片面性和攻擊性帶有意識型態色彩，它們採取宣傳戰的形式，不顧分寸。儘管如此，教宗仍明確說到：「對教會最嚴重的迫害，不是來自外部敵人，而是滋生於教會自身的罪。」

答：不容忽視的是，驅使新聞界澄清事實的，不止是單純的追求真理的意志，而且也是揭露教會、盡可能使之蒙羞的快感。儘管如此，有一點很清楚：只要是真理，我們就要感謝每一項澄清的工作。與正確理解的愛結合的真理，是首要價值。說到底，倘若教會自身沒有惡的話，

媒體也不會如此報導。只因教會中有這樣的惡，才可能被利用。

問：一位前德國憲法法官波肯福德（Böckenförde, Ernst-Wolfgang）說：「教宗本篤幾年前在美國以及現在在致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公開信中的措辭，已嚴厲到極點」¹。幾十年畸形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根深蒂固地按教會至上原則行事。教會的福祉和形象高於一切。相比之下，受害者的福祉自行退到臺後，而事實上他們最需要教會的保護。

答：情況分析起來當然不那麼簡單。什麼叫教會至上原則？為什麼人們以前的反應不同於今天？新聞界以前也沒有報導這類事情，那時的意識不同於今日。我們知道，感到恥辱的正是受害者本人，他們並不一定願意馬上被硬行曝光。很多人幾十年後，方能夠談論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

當務之急，首先要關心受害者，盡一切努力安慰他們，幫助他們治療心身創傷。其次，要竭力通過正確選擇神父候選人，避免罪行發生。第三，案犯要受到懲罰，堅決排除任何再犯的可能性。至於這些事件要公開到什麼程度，我認為這又是一個問題，隨著不同的公共意識階段，對它的回答也不同。

1. 見本書附錄中本篤十六2010年3月19日致愛爾蘭教會牧函摘要 (P.185)。



堅決要制止的是，苟且偷安，不正視事實，讓罪犯繼續作案。必要的是教會的警醒，以及懲罰犯錯的人，尤其要排除他們繼續接觸兒童的可能性。最最重要的，剛才說過，是對受害者的愛，要盡一切努力幫助他們，正確處理過去的經歷。

問：您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對此類事件的看法，比如在剛提到的致愛爾蘭天主教徒的牧函。儘管如此，仍有很多大標題不依不饒，如「教宗對性侵害事件表示沉默」，「教宗保持沉默」，「教宗本篤對天主教會的性醜聞事件表示沉默」。在一個如此喧囂、聽覺如此遲鈍的世界，有些東西是否應該更頻繁、更響亮地說出來？

答：這個問題當然該問。事實上，我認為，所有實質性的都說過了。針對愛爾蘭說的，不止對愛爾蘭有效。因此，教會和教宗所言，人們可以完全明確、毋庸置疑地隨處聽到。在德國，我們還必須先讓主教們講話。不過還是可以追問，教宗是否有必要更頻繁地講話。我不敢在此擅作決定。

問：但您終究要做決定。更好的溝通也許會緩和局勢。

答：是的，是這樣。不過我認為，一方面，實質性的東西確實已經說了。它們不止針對愛爾蘭奏效，也很清楚。另一方面，剛才說過，首先要讓主教們發言。這樣看來，再等一等無疑不會錯。

問：這些事件大部分發生在幾十年以前，卻給您現在的任職帶來沉重負擔。您想到過辭職嗎？

答：深陷險境，不能逃避。此時此刻一定不是引退的時候。剛好在此刻，必須堅守，經受困境的考驗。這是我的想法。引退可以在一個和平時期，或者支撐不住的時候。只是不能在險境中逃避，把困難留給別人。

問：也就是說，您可以想像，某些情況下教宗可以辭職？

答：是的，當一位教宗清醒認識到，他在體力、心理和精神上都無法勝任他的職責時，他就有權，或者有義務引退。

問：誰如果在那些日子跟進大眾媒體報導，肯定會認為，天主教會是獨一無二的充滿不公正行為和性犯罪的系統。人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天主教的性理論、神父獨身制和性侵害直接聯繫起來。在非天主教機構也有同類事件發生，就無人問津了。據犯罪學家普凡弗爾（Pfeiffer, Christian）說，性侵害犯罪人數中，天主教會工作人員占總數的 0.1%。99.9%的人來自其他領域。在美國，根據聯邦政府2008年度報告，戀童癖案件中，神父占0.03%。新教刊物《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發表一項研究結果，美國新教教會捲入戀童癖案件的比例要高得多。



就性侵害問題，有朝一日，人們會對天主教會另眼相看，另作評價嗎？

答：您事實上已經作出回答。看一下真實比例，我們雖沒理由無視或簡化問題，但也必須堅持，此類事件並非天主教神職或天主教會所獨有。它們根植於人的有罪性，天主教會也會發生，造成如此嚴重後果。

重要的是，不要因此就無視教會所做的一切好事，無視它幫助了多少痛苦中的人，救助了多少病人，多少孩子，實施了多少援助。我認為，我們不允許把惡化小，必須痛苦地承認惡的存在，同樣，我們也必須心存感激，並且讓大家看到，天主教會發出了多少光。如果它不復存在，整個生活空間將瀕於崩潰。

問：但仍有很多人，很難在這段時間，堅持站在教會一邊。您能設身處地想像，人們以退教來進行抗議嗎？

答：可以想像。我想到的首先是受害者本人。他們很難再相信，教會是善的源泉，傳播基督的光，給生命以幫助——這個我能理解。另有些人，只看到負面的東西，不再關注教會的整體和生命力。教會因此就更要努力，重新顯示它的生命力和偉大，雖然存在這些負面因素。

問：您任信理部部長時，在美國性侵害事件公布於眾後，馬上發布了處理事件的方針政策。其中涉及到與國家執法

機構的合作以及進一步的預防措施，提出要堅決避免任何隱瞞行為。2003年各項方針政策又進一步被強化。從新曝光的事件中，梵蒂岡將吸取哪些教訓呢？

答：我們對上述方針政策進行了重新審定，新版不久前問世。我們要吸取經驗，不斷完善它，以求更好、更準確、更正確地應對局勢。只有處罰還遠遠不夠。因為一方面要從法律角度正確處理事件；另一方面，還要設法杜絕再度發生。為此，我們在美國對神學院進行了大規模巡察。這裏顯然也存在疏漏，導致人們沒有密切追蹤某些年輕人的動向，他們雖然對青年工作有特殊才能，看起來也頗具宗教天賦，但人們也應當及時發現，他們不適於做神職。

預防是一個重要方面。此外還必須積極教育引導他們，正確對待貞潔，正確處理自己和他人的性問題。對此，神學領域可以開展很多工作，營造一個相應的氛圍。當然在聖召和推行聖召方面，也需要整個信仰團體共同思考，共同行動，密切注視某些個別的人，一方面要引導和擔待他們，另一方面也要協助上級明察，他們是否合適。

必須要有一大把措施，一方面預防，一方面應對，說到底要積極創造一個精神氛圍，清除、克服並盡可能杜絕此類事件發生。



問：前不久，您在馬爾它會見了多名受害者。其中一位叫馬格洛（Magro, Joseph），他事後說：「教宗和我一起哭了，儘管他對我的遭遇，不負有責任。」您對受害者說了些什麼呢？

答：其實我說不出什麼特別的。我對他們說，這讓我深感痛心，我和他們感同身受。這不是辭令，而是肺腑之言。我還對他們說，教會將做一切努力，遏止此類事件再度發生。我們願意不遺餘力幫助他們。還有，我們會在祈禱中記得他們，並請求他們，不要失去對基督是真光以及教會內活潑共融的信心。

3 · 危機的原因及帶來的機會

問：2005年的耶穌受難日，也就是在您當選若望·保祿二世繼任人的前幾個星期，您在十字苦路上的宣示令人難忘：「多少次我們都不過在慶祝自己，而沒有把祂放在眼裏？多少次祂的話被歪曲和濫用？」您彷彿預料到即將發生的事情，繼續說道：「有多少骯髒的東西在教會裏，而且就在祂的神職中？」

就在您宣布司鐸年的當年，上述過失和犯罪曝光。從《聖經》的角度看，醜聞被揭露，本身是否也是記號呢？

答：也許魔鬼忍受不了司鐸年，把污點拋到我們臉上。牠彷彿想以此向世人展示，神職竟也如此藏污納垢。

另一方面，這也許是主想要考驗我們，召喚我們作更深層的淨化。這樣，我們就不是沾沾自喜地慶祝司鐸年，把它當作自我炫耀，而是把它當作一個淨化年，內部革新年，轉變年，尤其是一個贖罪年。

贖罪的概念，本是《舊約》福音的基本元素，對我們卻越來越陌生。人們似乎只要正面的東西。然而，負面的東西總是存在，這是個事實。通過贖罪，人可以改變他人，改變自己，這是一個富有積極意義的恩賜，一個禮



物。古教會也這麼看。此時應當在贖罪精神中，有一個真正的新開端——同時不要失去對神職的喜悅，而是重新贏得它。

我可以心懷感激地說：事實上我們做到了。我從很多主教、神父和平信徒那裏，得到令人震撼和感動的見證，表示出對司鐸年的感激，令人由衷喜悅。他們證明了：我們通過重新接受主的召喚，把司鐸年當作了淨化的契機，謙卑的行動。我們恰好借此，重新看到了神職的偉大和壯美。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那些可怕的揭露，確實也是天意所為，它讓我們變得謙卑，迫使我們重新開始。

問：造成性侵害行為的原因很複雜。人們尤其會不可思議地問：為什麼一個每天宣讀福音、慶祝神聖彌撒的人，一個主持聖事並本應從中獲得更多力量的人，卻以如此可怕的方式犯罪？

答：這個問題的確觸及到「惡的秘密」（*mysterium iniquitatis*）。問題還有：這樣一個人每天早晨在祭台舉行聖祭時，心裏想些什麼？他去告解嗎？他在告解中說些什麼？告解對他有什麼作用？告解本來是一項有效處方，可以幫助他擺脫犯罪，強迫他改過。

一個人獻身神聖的事物，卻完全喪失神聖，直至喪失自己的根基。這確實是個奧秘。他至少當在晉鐸時渴望過

偉大，渴望過純潔，否則他不會作此選擇。一個人怎能如此一落千丈？

我們不知道原因。但這就更意味，神父之間必須相互擔待，不可失去相互聯繫。主教應承擔起責任，而且我們必須懇請信眾，一同擔待他們的神父。我在有些堂區看到，人們若認識到神父的弱點，並且以幫助他克服為己任，對神父的愛反而日益加深。

問：或許我們在某些方面，對教會的認識是完全錯誤的，彷彿她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彷彿正是她，不會受到誘惑的影響。我想再次引用您的苦路祈禱中的話：「祢教會的聖衣和面孔遭到玷污，令我們震驚。是我們自己玷污了它們……我們自己跌倒，也把祢拖倒在地。撒旦笑起來，因為牠希望，祢跌倒後再也站不起來，希望祢受祢教會跌倒的牽連，自己也像失敗者一樣躺倒在地。」

答：是的，這是我們今天親眼所見。人們特別會在苦路默想中，不由自主想到這些。這就可以清楚看到，基督不是因著偶然事件而受難，而是真正承擔了人的整個歷史。祂為我們受難，不只是一個神學說法。認清這點，讓自己跟隨祂的牽引，到祂身邊，而不是到另一邊，是一個關係到存在的行動。在苦路祈禱中，我們感受到：祂的確為了我們而受難。祂把我的事也接了過去。此刻，祂



到我靈魂深處尋找我，把我提升上來，牽引到祂身邊。惡也將永遠是教會奧秘的一部分。人們如果看到，一般人、神職人員都在教會裏做了些什麼，那麼這剛好證明，是祂在固守教會，建立了教會。教會若只依靠人，早就不復存在了。

問：1970和1980年代是性侵害事件最頻繁的時期。修會部部长羅德（Rodé, Franc）樞機指出，長期以來信仰的衰落，教會的中空，也是造成醜聞的原因之一。羅德說：「世俗化的文化侵入了某些西方修會。然而，修會生活與『主流文化』，本是兩種選擇，修會不應當反映主流文化」。

答：1970年代的思想格局早在1950年代就已初現端倪，它當然助長了這些事件發生。當時甚至發展出一種理論，認為戀童癖是某種正面的東西。當時尤其流行一種觀點——而且侵入天主教倫理神學——就是不存在什麼本身是壞的東西。只存在「相對」壞的東西。是好是壞，取決於結果。

在這樣的語境中，一切都是相對的，不存在本身是惡的東西，只有相對的善和相對的惡，這樣，本來就有此傾向的人，便徹底失去把持。當然，戀童癖一開始不過是個人的疾病，但它能產生如此影響，得到如此廣泛傳

播，與思想格局有關。在這樣的思想格局影響下，教會倫理神學的基礎，善與惡，變得模稜兩可。善與惡可以相互交換，不再處於明確的對立。

問：修會團體「基督軍」的創始人Maciel，被批露出雙重生活，也驚動了教會。Maciel 2008年在美國去世，他被指犯有性侵害，問題多年懸而未解。Maciel的女伴承認，他們共生有兩個孩子。在墨西哥有聲音說，基督軍的公開道歉還不夠，必須解散該修會團體。

答：遺憾的是我們很晚才慢慢得知這件事。不知怎麼，此事被掩蓋得很好。直到2000年左右，我們才得到具體線索。說到底，我們需要確鑿證據，確認各項指責符合實際情況。

我覺得Marcial Maciel是個奧妙的人物。他一方面，如我們現在所知，過著道德彼岸的生活，荒謬、虛擲、顛倒。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他以活力和力量，塑造了基督軍團體。

我們在此期間進行了宗座調查，設置了宗座特使，帶領工作組，籌備必要的改革。當然要對其工作進行一些匡正，但總體來說，這個團體是健康的。團體中有很多年輕人，滿懷熱忱，願意為信仰服務。我們不能傷害他們的熱情。一個虛偽的人，最後卻把很多人召喚到正道



上。一個假先知能帶來積極的結果，這相當離奇、矛盾。我們必須重新給予這些年輕人勇氣。要有一個新結構，好不讓他們墜入心靈的空虛，並得到正確引導，繼續為教會和人們服務。

問：Maciel事件比較獨特。可是除此之外，隨處都有神父，或隱秘，或在修會乃至教會權威知情情況下，過著類似婚姻的生活。倘若有孩子出生，送至孤兒院，並由教會支付撫養費，就成了更大醜聞。

答：不得發生此類事件。不得有任何謊言和隱瞞。很遺憾，教會史上反復經歷一些階段，有類似現象出現、蔓延，似乎要順應當代的思潮。這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個特別緊迫的挑戰。遇到神父與女性同居，要調查清楚，他們是否真的有意願結婚，是否能組成好的婚姻。果真如此，則他們必須選擇這條道路。但如果只是道德意志的挫敗，兩人並無真情實感，就要為二人尋找解脫方法。無論如何，要設法使孩子——他們是最寶貴的財富——得到公正待遇，讓他們得到各項所需的教育資源。誠意是基本問題。其次，要對兩人之間以及孩子的既成事實，予以尊重，才能找到正確的解決途徑。第三個問題是，我們能夠如何教育和引導年輕人，接受神父獨身制？我們能夠如何支持神父，過神父的生活，讓他們在

一個不僅神父獨身制，而且連婚姻也陷入危機的混亂時代，繼續成為時代的一個記號？很多人稱，一夫一妻制早就名存實亡了。支持和重新爭取兩者，神父獨身制和婚姻，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一夫一妻制是支撐西方文明的一個基礎。它若崩潰，我們文化中許多實質性的東西也會崩潰。

問：性侵害（譯語：德文原意為「對性的濫用」）醜聞會引起我們對其他事件濫用的發問，比如對權力的濫用，對關係的濫用，對教育委託的濫用，對各種神恩的濫用。在古希臘，悲劇應當引起觀眾震驚，起到淨化作用，啟發人們重新思考生活。只有淨化可以驅使人們改變積習。此時的危機是否也能給教會帶來新的機會？

答：我認為是這樣。上面說過，司鐸年過得出乎我們預料，起了淨化作用。對於神職的本分，平信徒也表現出感激，重新看到它積極的一面，正是透過它所面臨的諸多危險和干擾。

所有的人，對於整個社會，當然首先對於教會，淨化都是一個召喚，讓我們重新認識支撐整個社會的價值，看到我們面臨的危險，它不僅深刻威脅到神職，而且也深刻威脅到整個社會。知道了我們社會的道德結構面臨威脅和摧毀，就要把這一認識化為對淨化的召喚。我們



必須重新認識到，我們不得隨心所欲生活；認識到，自由不可能是隨心所欲。我們要學習一個意味著責任的自由。

4 · 全球性災難

問：一面是教會的危機，一面是世俗主義的危機。前者可謂深刻，後者日漸成為持續的全球性災難。

因氣候變暖，熱帶面積擴大，海平面升高，南北極融化，臭氧層破洞很難癒合。我們經歷著悲劇，墨西哥灣的原油洩漏，大面積火災，百年不遇的洪水，突如其來的熱浪和乾旱期。在2007年11月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會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就已稱地球「受到極度威脅」。聯合國調查小組確認，人類再有幾十年就將達到無可挽回的地步。到那時，想憑藉自身力量，把握高度技術化帶來的問題，已為時過晚。有專家甚至認為現在就已瀕臨臨界點。

《創世紀》中說：「天主看了祂所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一個美好的星球如今變成這個樣子，實在令人扼腕。我的問題是：地球真的承受不了我們人類巨大的發展潛力嗎？抑或它根本沒有打算讓我們長住？還是我們做錯了什麼？

答：《聖經》告訴我們，我們不會永遠待在這裏。經驗也如是說。但是，我們肯定也做錯了什麼。我認為，這涉及



到進步的概念。近代早期在進步和自由兩個基本概念中尋找出路。但什麼是進步？我們今天看到，進步也可能帶來毀滅。這樣，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必須採取哪些標準，讓進步成為名副其實的進步。

進步最初指兩方面而言：一是認識的進步。可以理解為對事實的理解和把握。這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數學世界觀與實驗的結合實現了。今天我們可以通過DNA，恢復生命的結構，或者恢復整個真實世界的運行結構——我們甚至已經藉著DNA能部分仿造生命，開始自己建構生命。如此看來，進步給人帶來新的可能性。

問：那麼基本的思想是：進步是知識。

答：知識又是權力。也就是說，當我有知識，我就能支配。知識帶給人權力，但我們用自己的權力，同樣可以摧毀我們自以為認識清楚了的世界。

可見到目前為止，進步意味知識與權力的結合。這顯然缺少一個根本性視角，即善的視角。那麼，什麼是善？知識應該把權力引向何方？難道僅停留在有權支配嗎？還是應該繼續追問，什麼是內在標準，什麼對於人、對於世界是善的？我認為，人們對此思考的還遠遠不夠。這樣歸根結底，就缺少一個包括對造物主的責任在內的倫理視角。倘若只借助自身的知識，驅動自身的權力，進步就無疑是毀滅性的。

問：應該怎麼辦呢？

答：在今天，應該開始一次大規模的反省。到底什麼是名副其實的進步？我若摧毀，那是進步嗎？我若擅自製造、選擇和除掉人，是進步嗎？如何能在倫理和人道意義上解決進步問題？不只進步的標準需要重新思考，除知識和進步外，還要思考另一個近代的基本概念，自由。自由被等同於為所欲為。

受這種思想左右，人們就堅持，科學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不可分的。即，人能做到的，就一定要做，否則就違反自由原則。

的確是這樣嗎？恐怕不是。我們看到，人的權力如洪水猛獸般增長，而倫理潛能卻沒有同步增長。在未經道德考量的進步所帶來的後果中，就反映了兩種因素發展的不平衡。重要的是，如何修正進步的概念及進步在現實中的表現，由內而外積極掌控它？對此需要一次廣泛深入的反思。

問：2009年12月哥本哈根的世界氣候大會表明，若想改變進步的標準，將面臨多少阻礙。自第一次里約熱內盧會議，到此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高峰會，世界各國政府用了17年時間。科學家、環境保護和政界人士宣稱，此次高峰會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會議的基礎，是一千餘名科學家受聯合國環境署委託所做的研究結



果。他們計算出，全球氣溫從此刻起，最多還能升高2度。如果繼續變暖，氣候就會無可挽回地失控。

哥本哈根的合約草案中竟沒有任何具體計畫。2度的界限很可能被超越。結果是風暴、洪澇災害和乾旱欠收。這一切似乎證實了某些人的觀點，即人類已根本沒有能力，靠集體努力，解決像氣候變化這樣的威脅？

答：這的確是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面對災難的威脅，人們普遍認識到，我們必須做出道德抉擇。對全球性責任的明確意識，或多或少尚存，它包括：倫理不再只針對自己所在的群體，自己所在的國家，而是要放眼整個地球和全人類。

道德洞見仍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要轉化成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動卻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們缺乏捨棄的意願。這涉及到國家財政預算，最後要落實到每一個個人，同時還涉及不同群體負擔不均的問題。

所以，很顯然的，除非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大力鼓吹進步與發展的人，有新的、更深的道德覺醒，願意捨棄一些東西，將覺醒付諸行動，當成個人生命價值的一部份，否則政治意志就不可能產生效力。

問題因此就成為：如何使大家都歡迎和期盼的美好道德意願，成為個人的抉擇？這項工作一日不到位，政治就一日無能為力。而誰能促使普遍意識進入個人意識？只

能是一個權威機構，它可以觸及良心、可以親近每一個人，而不只是打出招牌召集各種活動。

教會將面臨這項挑戰。她不僅責任重大，而且常常是唯一的希望。因為她親近很多人的良心，能夠感化他們放棄某些東西，把基本態度銘記在心靈。

問：哲學教授施羅特迪克（Sloterdijk, Peter）關於全球氣候管理這樣說：「人對未來是無神論者。他們不相信自己已知的東西，即便人們已確鑿向他們證明一定會出現的災難。」

答：理論上他們還是相信的。不過他們對自己說，這不一定落到我頭上。無論如何，我不想改變我的生活。其次，這不只是涉及到相互對立的個體自我主義觀，而且還有群體的自我論在其中。人們習慣了某種生活類型，它一旦受到威脅，當然就要自衛。實在也很少見過，要如何想像所說的放棄具體是什麼樣子。

對此，宗教團體有其示範作用。它們可以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向眾人展示，什麼是出於理性和道德的放棄，它如何可以完全付諸實踐，而不必把我們時代提供的各種可能性完全排除在外。

問：提到榜樣，國家也未起到表率作用。今天的各國政府，從未像現在這樣債臺高築。一個德國，在2010年僅利息



一項，就給銀行支付了439億歐元。儘管我們已經殷實富庶，卻仍不滿足，還要為超前消費高額付出。僅利息一項，就足夠支付發展中國家所有孩子一年的生活費。

自從世界爆發金融危機，國家債務增長45%，其間已達到近50萬億美元，如此無法想像的數字是從未有過的情形。僅歐盟成員國2010年就新貸款8000億歐元。美國國家財政預算的債務在1.56萬億美元，達歷史最高。哈佛大學教授羅格夫（Rogoff, Kenneth）因而說道，不會再恢復正常狀態，最多只能對之抱有幻想。無可否認的是，子孫後代要承受沉重的債務。這是否也是極為嚴重的道德問題？

答：當然。因為我們的生活在以子孫後代為代價。由此可見，我們生活在不真實中，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趨於幻象。龐大的債務被視為理所當然。人們同樣理論上明白，要思考和重新認識什麼是真正可行的，人能做到什麼，允許做什麼。但這仍然深入不了人的內心。

除局部財政計畫，一個全球性反省刻不容緩。教會為此發出通諭《在真理中實踐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通諭沒有給出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但對於啟發另一種看待事物的視角，向前邁進了一步：它告訴人們，在可行性和成功以外，還有一種視角叫博愛的規範性，它以天主的意願為準繩，而不只是我們的願望。要以此啟發眾人，完成真正的意識轉變。

問：我們已經認識到環境破壞。然而，我們似乎剛慢慢意識到，拯救生態環境的前提，是拯救我們精神的臭氧層，尤其是拯救我們屬靈的雨林。我們是否早該問一下：如何處理我們思想的不潔、心靈的污染？我們在這個媒體和商業文化中所做的，事實上不過是積累毒素，它不可避免引起精神中毒。

答：有思想毒素，事先就把我們帶進錯誤視角，這點不容忽視。借助真正的悔改，把我們從中解放出來，是眾多越來越凸顯的挑戰之一。在我們以科學和現代為準繩的世界，像基督宗教信仰這樣悔改的基本概念，意義不再。天主的意志給我們指明方向，在基督的信仰上的悔改，卻被視為古舊和過時。我認為，我們若認識到，必須開始新一輪反思，就一定會慢慢看到它的積極意義。

問：賓根的希德嘉（Hildegard von Bingen）是著名的女修院長、醫生，她在900年前就準確地把上述關係總結為：「人有罪，天蒙難」。您在有關耶穌一書中寫過，每一個具體歷史時刻的問題，都是人不再聽從天主的結果。另一處您進一步寫到，是因「從天主來的光熄滅了」。

答：對於許多人，實際的無神論在今天是正常生活準則。人們認為，也許有個什麼東西或什麼人，在亙古之時，推動了一下世界，但他與我們無關。這種想法一旦變成普



遍生活態度，自由就喪失尺度，人們可以為所欲為。因此迫在眉睫的是，天主重新回到中心位置。當然不是隨便存在的一個天主，而是一個認識我們、主動和我們說話、走近我們——同時也是審判者的天主。

5 · 相對主義的專制

問：英國作家赫胥黎1932年在他談未來的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預言，偽造是現代的基本特徵。在偽造的真實中是偽造的真理——或乾脆就沒有了真理，到最後什麼都不再重要。沒有真理，也沒有立場。

現在，真理真的成為一個過於主觀的概念，在其中已找不到一個普遍有效的標準。真偽的區別似乎被抹煞。一切都可以商議。這就是您一再提醒大家注意的相對主義嗎？

答：很顯然，真理受到懷疑，它確實經常被濫用。不寬容和殘暴的事情在真理名義下進行。因此當有人說，這就是真理，或者，我擁有真理時，人們會不寒而慄。我們從未擁有過真理，最多是真理擁有我們。無人否認，應該認真謹慎地對待真理，不因真理無法達到就棄之不顧，那麼後果是毀滅性的。

今天大多數哲學都堅持認為，人沒有認識真理的能力。這就等於說，人也不具備倫理能力，沒有價值標準。然後就可以看到人們如何妥協。最後，不管怎樣，多數人的意見就是唯一算數的標準。歷史充分顯示，多數人如



何帶來毀滅性後果，比如納粹或馬克思主義體制。兩者都站在真理的對立面。

問：您在教宗選舉會議開幕彌撒的講道中說過：「當相對主義不斷邁向獨裁專制時，它不承認任何終極有效的東西，只把自我以及自己的願望，當作最終尺度。」

答：因此我們一定要敢於說，誠然，人必須尋求真理，他具備認識真理的能力。真理當然需要檢驗它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它同時需要與寬容同行。真理指示給我們恒定的價值，是它們使人類變得偉大。人們必須重新學習和掌握以謙卑之心，承認真理，把它當作尺度。

帶來真理的不是暴力和統治，而是它自身的力量。這是若望福音的核心內容：耶穌在比拉多面前稱自己是真理，是真理的見證。他沒有以軍隊捍衛真理，而是通過自己的受難，讓真理清晰可見，讓它產生效力。

問：在相對主義化的世界裏，一種新的異教越來越奪取了人思想和行為的統治權。早就可以看到，在教會身邊不只是一個空白空間，空泛的，而且還出現某種反教會。一家德國報紙寫到，羅馬教宗所持立場，「違背了」今天「本國有效的宗教」，即「公民宗教」，僅此一項，他就該受到譴責。這是否如馬爾切洛·佩拉（Pera, Marcello）分析的那樣，是一場新的文化革命？這位前義

大利參議院主席稱之為一場「政權還俗主義對抗基督信仰的大規模鬥爭」。

答：這顯然是新一輪的不寬容在氾濫。有人要把某些庸常的思想標準，強行灌輸給所有人。它們在所謂消極寬容中傳布。比如出於消極寬容，公共建築物不得懸掛十字架。這無異於摒棄了寬容。因為這等於說宗教和基督信仰，不得再以有形的形式表達自己。

還有，人們以消除歧視的名義，強迫天主教會，改變它對同性戀或女性神職的立場。這等於說，它不得再按自己的認同生存，而應該取而代之的，是以抽象的否定宗教為尺度，專制式地要求人人服從。這看起來是自由——因為它至少擺脫了傳統的束縛。

事實上，新宗教的發展勢必造成不寬容。新的宗教標榜自己普遍有效，因為它是有理性的，它甚至就是理性本身。它知曉一切，因此就有權規定一個人人都必須遵守的空間。

以寬容的名義顛覆寬容，的確是我們面臨的威脅。危險還在於，理性——所謂的西方理性——現在標榜自己真的認識了什麼是正確的，並因此違背自由原則，要求所有的人接受。我認為，我們必須特別強調指出這個危險。我們不強迫任何人成為基督徒，「新宗教」也不得強迫任何人，把它視為唯一具有規範性的、對整個人類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生存方式。



問：新宗教登場，進攻性十足，《明鏡週刊》（*Der Spiegel*）稱之為「無神論者的十字軍」。這場十字軍譏諷基督宗教為「對神的幻想」，把宗教和所有的戰爭一樣，都歸為天主的懲罰。

您自己稱之為「對教會微妙或不那麼微妙的攻擊」。今天即便沒有極權政府，卻也瀰漫著迫使人就範的壓力。對教會的攻擊顯示出，「隨波逐流如何可以導致地地道道的專制」。措詞相當嚴厲。

答：的確如此，但這是既成事實：某些行為和思想方式，被打造成唯一合理的，進而唯一符合人道的。基督宗教要承受不寬容帶來的壓力，先是被搞得滑稽可笑——被指顛倒是非和虛假——然後以看似合理性的名義，被剝奪呼吸的空間。

我們一定要抵制把某些「似是而非的合理性」絕對化。它不是純粹理性本身，不過是把理性局限在自然科學的認識——並排除它以外的東西。當然歷史上出現過因宗教而引起的戰爭，宗教也引起過暴力……。

問：但是無論拿破崙，還是希特勒，或越戰中的美國聯邦軍，都與宗教戰爭無關。剛好相反，無神論體制在東西方把世界摧毀殆盡，距今僅70年。那是一個無神的時代，美國作家路易斯·貝格雷（*Begley, Louis*）稱之為「撒旦的安魂曲」奏響的時代。

答：這就更凸顯出善的偉大力量的真實性，它脫胎於宗教，通過聖方濟（Francis of Assisi. St.）、聖文生（Vincent de Paul）、德蕾莎修女等響亮的名字，閃爍於歷史長河。相反，各種新的意識形態，導致了史無前例的殘暴和對人的蔑視。因為在此之前，人們還把人作為神的肖像予以尊重。一旦失去這種尊重，人把自己奉為絕對的，開始為所欲為，就成為地道的毀滅者。

問：不過也可以說，鑒於人人平等的原則，一個國家必須有權，清除公共空間的宗教象徵物，包括基督的十字架。這可以理解嗎？

答：這首先要問，國家為什麼一定要清除它？倘若十字架包含某種他人無法想像或無法接受的東西，倒是可以理解。但十字架的意思是，天主是受難者，祂通過受難而喜愛我們，祂愛我們。這個內容不侵犯任何人。這是其一。

另一方面，它包含我們各國文化認同的基礎。它積極塑造並由內而外支撐我們的國家——並依然反映著社會的積極價值和基本形式。它擊退自私自利，使人道的文化成為可能。我認為，這樣一種社會的文化自我表達，社會可以依靠它積極生活，它卻不可能侵犯任何不抱此信念的人，因而也不得被清除。



問：在瑞士，公民投票表決時雖然不反對建造清真寺，卻反對建造清真寺的尖塔。在法國，國會禁止公共場所穿布卡長袍（burqa, 回教女性罩住全身與臉的長袍）。基督徒高興嗎？

答：基督徒是寬容的，不干涉他人的自我認同。我們已經很感激，在阿拉伯灣的國家，如：卡塔爾（Qatar），阿布達比（Abu Dhabi），杜拜（Dubai），科威特（Kuwait）建有教堂，基督徒可以在教堂慶祝禮拜，而且希望，在世界各地都能如此。穆斯林因此自然而然，可以在我們身邊的清真寺裏舉行祈禱聚會。

關於布卡，我認為沒有理由全面禁止。有人說，有些婦女不情願穿，它事實上是對婦女的強暴。這樣人們就自然不能同意。但如果她們自願穿，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禁止。

問：義大利80%的居民是受洗的天主教徒，葡萄牙90%，波蘭也是90%，小國馬爾它100%。在德國仍然有60%人口屬於兩個基督宗教的大眾教會，還有數量可觀的一部分屬於其他基督宗教團體。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毫無疑問奠定了歐洲成功和富裕的基礎——然而今天，多數人仍情願受少數思想領袖左右。一個令人困惑的狀況，幾乎有點精神分裂。

答：這暴露了一個實質問題。人們還在多大程度上屬於教會？他們一方面想歸屬教會，不願失去這個基礎。另一方面，他們內心中接受了現代思想方式的培養和塑造。一方是歸屬基督宗教的基本意願，一方是深刻影響整個生活的新的世界觀，兩者未經發酵地混合並存。這樣就會出現精神分裂和割裂的存在。

我們必須力求使兩者，在能夠達成一致的範圍內，相互吻合。基督徒的存在不得成為某種世外桃源式的存在，我不應緊抱這種方式，生活在現代生活以外。基督徒的存在本身是充滿生命力的，現代的，它培養和塑造我的整個現代生活——它因此由衷擁抱它。

這是一場激烈的精神角逐，我在不久前成立了「宗座推動新福傳委員會」，借此表達了這個意思。我們按基督宗教的方式生活和思想，有必要讓它吸收好的正確的現代精神——同時讓它與那些可能成為反宗教的東西，進行分離和區分。

問：客觀上，天主教會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組織，有運行良好的中央組織網路遍佈全球。她擁有12億成員，4000多名主教，40萬神父，幾百萬修士修女。她有成千上萬所大學、修道院、學校、社會機構。她在德國等許多國家是繼國家之後最大的雇主。她不僅是一個政策穩定的名



牌，而且有自己的認同——自己的崇拜，自己的倫理，至聖的感恩祭。一言蔽之，她從「最高處」被賦予合法性，並且可以宣稱：我們是本原，是寶藏的守護者。這已經到頭了。然而，這樣一個教會，不能從她無可比擬的潛能中發掘出更多東西，難道不有些奇怪，甚至聳人聽聞嗎？

答：我們是需要捫心自問。這是兩個精神世界碰撞到了一起，一個信仰的世界，一個世俗主義的世界。問題在於，世俗主義什麼地方有道理？信仰能夠和必須學習哪些現代精神的形式和形態——什麼地方必須抵制？這樣一場激烈的角逐今天已滲透整個世界。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教告訴我：我們這兒也有了世俗主義，它在此與原生態的生活方式碰撞到一起。

有時確實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有著個人信仰的基督徒，會沒有力量，使自己的信仰在政治上產生更大影響。我們必須先要做到，不要讓天主從人們眼中消失，讓人們認識到自己擁有的寶藏，然後讓他們從自身信仰中獲得力量，主動加入與世俗主義的辯論，並有能力區分各種鬼魅。這一艱難的過程是此時此刻真正的重託。我們由衷希望，人們信仰的內在力量，也能在公共生活中變得強大，對公共領域的思想產生深刻影響，社會不落入無底深淵。

問：人類文明史中，很多輝煌的文化走到了盡頭，基督宗教在經歷了2000年歷史以後，是否也精疲力竭了？

答：如果只看表面，或只環顧西方世界，可以這麼認為。但如果仔細觀察，比如我有機會，接待世界各地來訪的主教，或舉行很多其他會晤，便可以清楚看到，此時此刻，基督宗教正展露著全新的創造力。

比如在巴西，一方面有大量令人懷疑的宗教團體出現，因為它們大多只預言繁榮和外在的成功。但也有新的天主教氣象萌動，各項新運動帶來動感，如「福音的使者」中的年輕人，滿懷熱情，認識到基督是神的兒子，並把祂傳到世界。聖保羅（Sao Paulo）大主教告訴我，那座大城不斷出現新運動，即充滿萌動和新生的力量。或者看一下教會對非洲意味著什麼。在那裏，她常常是戰亂中唯一的倖存者，是充滿人道、為人們服務的唯一避難所。她全力以赴，救助生命，照顧病人，幫助生養和教育兒童。她是生命的力量，不斷重新喚起熱情，帶來新的道路。

雖不甚明顯但也清晰可見的是，在我們西方也有不受機構或官方之命，自發興起的新的天主教運動。官僚體制精疲力竭，每況愈下。運動是由內而外自發的，出自年輕人的興致。基督宗教也許會擁有另一副面貌，另一種文化形態。它在公眾輿論的指揮部裡並無一席之地，那



裏有別人掌權。但它是生命的力量，沒有它，其他東西將不復存在。因此，就我自己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的，我完全樂觀地認為，基督宗教正面臨新的活力。

問：儘管如此，有時人們還是覺得，彷彿是一種自然法則，異教總在或多或少奪回被基督宗教開墾和墾殖的地盤……

答：因為人的原罪，人身上的異教傾向總會不斷抬頭，自古已然。原罪的真實性由此可見。人總是不斷落後於信仰，他一旦只想保持自己的原樣，就會成為地道的異教徒。

然而同時，人身上也不斷顯示神性的在場。這就是貫穿整個歷史的角逐。如聖奧斯定所言：俗世的歷史，就是兩種愛的形式鬥爭的歷史：對自己的愛——直到毀滅世界；為他人的愛——直到放棄自己。這場貫穿歷史的鬥爭，此時仍在進行。

6 · 悔改的時候到了

問：第三個千年伊始，地球上各民族正經歷一個史無前例的驟變——波及經濟、生態、社會等各個領域。學者們認為，下一個十年對於地球能否持續生存，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教宗聖父，2010年1月，您在羅馬迫切提醒各國外交官：「我們的未來以及我們星球的命運岌岌可危」。如果不及時在廣泛基礎上展開悔改，將更加一籌莫展，混亂的場景將繼續加劇。在法蒂瑪的講道中，您用幾近默示的語氣說到：「人引發了一個死亡和可怕的循環，而且已經沒有能力中止它」。

在時代的訊號中，是否已出現可以扭轉局面的信號呢？

答：確實有很多訊號令我們惶恐不安。不過也有一些訊號與我們息息相關，帶給我們希望。我們上面詳談了一幕幕可怖的場景，我還想再補充一件令我深感焦慮的事，是主教們來訪時彙報的。

很多主教，尤其拉丁美洲的主教告訴我，哪裡有毒品種植和交易的通道經過——這波及到那裏很多國家很多地區——哪裡就彷彿有魔爪籠罩，讓那裏的人們墮落。遍



及全球的毒品交易和消費像一條毒蛇，而這一惡勢力尚未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它摧毀年輕人，摧毀家庭，它引發暴力，威脅到這些國家的未來。

對這些可怕的後果，西方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它出於對毒品的需求，把一些國家發展為輸送國，毒品最後把這些地區消耗毀滅殆盡。西方社會貪婪地追求幸福，已有的東西仍不能滿足時，便轉而逃向魔鬼的樂園，而摧毀了四周的人們。

還有一點。主教們說，性旅遊（sex tourism）給年輕人帶來的危害，超乎我們的想像。它正在大規模地蔓延。西方世界的驕奢淫逸和虛假自由，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始作俑者。

它暴露出，人如何在追求無止境的逸樂，極度的享受，無限的東西。然而，然而，人若沒有天主，就不會也不可能得到滿足，於是，人不得不自欺欺人，製造不真實的東西、不真實的永恆。

這一時代訊號，向我們基督徒提出緊迫的挑戰。我們必須向世人展示——並一定要貫徹到現實生活的是：人對無限的需求是來自天主；天主是幫助我們對抗時代困境的第一需要；我們必須調動一切心靈和善的力量，以真實的意像對抗虛假的意像——藉此打破和遏制惡的循環。

問：能源枯竭，舊日時光不再，某種生活方式消失。看到這些，我們會從根本上重新意識到事物本身的有限性——當然也包括生命的有限。很多人在這些時代訊號中看到了末世的跡象。有人說，世界不見得會毀滅，它不過選擇了新方向。社會已變成一個病態的社會，特別是心理問題與日俱增，而這樣的社會真正在渴望祈求得到拯救和救贖。

人們是否應該想到，新方向也可能預示基督的再次來臨？

答：如您所說，出現對救贖的需要，人們重新理解到救贖的意義，這些都很重要。這表明人們認識到了，假如沒有天主，存在就是病態，人無法如此生存下去；他需要一個自己無法給出的答案。因此我們的時代就好比將臨期，也帶來很多有益的東西。

比如今天龐大的交流系統，它一方面引發了完全的非個人化，人們只漫遊在交流的海洋裏，再也見不到個人。另一方面，它也創造了機會，我們可以相互認識、相互碰撞、相互幫助、走出自我。

我們不能只看到負面因素，我認為這點至關重要。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它們，但同時也要看到各種有益的機會，看到希望，看到人存在的各種新的可能性。然後不失時機地宣告扭轉現狀的必要性，以及如果沒有內在的悔改，扭轉就是一紙空談。



問：這具體是什麼意思？

答：悔改的意思是，人們要重新把天主放到第一位。隨之一切都會改變。它還包括重新尋找天主的話語，讓它們作為現實存在的東西，照亮自己的生活。或者說我們要再次鼓起勇氣，與天主一道嘗試——讓祂的影響進入我們的社會。

問：「福音」並無意作為一道來自過去的訊息，而在今日實現。相反地，基督啟示的臨在和活力，可以說，在於它來自未來——對每一個個人以及所有人的未來具有決定性意義。希伯來書說基督「將來祂要再次顯現，與罪過無關，而是要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希九28）」

今天，教會難道不應該按《聖經》所言，更明確地宣告世界不再只處於基督後的時代，而是已進入基督再次來臨前的時代？

答：我們在期待將臨的基督，這是若望·保祿二世一直想要說明的。已來臨的更是將要來臨的。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的信仰生活指向未來。這同時表明我們確實有能力，再次從將臨的基督的視角，呈現信仰的喜訊。對於將臨者的說法，人們雖然信以為真，但卻如老生常談。祂似乎已與我們的生活無干，我們已不知其意。或者，將臨者被完全掏空，被篡改為一般道德意義上的俗套，變得空洞無物。

我們一定要把實質性內容表達出來——不過要以新的方式。哈伯瑪斯（Habermas, Jürgen）說過，重要的是要有神學家，把他們信仰中保存的寶藏翻譯過來，讓它們在當今的俗世也能成為擲地有聲的話。他的理解可能與我們不同，但至少有一點很有道理：我們儘管已經開始把偉大的言論，由內而外翻譯成我們時代能夠理解的語言和思想，但離真正的成功還差得很遠。只有當人們從將臨者的視角，按基督宗教生活，這項工作才可能真正成功。只有做到這一點，人們才能將此陳述出來。這種陳述或適切的翻譯，其前提是存在意義上的翻譯。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在現在和未來按基督徒生活的聖人，是這項工作真正的承擔者。將臨的基督通過他們的存在，由內而外被翻譯過來，並能夠為現在的世俗世界理解。這是我們面臨的重要工作。

問：時代的轉變帶來另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學，也帶來另一種對教會的認知；醫學研究的進步向倫理提出巨大挑戰；新的網路世界也要求做出回答。若望二十三世在1961年12月25日召集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詔書《人類救恩》（*Humanae salutis*）中，提到「時代的訊號」。他當時雖已年邁多病，但還是抓住兩次世界大戰



後的變革，希望以大公會議對「時代的訊號」做出解釋。

本篤十六也會步其後塵嗎？

答：若望二十三世的政績偉大而不可勝數。他寄望於通過大公會議，讓信仰的言論在今天重新被理解。大公會議首先彌補和履行了一項重要任務，即對教會的性質、教會與新時代的關係、信仰與時代價值觀的關係，進行了重新定義。然而落實大公會議所言，同時保持信仰內在的連續性，卻是一個比大公會議本身更為艱難的過程。況且舉世對公會議的瞭解，主要通過媒體的轉達，會議本身的文獻卻無人問津。

我認為，在幾個基本問題澄清後，我們目前的首要工作就是再度把天主置於首要位置。今天更重要的事，要讓人們重新看到：天主存在，天主與我們息息相關，祂回答我們；相反，如果沒有祂，其他一切無論多麼光鮮，都無濟於事——人就會喪失自身的尊嚴、本來的人性，隨之是各項實質性東西的崩潰。因此我認為，今天，我們當把天主視為新的重點，放在首位。

問：您確實認為，天主教會不必召開第三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嗎？

答：我們總共召開過20多屆大會，以後肯定還要召開。目前我沒有看到任何先決條件。我認為，目前更為合適的工

具是世界主教會議。主教會議代表所有主教，主教可以通過它，積極維繫教會的團結並帶領教會前進。至於將來是否有必要以規模宏大的公會議來解決這些問題，要聽從未來的安排。眼下我們最需要的是靈性運動。普世教會當從各時代汲取經驗、從信仰的內在經驗及其力量，通過各種訊號設置路標，而把天主的臨在放在核心位置。

問：作為伯多祿的繼承人，您一再提醒世人那個為此世而訂立的重要「計畫」。不是隨便某個計畫，而是天主的計畫。您曾宣講：「天主不是無動於衷地面對人類歷史」，說到底，基督是「整個受造界和整個歷史的主」。

卡洛·沃伊蒂瓦（Wojtyla, Karol）的任務是帶領天主教會跨過第三個千年的門檻，若瑟·拉辛格（Ratzinger, Joseph）的任務是什麼呢？

答：不能這樣割裂地看待歷史。我們在編織同一塊布。卡洛·沃伊蒂瓦是天主在一個極為特定的緊要關頭，送給教會的一個禮物。那時，一方面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一代，即1968年代，對整個西方提出質疑；另一方面，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卻在解體。在這種對立中，給信仰打開突破口，讓信仰重新成為中心和道路，這是一個特殊歷史時刻。



不是每一任教宗都要有全新的任務。現在的任務是繼承前任的工作，把握時代的戲劇性變化，牢牢把天主的聖言樹立為時代中具有決定意義的言說——同時賦予基督宗教一種單純和深度，讓它更好地發揮作用。

第二部分 宗座職位

7 · 我們有教宗了

問：以前選舉教宗，很少有這樣快就一致通過的情況。教廷樞機卡斯帕（Kasper, Walter）說，前幾道選舉程序剛過，西斯汀小聖堂（Sistine Chapel）的氣氛「就熱烈地湧向新教宗」。您自己在選舉會議室進行了一次緊急祈禱，如革責瑪尼山園祈禱：「主，讓這杯離開我！祢有更年輕更好的人選。」

答：結果出乎意料，確實讓我吃了一驚。我一直堅信，有更好和更年輕的人選。至於主為什麼選擇了我，就只能聽任祂的安排。我努力保持鎮靜，毫不猶豫地相信，祂此時此刻就會引導我。我要慢慢熟悉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下一步。

主曾經說：「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苦足夠一天受的了」。這句話對我一生都非常重要。對於一個人來說，一天的苦就足夠了，他擔當不了更多。因此我就努力集中精力解決今天的苦，把剩下的留給明天。



問：在聖伯鐸大殿的陽台上，您第一次亮相時，曾用顫抖的聲音說，在一代「偉大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之後，天主選擇了一位「主的葡萄園中一位平凡而謙卑的工人」。讓您感到安慰的是，主有時也會「用能力有限的工具工作」。

這算是教宗的表態嗎？不管怎樣，大家有充分的理由選擇了您。沒有誰像您這樣，以神學家的身份開放而深入地探討過很多重要問題，如現代社會中的相對主義，教會改革的內部討論，現代科學時代中的理性和信仰。您在擔任信理部部長時，為上一屆教宗的任職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在您的領導下產生了沃伊蒂瓦時代的一部偉大著作：《天主教教理》。

答：我有領導的職能，但沒有一件事是我一人完成的，而是依靠團隊工作。我就像收穫時節主的葡萄園中很多工人中的一員，也許是領班，但並非生就是首領，能夠承擔所有責任。因此我只能承認，在偉大的教宗以外，還需要有所謂的教宗，奉獻他們的所有。在這個意義上，我說出了自己在那一時刻的真實感受。

問：您在若望·保祿二世身邊工作了24年，沒有誰比您更瞭解教廷。到您最後認識到，這個職位的規模到底有多麼龐大，用了多長時間？

答：人們很快就能認識到這是個龐然大物。想想一位神師神父、本堂神父或教授要承擔多少責任，就不難推理出，一個承擔整個教會責任的人，肩負著怎樣沉重的負擔。他因此也當更明確地認識到，他不是一人獨當一面。他有天主的助佑，有龐大的團隊。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教導我們，對於教會的建構，富有建設性意義的是友情合作；教宗只是團隊合作中的一員首領，而非專制的君主，獨立決策，事事親力親為。

問：12世紀，聖伯爾納德（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應教宗恩仁三世（Eugene III）請求，撰寫了一部良心省察之作，名為《教宗當深思熟慮》（*What a Pope Must Consider*）。伯爾納德對羅馬教廷心懷不滿，因此勸誡教宗時刻警醒。在紛雜的事物中，他必須學會拉開距離，俯瞰全局，對特別容易發生在教宗身邊的各種濫用，保持決斷能力。伯爾納德寫到，他最擔心的莫過於：「你被各種事物包圍，它們越積越多，無窮無盡，讓你的面容變得冷酷」。

您此時是否感同身受，理解「深思熟慮」的含義呢？

答：聖伯爾納德的「深思熟慮」是給每一位教宗的必修課。它包含很多重要內容，比如它說道：「記住，你不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繼承人，而是一個漁夫的繼承人。」它的基本意思您剛才說到了：不要迷失在忙碌的行動



中！要做的事不計其數，要不停地忙忙碌碌。可是，錯就在這個地方。不要迷失在忙碌中，意味要保持深思熟慮、審慎、目光深遠、直觀，意味要留有時間，從內心思考、觀看、對待事物和天主。不要以為凡事都要分秒必爭，這其實對每個人都有借鑒意義，對每一位管理人員，尤其對於教宗。他必須大膽放手，給自己留有時間由內而外俯瞰全局、聚精會神，這樣才能認識到本質的東西。

問：可是，人似乎看到，教宗本篤就是分秒必爭，從不休息。

答：不是的……

問：您屬於最富工作熱情的教宗，甚至是歷任教宗中最勤奮的工人。

答：勤奮包括思考、閱讀《聖經》、默想祂對我所說的話。不在於速戰速決，連在讀經上，我也盡力讀出名堂來。在我腦海中總是迴響著聖伯爾納德的話，人不應在忙碌中迷失。

問：保祿六世在當選教宗的當晚，在日記中寫到：「我在教宗寢室。深深的不適和信任之感同時湧來……深夜了，祈禱和安靜，不，不是安靜，整個世界都在看著我，向

我襲來。我必須學會真正去愛世界，愛教會如她所是，愛這個世界如它所是。」

您是否和保祿六世一樣，一開始也有些害怕自己必須面對的人群？保祿六世甚至想到，中止在宗座宮邸窗前的《三鐘經》祈禱，他寫到：「為什麼大家一定要見到本人呢？我們成了一場表演了。」

答：是的，我能理解保祿六世的感受。一方面確實要發問：總是像明星一樣在人前展示自己，到底對不對？另一方面，人們非常希望見到教宗。這與其說是希望親身感受一下他本人，不如說是想感受一下這個職位、這個聖者的代表，這個奧秘，感受一下伯多祿的繼承人或基督必須有的代表。應該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民眾，而不把民眾的歡呼當作對自己個人的讚揚。

問：您害怕被暗殺嗎？

答：不怕。

問：天主教會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全球性企業」（global player），但眾所周知，它不是企業，教宗不是企業集團的總管。您的職務跟一個跨國公司的運作有什麼不同呢？

答：我們不是製造產品的工廠，我們不是以營利為目標的企業。我們是教會，是信仰中由人組成的團體。我們的工



作不是製造某種產品，或成功地推銷某種商品。我們的工作是為信仰生活作出榜樣，宣布信仰，同時把這個自願結合的團體，這個跨文化、跨民族、跨時代，並且不以外在利益為基礎的團體，通過內在與基督和天主的聯繫團結在一起。

問：一開始有沒有犯過錯誤？

答：可能有過。只是我在此不便細說。以後或許還會犯更多錯誤，因為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謹慎。

問：您一開始，是不是也有點被關起來的感覺？用俗話說就是，教宗有時也想偷偷溜出去。

答：我不會這樣做。不過確實不能再隨便出遊，訪友，或回趟家，像以前那樣回我潘特靈（Pentling）的家，和哥哥一起進城，隨便找個餐館，或自己參觀什麼地方。這當然很不方便。但人越老就越安分，也就比較容易忍受。

問：有人認為，教宗有點與世隔絕，他只呼吸過濾過的空氣，其實並不知道「外面」真正發生了什麼，不能真正瞭解人們的憂愁和困苦。

答：我確實不可能讀所有的報紙，或與無數的人會面。但我相信，很少有人像我這樣接觸這麼多人。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會晤來自世界各地的主教。他們都是些腳踏實地的人，來這裏別無所求，只為和我談當地的教會，談當

地的生活。這樣我就有機會，通過人與人的交流，實際接觸到世界上發生的事，能夠比報紙更近距離地觀察世事。通過這種方式我可以得到很多背景資訊。

有時一同來訪的還有他們的母親，姐妹或朋友，和我說起這樣那樣的事。這就不再是官方來訪，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教廷之家」為我也很重要。此外還有過去的老朋友來訪。總之，我不是生活在一個宮廷式的不真實世界，而是通過很多交往，非常切實地、身體力行地和大家一起，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日常平凡世界裏。

問：教宗每天都關注新聞嗎？

答：當然，也包括這個。

問：歷史上出現過教宗和偽教宗，但很少有過——或從未有過——兩位伯多祿繼承人，像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十六世這樣水乳交融，讓宗座職位天衣無縫地橫跨了千禧年。您的前任，把工作重點放在全球社會，尤其東歐的發展；今天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教會本身。能否說，若望·保祿二世與本篤十六的不同工作重點，正好構成了完美的補充？也就是一位耕耘，一位播種；一位開啟，一位填充？

答：這有些言過了。時代不同了，又出現一代新人和新的問題。特立獨行的1968來了，又走了，下一代務實一些，也成為明日黃花。



今天面臨的問題是：在一個受到自身威脅、進步而帶來危害的世界，我們該如何應對？難道不應重新開啟對天主的信仰？新一代人又會以不同方式對待天主的問題。教會中的新一代採用的方式也不同，他們比70年代突破性的那一代人更為積極。

問：您上任以來，主要致力於教會的內部革新。您說過，要「切實保證，讓天主的聖言保持偉大和純淨，保證祂不受變換無窮的時尚的攪擾」。您在關於耶穌的書中寫道：「教會乃至每一個人都需要不斷淨化……那些變得過於龐大的東西，應當重新回到主的單純和神貧。」在企業中人們會說：回到源頭，回到核心職能範圍！內部革新對於您的任職，具體意味著什麼？

答：它意味首先要找出來，哪些是多餘和無用的東西，其次在於積累經驗，幫助我們更好地做實質性事情，以便能夠真正聽到天主的聖言，按照它生活，在時代中宣布它。

保祿年和司鐸年的目的就在於推動這項工作進行。設立保祿年，意思是向我們展示福音原初的生命力，展示它的單純和徹底性，重新喚起對它的記憶。司鐸年剛好遇到聖秩聖事遭到玷污的事件，它向人們展示了這個職位不可替代的、獨特的使命，儘管存在痛苦和可怕的東西，它仍然是

美好的。我們需要努力把謙卑和偉大相結合，重新給神父們勇氣，讓他們滿懷喜悅地履行神職。

世界主教會議也為革新之路作出貢獻，比如召開以天主聖言為主題的世界主教會議。就這一重要話題展開交流，本身就至關重要。我們現在要做的，是申明重大的主題，同時——如通諭《天主是愛》（*Deus caritas est*）所示——讓世人看到位於基督徒中心的是什麼，作為基督徒是件多麼單純的事情。

問：您所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宗教與合理性之間架起一座橋樑。信仰和理性為什麼可以聯繫在一起？能否「只」單純地信仰？耶穌說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

答：沒有看見是一個面向，但儘管沒有看見，信的人也需要有多種動機。耶穌通過展示信仰的內在統一，與舊約及與所有天主誠命的連續性，使信仰成為絕對可以被理解的：信仰是對造物主——天主及歷史之主的信仰，歷史為祂作證，述說祂的一切。

有意思的是，這個本質的合理性特徵，早在《舊約》中就已屬於信仰的基本組成因素，尤其在巴比倫被囚時代出現：「我們的天主不是眾神中的哪一個，祂是造物



主，天上的主，唯一的天主。」這就提出一個廣泛的要求，其宇宙意義就建立在這樣的理性基礎上。唯一天主的這個核心概念，後來成為舊約和希臘文化的交會點，因為當流徙巴比倫時期強調舊約中這一特徵時，希臘哲學也發展到超越諸神觀的階段，尋找唯一神。

把信仰與理性，把對可把握事物的超越，與理性的責任結合起來，是教會義不容辭的任務。因為理性是天主賦予我們的，它是人的標記。

問：一位德國教宗的特殊魅力在哪裡？德國人挑起了近千年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德國文化史的一項基本內容就是深度挖掘人的認識，代表人物有神秘主義神學家，如艾哈克（Meister Eckhart），有學貫古今的博學之士（大）雅伯（Albertus Magnus），還有歌德（Goethe）、康德（Kant）和黑格爾（Hegel）。德國當然也引發了教會分裂；是科學共產主義的搖籃—它向人們保證，在人間建立起天堂，而不是在天上；這裏還出現過一個地道的魔鬼政府，叫囂要滅絕天主的選民猶太人。

答：這說明，德國的歷史是多層次、充滿矛盾和戲劇性的。它既是一個充滿罪責和苦難的歷史，也是一個洋溢著人性的偉大的歷史，一個滿載神聖的歷史，一個顯示了強大的認識力量的歷史。可見不存在一個簡單的德國式魅力。

您已經指出，善於思考是德國文化史中一個重要特徵。它很長時間被作為德國人的特質受到尊重。今天，人們可能更傾向於把精明強幹、敢做敢為，當作德國人的天賦。我覺得，天主既然選擇了一位教授做教宗，就說明，祂希望突出思考的重要性，突出謀求信仰與理性統一的重要性。

8 · 穿著漁夫的鞋子²

問：您的黑色眼圈可以說是任職之初的一個特殊標誌。人們都知道，在若望·保祿二世任職的後期，因病擱置很多工作。

答：若望·保祿二世有時做決定是稍顯遲疑。但總體來說，他挑選的得力助手保障了工作的正常運行。他本人始終如一地對重大問題做出了決策。他雖然受到病痛折磨，頭腦卻十分清醒。可以說教會整體運轉良好。

問：眾所周知，若望·保祿二世不是特別關心和積極致力於羅馬教廷的種種急需。

答：儘管如此，他對教廷進行了改革，教廷因此有了今天的結構。他雖然把很多決策留給共事的人，但始終把握全局，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本職工作。

問：他長期生病是否影響了改革計畫？拖延了它們的實施？

答：我認為不是這樣。他指出了極其重要的工作重點，而事

2. [譯語] 德語「In den Schuhen des Fischers（在漁夫的鞋子裡）」，英語原文「*The shoes of the fisherman*（《漁夫的鞋子》）」。1968年根據Morris L. West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小說預言了一位來自東歐的教宗，如何在俄、美、中等超級大國之間進行斡旋。



實上，在重大的啟動工作、為數眾多的新的宣告、通諭，和活動豐富的出訪之後，也確實需要一個緩衝，以便人們深入領會和掌握它們的精神。在他最後的時日裏，還發布了幾篇感人的新文告，如為迎接2000年千禧年發布的宗座書函《第三個千年來臨之際》（*Tertio Millennio*）。書函熱情洋溢，充滿詩意。

他深受病痛折磨的時間並沒有虛擲。我認為，教會因此受益良多，她可以在重大行動之後，上一堂關於痛苦的課，看自己如何接受痛苦的引導，如何在痛苦中成熟，生存。

問：這個痛苦彷彿把教會這艘漂浮的帆船，重新撥轉過來。年輕而虔誠的一代人如雨後春筍，一下出現在人們眼前。

答：同情的力量勢不可擋。人們可以看到，一位痛苦的教宗給大家上的課，其教育意義，遠遠超過一位只是會說的教宗。同情、震撼、如同與基督的受難相遇，這一切似乎比他在行動中，更深刻地觸及到人們內心。結果就是帶來了新的萌動，帶來對這位教宗的新的愛。這雖不等於說，教會因此出現了徹底轉機。歷史上有過很多有所作為的人和深遠影響的行動。但痛苦確實很重要，通過它，十字架的力量突然展現在世人面前。

問：您當選第265任天主教會領導人，最為歡欣鼓舞的莫過於各猶太教組織。時任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的辛格爾（Singer, Israel）說，若瑟·拉辛格擔任信理部部長時，就為兩個世界性宗教的彼此接近打下了基礎，他在積極的意義上「改變了猶太教和基督宗教兩千年的關係史」。

您是第一位邀請猶太拉比在世界主教會議上講話的教宗。您中止了對一位法國神父的宣福程序，因為他被指出，發表過反猶言論。您走訪了多處猶太會堂，數量超過以前歷任教宗。《南德意志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當時報導：「他承認基督宗教生成於猶太教，此前從未有教宗作過如此表述」。

您當選伯多祿繼承人後，第一個官方行動就是向羅馬的猶太社區致函。這個富有象徵意義的舉動，是否標明了您任職的一項基本任務？

答：確實如此。事實上，從我就讀神學的第一天起，就很快清楚認識到，我們《聖經》的兩個組成部分，舊的盟約與新的盟約，從內在是一體的。我領悟到，只有把《新約》與它的前身（舊約）放在一起閱讀，否則我們根本無法理解。其次，第三帝國發生的事，尤其觸動到每一個德國人，敦促我們，滿懷謙卑、羞恥和愛心看待以色列民族。



這些因素，如上所述，在我學習神學時就相互聯繫，共同塑造了我神學思想的道路。因此我非常清楚——而且完全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致——以色列與天主教會要在相互尊重對方存在、尊重各自使命的前提下，重新充滿愛和理解地相互交融，這對於我傳布基督宗教信仰，是十分本質的東西。

問：您的前任者稱猶太人為「我們的長兄」，您稱之為「信仰中的父輩」。

答：「長兄」之說若望二十三就使用過，猶太人不大喜歡。主要是因為在猶太教傳統中，「長兄」——厄撒烏——是被摒棄的兄弟。但仍然可以這樣用，因為它道出了重要的訊息。不過更恰如其分的說法是，他們是我們「信仰中的父輩」。這樣我們的關係就一目了然了。

問：您上任後不久，教廷的風格就煥然一新。「聖父不再來去匆匆」，乘飛機從一個活動趕赴另一個活動。覲見活動減少一半，比過去節制很多。您取消了吻手禮——當然大家還是照行不誤。接著，教宗徽記上的三重冠（*tiara*, 教宗冠，象徵教宗之先知、司祭、王道三項神權，今已廢止，只戴一層冠，與主教所戴者相同）不見了，它象徵著教宗同樣享有世俗權力。與以前不一樣的還有：您的前任講話時，習慣使用第一人稱單數

「我」，本篤十六在「我」以後，重新引入教宗使用的「我們」。這是什麼原因？

答：我只談兩點。三重冠早在保祿六世時就已摘掉……

問：……而且賣掉，把錢捐給了窮人。

答：只是它還留在教宗的徽記上。現在它也從徽記上消失了。我並沒有完全省去「我」的說法，而是同時使用「我」和「我們」兩種。在絕大多數事務中，我不是若瑟·拉辛格想起什麼就說什麼，而是出於與教會的共融性。其次是出於與信眾的內在統一——並且表達我們共同的東西，共同的信仰。「我們」在此並非「帝王使用的複數」，而是意味其他人的實際參與，意味通過他人並與他人一道講話。「我們」恰如其分地表達了這種關係。如果表達私人觀點，當然就要使用「我」。「我」和「我們」我都用。

問：2005年10月，您第一次以教宗身份參與世界主教會議，把時間從四個星期縮短至三個星期，增加了自由辯論，並邀請了很多其他教會的「兄弟代表」。為促進教廷內部交流，您重新啟動了與教廷各部門領導的定期談話。在人員任用問題上，尤其在涉及到教宗最內圍的人選時，您倒顯得猶豫不決。這是您的弱點嗎？



答：縮短世界主教會議時間，我認為是所有與會者的共識。一個主教離開他所在的教區四個星期，時間確實太長。主教的本職工作就是適切的管理他的地方教會，增進她的內部團結，而參與整個教會的領導。事實表明，縮短會議時間切實可行。在我看來，重要的是，在會議上給大家機會，自由表達心聲，真正展開對話，而不是不加討論地宣讀準備好的發言稿。

人員任命確實很難，知人知面難知心，沒有人能保證自己不受蒙蔽。我因此比較小心謹慎，在進行多方諮詢後才做決定。我感到，過去幾年裏，一系列人員任命都確實非常成功。在德國主教任命問題上也是如此。

問：有觀察者發現，在羅馬教廷中，有越來越多的修會人士接管了重要職位。《弗利歐報》（*Foglio*）進而稱之為梵蒂岡人事政策中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批評家們則從中看到了「基本教義派者的滲透」。修會中的神職必須遵守神貧、守貞和服從的誓願，任用他們，是不是可以化解梵蒂岡可能出現的野心和陰謀呢？

答：確實任命了一批修會人士，原因是修會裏的確有一批好的人選。他們顯示出非凡的天賦，是屬靈的人。但這不等於說，他們在不成比例地增加。我只是努力尋找合適

的人選，無論他是修會還是教區的神父。關鍵是他要具備相應的品質，是屬靈的人，是真真實實信主的人，而且重要的是，要有勇氣。

勇敢是主教或教廷領導人今天必不可少的一項主要品質。它包括不向各種主張造成的專制低頭，而是按他內在所了解的正確真理來行事，儘管這樣做會帶來許多麻煩。他們當然還必須擁有智識、專業知識和合格的人格。具備了這些品質才可以行使領導職責，把下屬納入一個融洽的團體。比如在做信理部主管時，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們是一個團體，我們之間或身邊不發生無謂的爭執，而是像一個和睦的家庭。我認為把大家團結起來，營造一種團隊精神的能力十分重要。

問：教宗也通過手勢、姿勢、符號和象徵說話。您有一次戴了教宗冬天戴的紅色絨帽，引起很大轟動。紅絨帽後來家喻戶曉。若望二十三世最後也戴過它。它只是一個時髦的飾物，還是表達了重拾教會自古流傳的形式？

答：那頂帽子我只戴過一次。當時天寒地凍，我頭部很怕冷。我說，咱們既然有紅絨帽，就戴它吧。真的只為防寒保暖。我後來沒再戴過，免得招來過度闡釋。

9 · 普世基督教會合一運動 及與伊斯蘭教的對話

問：普世基督教會合一運動，很快成為此次宗座任職的最醒目目標誌。教宗保證，將不遺餘力，致力於「重建基督徒完全、有形的合一」。觀察家們看到教會向東正教的轉向，認為這是戰略性的一步，即在存在最大一致性的地方，建造通往合一的大門。

答：基督徒合一有很多層次，很多面貌。我們有全世界的東正教，本身就很豐富多彩。其次還有全球的新教，其中傳統派別有別於新式的教派。後者目前正在發展，成為一個時代記號。離我們最近，而且最有希望走到一起的，是東正教。

保祿六世和若望·保祿二世都對東正教做過很大的努力。我本人一直與東正教有密切聯繫。我在波昂（Bonn）和雷根斯堡（Regensburg）作教授時，學生中就有東正教徒。我因此在東正教地區有很多朋友。天主教與東正教，兩者有著相同的古老教會基本結構。因此我首先想到，要促成這兩者相遇。雙方在此期間



已發展出真摯的友誼。我衷心感謝宗主教巴爾多祿茂（Bartholomaios I., Patriarch）對我的誠摯友好。他對我如此，不止出於對普世教會的義務，我們之間建立起真正的友誼，兄弟之情。我同樣衷心感謝啟祿宗主教對我的友好和誠摯。

問：您當選教宗後，接待的第一位來訪者，就是莫斯科的啟祿宗主教。

答：他當時還不是莫斯科的俄國正教宗主教，而是外交部長。我們很快取得理解。他身上洋溢著一種喜悅，一種單純的信仰，大概是俄國式心靈的單純，同時不乏果敢和誠摯。我們之間達成了和諧一致。

我認為重要的是，這個內部充滿張力的龐大的東正教世界，要看到自己與有所變異的拉丁世界教會，存在怎樣內在的一致性。千百年的發展、文化上的隔離以及其他原因，造成了我們之間的不同。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要重新真正認識和理解到，我們彼此在內在屬靈的事上多麼接近。我相信，我們會在這個層面上取得進展。這並非策略和政治上的進展，而是出於內在彼此接近的靠近，令人深感欣慰。

問：您曾經說過，這一彼此接近，對於「世界歷史的未來」具有重大意義，為什麼？

答：因為在彼此接近中，顯示出我們對世界共同負有的責任。我們還可以就一切可能的問題，經常展開爭論，或者由我們的共同點出發，從事共同服務。對話清楚地揭露，世界需要一個有根據、有靈性基礎、有理性支援的見證，來肯定那個在基督內向我們說話的唯一天主。因此我們相互靠近就顯得特別重要。啟祿也同樣強調這點，尤其在涉及重大倫理問題時。我們不是道德主義者，但是，我們的信仰從根本上，就肩負著為人提供價值取向的倫理訊息。在各民族面臨危機的時刻，共同開展這項工作，意義重大。

問：負責大公運動的雷根斯堡主教米勒（Müller Gerhard Ludwig）認為，東正教與天主教的合一已達到97%。餘下的3%就是教宗首席權及司法權的問題了。

您不僅從徽號中取下象徵權力的三重冠，而且取消了教宗名號中的「西方宗主教」。羅馬主教不過是眾多同級主教中的首席。您早在2000年作樞機時，就在《主耶穌》聲明中宣布，存在真正的個別教會，「儘管她們由於不接受天主教關於教宗首席權的教義，而缺乏與天主教會的完全共融……」

本篤十六會為了基督宗教的合一，重構教宗職位嗎？



答：這需要幾點詳細說明。「眾多同級主教中的首席」並非我們天主教信友信條式的說法。教宗是首席，且有特殊功能和任務。在這個意義上，並非所有主教相同。如果真是「眾多同級主教中的首席」，東正教會就會欣然接受。它承認羅馬主教是首席，是第一位，這早在尼西亞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Nicaea）上就作出決定。但問題就在於：他是否有些特殊任務？引自《主耶穌》（Dominus Iesus）的一段話意思很複雜。不過那些存有爭議的問題，不是我在這裏三言兩語能解釋清楚的……

問：就是說，同一個拉辛格，做教宗和做樞機及信理部長時，有前後矛盾？

答：不是。我所捍衛的是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及整個教會史的文化遺產。那段引言的意思是，各東正教是真正的個別教會，儘管它們沒有處於與教宗的共融中。在這個意義上，與教宗的一體對於個別教會來說不是構成部分。但缺乏一體性也是個別教會內在的一個不足。因為個別教會是按它屬於一個整體來劃分的。因此，不與教宗共融可以說是這個生命細胞中的不足。它是一個細胞，可以稱教會，但在這個細胞裏缺少一點，也就是與整個存在體的聯繫。

我沒有米勒主教那樣的勇氣，現在就敢放言，我們只還差3%，尤其考慮到雙方之間存有的巨大歷史和文化差異。

除教義以外，我們還要進行很多心靈的溝通。天主還需要繼續在我們身上工作。我尚不敢做任何時間上的預言。

重要的是，我們要真正做到相互喜歡，內在合一，要盡其所能相互接近，共同合作。其次要繼續探討那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同時清楚認識到，我們一定需要天主的助佑，單憑人力無法做到。

問：雖說如此，希臘正教的都主教奧古斯丁諾斯（Augoustinos）已經說到，有可能承認教宗對所有基督徒的名譽首席權。德國新教的全國大主教弗裏德里希（Friedrich, Johannes）說到，可以有保留地承認教宗是「世界基督宗教普世承認的代言人」。您所說的，今天各教會都應當以第一個千年為榜樣，從中吸取靈感，也是這個意思嗎？

答：還有英國聖公會（the Anglicans）也宣布，可以承認羅馬教宗的名譽首席地位，比如承認他具有基督宗教代言人的功能。這已經是舉足輕重的一步。事實上，每當教宗對重大倫理問題發表意見時，舉世都會認為，他代表了整個基督宗教界的聲音。教宗方面也在努力，就這些問題表達所有基督徒的心聲，而不只說出天主教獨有的看法。這一點值得另外討論。

這樣，羅馬的主教單憑歷史所賦予的地位，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為全體基督徒代言。這是普世教會的一個重要



因素，它向外界展示了歷久彌堅的基督宗教的內在統一。我們不可誇大這個因素，矛盾對立仍然存在。但我們要對它心存感激。

問：您已經與君士坦丁堡的大公宗主教會晤過。俄羅斯正教會的外交部長，總主教西拉里昂（Hilarion）說：「我們終會有一天，積極準備教宗與莫斯科宗主教的會晤，這一天正逐漸臨近。」這個會晤將在全世界引起轟動。您認為，它會發生在本屆教宗任職期嗎？

答：這要看親愛的天主還賜給我多少時日。我希望如此。在我任職五年之際，上述宗主教曾安排西拉里昂，在羅馬為我舉辦了一場音樂會。西拉里昂本人是作曲家，演奏了一部他自己的作品。這是一個非常友好的表態。我們之間已經有很多接觸。俄羅斯正教會當然還要為此在民眾間做好充分準備。他們對天主教會似乎仍存有餘悸。要耐心等待，不能操之過急。雙方都有意願，環境也朝著對意願有利的方向發展。

問：也就是說，羅馬與莫斯科的會晤，可能發生在不久的將來？

答：可以說是的。

問：在中國的教會合一問題上，也取得了進展。幾乎所有中國官方任命的主教，都得到羅馬方面認可。官方認可的

教會，與官方未認可的教會，兩個天主教團體的合一，成為雙方共同的近期目標。您怎麼看，雙方的合一——當然前提還是，如果天主會賜給您健康長壽——會出現在本篤任職期間嗎？

答：我希望如此。耶穌的祈禱，願所有信祂的人團結成一體（若十七），也會在中國結果。中國的整個教會，都被召叫，在深深的屬靈的合一中生活。在合一中，一個和諧、遵守聖統制、與羅馬主教共融的一體，漸漸走向成熟。當然，路上總會有絆腳石，不過我們已走了相當可觀的一段。如您所說，大部分以前未經羅馬宗座委任而被祝聖的主教，期間已承認了教宗的首席地位，因此進入了與羅馬的共融。對於徹底超越分裂的局面，儘管不斷出現難以預料的困難，我們仍然抱有很大希望。這個目標我特別掛記在心上，每天祈禱都把它帶到主的面前。

問：如何取得了如此進展？這在不久前還無法想像。

答：有很多積極因素，促進了中國天主教會的發展。我只舉幾個。一方面，在非法祝聖的主教中，與教宗共融的強烈要求，從未消失。這幾乎為雙方提供了可能，在共融的道路上作出努力。而我們也耐心地陪伴他們，使對立的雙方走上共融。只有在共融中才是真正的主教，這個天主教的基本意識一直存在。



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未經政府許可，祕祝聖的主教而言，這樣的情形也是有利的。即使現在政府純粹為了政理由囚禁主教們，以他們效忠羅馬為由限制他們的自由，這種作法也不再有用。這是一個無法妥協的前提，對二個教會團體實現完整合一有著實質性的幫助。

問：這樣看起來，成問題的反倒是與基督新教的大公對話。無論如何，東正教尚未把它列入正式日程。兩者之間的鴻溝已發展到難以逾越。很多羅馬天主教的主教也認為，某些新教的個別教會，在現代潮流的壓力下，放棄了很多自身的傳統。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們先是轉向社會主義，然後是生態運動，最後是女性主義，外加不分性別的新主流趨勢。新教總是試圖，把對話轉移到對天主教會的抗爭。它盡力凸顯天主教會是落後的，而把自己說成是另一個選擇。

為避免更多失望，難道不能直率地說：那就讓我們成為朋友。在基督信仰的共同行動上一起合作，不再指望合一——除非有那一方願意以自我放棄為代價。

答：說到此，首先要考慮，全世界的基督新教複雜多樣。路德宗只是形形色色的新教中的一個，此外還有改革宗、衛理宗等等。新教福傳是個極為引人注目的新現象，它正蓬勃發展，很快就將改變第三世界國家的整個宗教面貌。談到與新教的對話，必須時刻考慮它的複雜多樣，即便國與國之間也存在差異。

不過確實可以看出，新教離我們越走越遠。比如它引入女性神職，接受同性戀關係等等諸如此類。還有它對待其他倫理問題的態度，在時代思潮中隨波逐流的做法，都阻礙了展開對話。當然，在新教團體內部有很多人，積極湧向信仰原本的實質，無法與自己所在的大教會苟同。

總之，作為基督徒，我們要找到一個共同的基礎；作為基督徒，我們要對時代的重大問題發出共同的聲音，為基督是活生生的天主作證。我們無法在不久的將來實現完全的合一，但要不遺餘力，真正作為基督徒在世上共同履行義務，作出見證。

問：與東正教不同，新教在教宗眼中不過是教會團體，並非一個教會，是這樣嗎？很多人認為，這種歸類有貶抑之嫌。

答：「教會團體」是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術語。大公會議使用了一個簡單的規則：按照我們的理解，真正意義上的教會，她的主教是被祝聖的宗徒的繼任人——並在這個意義上，主教和神父分送聖體。

如果不是這種情況，所謂教會就是另一種類型，新生種類。我們在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上稱之為「教會團體」，表明它們是另一種形式的教會，而不像它們自稱



的那樣，與源自古代、有著深厚傳統的教會形式相同。它們生成於新的思想。按照這種新思想的理解，教會的本質不在於機構，而在於天主聖言的動能，是聖言把人聚集起來，組成團體。上述說法便是試圖把握新教的特質，並把它如實表述出來。肯定還有更恰當的語詞，但對兩者進行基本區分是合理的，歷史本身造成了這種區別。

順便還要再次強調，新教各團體的教會性質，情況迥異。她們對自身的定義也大相逕庭。因此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新教教會。主要是新教中，基督宗教的重點發生了轉移，我們要試圖理解她，相互承認對方是基督徒，並作為基督徒履行共同的義務。

問：就教會的定義，連教宗也不能另闢蹊徑嗎？

答：不能，他沒有這個權力。他受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約束。

問：在與西方教會團體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中，梵蒂岡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國聖公會、世界信義宗聯合會、世界改革宗教會聯盟以及世界衛理公會協進會。羅馬的大門已經為願意改宗的英國聖公會的信徒敞開。您為此頒布了宗座章程後，對於各個別教會，終於有了一個適用於具體情況的法律和組織結構。到目前為止，合一總是被想像

成回歸拉丁教會。上述情況，對於其他願意跟從的群體是一個先例嗎？

答：無論如何，那是在試圖回應一項特殊的挑戰。事情不是我們發起的，而是英國聖公會的主教。他們與信理部進行了對話，並仔細磋商了雙方會合的形式。他們表示完全同意《天主教教理》這本書所表述的信仰，與聖公會的完全一致。剩下的問題是，如何盡可能保留聖公會的豐富寶藏，即它的傳統以及獨自發展出來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章程草案，意在為此提供一個解決方案。我們還要繼續觀望，它在多大程度上適用，在多大程度上能貫徹到現實中，還有怎樣發展和變化的可能。它至少是天主教會靈活性的一個標誌。我們雖無意創造新的聯合教會，但要提供多種可能，讓個別教會的傳統，那些在羅馬教會以外發展出來的傳統，進入與教宗的共融，進入與天主教的共融。

問：2006年9月12日，您的「雷根斯堡談話」在教會與穆斯林之間，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您引用了一部古書，講的是拜占庭皇帝與一位波斯知識份子，關於伊斯蘭教與基督宗教的對話。³ 講話後不久，在伊斯蘭國家，基督徒的

3. 此談話在若瑟·拉辛格早年執教的雷根斯堡大學進行，題目為《信仰、理性和大學：回憶與反思》（*Faith, Reason, and the University: Memories and Reflections*）。本篤十六世引用了中世紀晚期拜占庭皇帝曼努埃爾二世帕萊奧羅格斯（Manuel II Paleologus）的話。



教堂遭到焚燒，西方記者登出了憤憤不平的評論。

人們認為那場講話是教宗任職以來的第一錯誤。是這樣嗎？

答：我的講稿和講話嚴格採用了學術報告形式。當時沒有意識到，人們不是按學術報告解讀教宗的講話，而是只對其進行政治解讀。政治性的觀察不曾顧及講詞的縝密布局，而只是斷章取義，予以講詞原來沒有的政治意義。講話本身是非政治事件，它涉及一個古老對話中的場景。我始終認為它很有意思。

講話中引用了曼努埃爾皇帝（Emperor Manuel）的話，他當時已是奧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封臣，因此絕不可能有意攻擊穆斯林，不過是在與知識份子的對話中，提出一些活躍的問題。這些細膩的關聯，在今天的政治文章中卻無人顧及。

我為講話後發生的種種不快，深感痛心，但事情最終還是轉向積極的一面。我在出訪土耳其時，表達了對伊斯蘭教深深的尊敬，認為它是現實存在的一個偉大宗教。我們必須與她展開對話。從激烈的對峙最後發展出真正深入的對話。

事實說明，伊斯蘭教必須在公開對話中，清楚地解釋兩個問題，即它與暴力和理性的關係。伊斯蘭教內部也感到有義務、有必要對它們進行解釋。在伊斯蘭學者中開

始了一場內在反思，並逐漸演變為對話式反思。凡此種種，都預示了重要的開端。

問：伊斯蘭報紙《札曼報》（*Zaman*）稱其為教宗的「和平喜訊」，並稱終於真正開始了宗教間的對話。德國報紙，如《時代週刊》（*Die Zeit*），在最初粗暴的批評之後，開始向「東方的智者」鞠躬致意，稱他為「伊斯蘭世界中最重要西方權威。」

答：我們確實如願以償。有138位伊斯蘭學者聯名寫信，明確提出開展對話，並通過對伊斯蘭教的解釋，找到與基督宗教直接進行對話的切入點。我和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還專門為此，進行了一次十分友好的會談。他願意與基督徒一道，共同反對伊斯蘭對恐怖手段的濫用。表示同樣看法的，還有伊斯蘭國家首腦以及海灣國家的國王。雙方都很清楚，我們今天必須一起努力。我們的共同點在於，一方面要捍衛重要的宗教價值——對神的信仰以及對神的順從；另一方面要在現代社會中找到正確的位置。對話委員會也就此展開交談。此處還涉及到：什麼是寬容？真理和寬容有著怎樣的關係？與之相關的問題還有，改換宗教信仰的權利是否屬於寬容。對於伊斯蘭對話夥伴，認可這一權利難上加難，他們說，誰到達了真理，就不該往後退。



無論如何，我們開始了廣泛、深入的對話，在對話中相互靠近，學會更好地相互理解。在這個艱難的歷史時刻，我們或許可以借此，更積極地共同做出我們的貢獻。

問：就在不久前，教宗們還在努力，抵禦歐洲的伊斯蘭化。而此時，梵蒂岡是否在奉行全新的政策？

答：不是。歷史情況發生了變化。那時，奧圖曼帝國動搖了歐洲的邊界，圍困歐洲，直到維也納城門外。再如1571年的勒潘托戰役。當時確實關係到歐洲是保持自身認同，還是淪為殖民地的問題。奧圖曼勢力不斷擴張，已經不單單是伊斯蘭教問題。面臨如此局勢，歐洲不得不團結起來，捍衛自身的歷史、文化和信仰。

今天，世界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陣線改變了方向。一端是極端世俗主義，另一端是形式多樣的對神的信仰。每一種宗教當然要保持自身認同，不能在相互交融中消溶，同時必須努力互相理解。

在下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大部分地區，很長時間以來，在伊斯蘭教和基督宗教之間，保持了相互寬容、和平共處的局面。這些國家的主教來訪時彙報說，那裏自古養成一種習慣，相互參加對方的慶祝活動。然而其他地方的關係卻仍然籠罩著不寬容和緊張。可見今天的歷史格局仍存在巨大差異。無論如何，我們

一方面要努力踐行我們信仰的偉大，鮮活地展示它；同時努力理解他人的宗教遺產。重要的是要找到共同之處，在這個世界中盡可能履行共同的義務。

問：同時不容忽視的是，伊斯蘭教在政治和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國家裏，人權遭到踐踏，基督徒被殘酷鎮壓。英國的聖公會主教納齊爾阿里（Nazir-Ali, Michael）認為，伊斯蘭教構成了共產主義以來對西方最大的威脅。因為隨它一同出現的，是一整套政治和社會經濟意識形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Ahmadinedschad, Mahmud）宣稱，摧毀以色列的行動已經進入倒數計時，以色列馬上就會「從地圖上消失」。

與伊斯蘭的對話是否有些天真甚或危險呢？

答：伊斯蘭教在現實中表現出不同形式，這取決於他們的歷史傳統、由來以及各自的權力關係。比如上面說過的下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至少在很大一部分地區，存在一種十分令人高興的和平共處的傳統。在那裏可以改變宗教信仰，父親是伊斯蘭，孩子可以是基督徒。在這些地區，對自由和真理的基本理解存在著一種彼此之間的接近。而這接近不會減損對信仰的自我認同。我們可以說，在伊斯蘭作為一元文化或單獨統治的地方，它的傳統、文化及政治認同不受挑戰，它容易把自



己視為與西方世界對立的，而在某種程度上作為宗教的捍衛者，來對抗無神論和世俗主義。它的真理意識就會變得狹隘，轉而成為不寬容，為與基督徒的和平共處造成困難。因此，與所有願意對話的伊斯蘭力量保持密切聯繫，改變伊斯蘭教把捍衛真理與實施暴力相提並論的意識，就顯得十分重要。

10 · 頒佈諭令

問：您還在學生時代，就翻譯過多瑪斯·阿奎那的《論聖愛》（*on Love*）。這也是您有生以來發表的第一部作品。恰好60年後，您作為教宗，頒佈的第一部通諭是《天主是愛》。兩者涉及同一主題。人們習慣上把教宗的第一部通諭，視為他任職的關鍵和基調。

答：關於學生時代的那本小冊子，情況是這樣的：我受拉普勒（Läpple, Alfred）啟發，翻譯了聖多瑪斯·阿奎那的《論愛德的爭論問題》（*Quaestio disputata de caritate*）。因為著名的中世紀學者格拉普曼（Grabmann, Martin）說過，多瑪斯尚未翻譯的《問題》（*Quaestiones*）系列，一定要把它們翻譯過來。不過譯文沒有發表。大概翻譯的不盡如人意。我當時還不滿20歲……因此，事實上是出於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這個題目。只是我很快就對它產生濃厚的興趣。這樣，我一生中關心的問題，一方面是基督，祂是一個活生生，時時刻刻存在的主，祂通過受難愛我們，拯救我們；另一方面就是愛，即若望神學的核心，並時刻意識到，它是基督宗教的關鍵，一定要從這個層面解讀。我於是從這個關鍵問題出發，撰寫了第一道通諭。



問：天主教會對於性道德（sexul morality）的教導，引發了激烈的反對。我們後面還要再談這個問題。在《天主是愛》的通諭中，教宗講到，「對信仰中的人性」，包含人對天主所創造的身體性的肯定。這是在為更恰如其分地對待性問題而作辯護嗎？

答：身體性包含很多層面，不能只從性的角度去定義。但性無疑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人是擁有肉體的靈魂，它意識到自己有一個身體，因此應該以正面的態度面對身體，將性視為正面的恩賜。通過性，人參與天主創造的工程。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發覺這一積極的意義，並守護天主託給我們的這一寶藏。

的確，在基督宗教中，經常出現嚴肅的道德主義。由諾司應派（譯注：Gnosticism，流行於教會初期的異說，強調唯由知識，始能得救。）發展而來的否定性評價，也蔓延到教會，比如楊森派（譯注：Jansenism，倡導過激派），它造成了人的扭曲和惶恐。今天我們應當認識到，我們一定要重歸基督宗教的本來態度，如它在初期基督徒，或在基督宗教文化的偉大歷史時刻中所表現的那樣：喜悅，對肉身的肯定，對性的肯定——性是恩賜，同時包含紀律和責任。

自由和責任從來都相伴而生。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萌發出真正的喜悅，才能真正做到肯定。對於基督宗教

中人的形象，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起到相應推動作用，重要的是，要重新在積極意義上，在對人的形象的肯定中，促進它的發展。

問：您接下來頒佈了《在希望中得救》⁴通諭（*Spe Salvi*），《在真理中實踐愛德》⁵通諭（*Caritas in veritate*）。後者旨在提醒人們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社會責任。兩道通諭，都和《天主是愛》一樣，談到「基督徒的存在」。就連局外人也會隱約感到，它不同於小康市民平庸的存在。那麼，教宗理解的基督宗教，是否是一個喜歡刨根問底，因而是挑戰性的、極端的力量？特別是，他經常語出驚人呢？

答：對於以前的思想，我不想妄加評論。但是，今天必須重溫的是，人的存在是偉大的，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人不會甘於隨波逐流的平庸，也不會苟且偷安，貪圖安逸，認為這就是幸福。要讓人們重新感覺到，我們必須給人的存在提出更高要求，滿足了這些要求，才能獲得更大幸福。人的存在好比登山，有陡峭的山坡。只有努力攀登，才能到達頂峰，領略到存在的壯美。我真心實意地強調這一點。

4. 2007年11月頒佈。

5. 2009年6月頒佈。



問：您任職以來，引起爭議最多的諭令中，有一個是2007年7月頒布的教宗手諭《歷任教宗》（*Summorum Pontificum*）。它為使用以前的拉丁彌撒禮儀，創造了方便條件。在此之前，需要得到當地主教許可方可使用。您在一封附函中特別強調指出，改革後的本地語言禮儀是正常儀式，特利騰彌撒禮儀是特殊儀式。您解釋道，教宗所關心的，並非一些旁枝末節的具體形式。他所關心的根本問題在於禮儀的普世特徵，以及基督宗教禮儀與《舊約》遺產間的密切聯繫。這是什麼意思？

答：這個說來話長。它的意思是，人們不可把禮儀當作團體的自我展示來慶祝。重要的不是人人都把自己的東西帶入禮儀，果真如此，到最後就會真的成為「唯我獨尊」。重要的是，我們要進入更為宏大的視野。我們要在某種程度上出離自己，進入到廣闊的天地。因此不得擅自拼造禮儀，才顯得如此重要。

禮儀在真正意義上是一個過程。通過它，人們得以進入教會偉大的信仰和祈禱。由於這個原因，早期基督徒面向東方，朝著升起的太陽祈禱。太陽象徵再次來臨的基督。先民想借此展示，整個世界都朝向基督，而祂也擁抱整個世界。

這種與天和地的關聯至關重要。古老的教堂不是無緣無故地被設計成，太陽光會在某一特定時刻照射進去。今

天，我們再次意識到地球與宇宙之間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因而在此刻，也要重新認識禮儀的宇宙性特徵，還有它的歷史特徵。禮儀不是某人在某一時刻隨意發明的，而是自亞巴郎起，有機發展而來。這些古老的因素都包含在禮儀中。

具體情況是，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改革後的禮儀，也就是教會目前使用的形式，是有效的形式。我之所以為之前使用的禮儀創造了更為方便的條件，首先在於，這樣可以保持教會史的內在連續性。我們不能說，以前的都是不對的，現在的都是正確的。例如：在教會中，祈禱和感恩祭是最重要的，這在以前被視為極神聖，現在也就不可能是完全錯誤的。關鍵是要與自己的過去達成內在和解，在教會中保持信仰和祈禱的內在連續性。

問：另一方面，這個決定也引起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老的禮儀中，包含耶穌受難日對猶太人皈依的代禱。紐約的拉比和歷史學家諾伊斯納（Neusner, Jacob）在為此一代禱辯護時指出，其根本原因「在於一神教的邏輯」。虔誠的猶太教徒也會每天祈禱三次，期望有朝一日，所有非猶太人也呼求雅威之名。

您後來在2008年2月改用了新的表述。您能理解批評家們的觀點嗎？



答：首先我十分感謝諾伊斯納先生所作的辯護，他的確是雪中送炭。其次，這個代禱並不涉及普遍的禮儀。它只侷限於一個使用舊式彌撒禮儀書的小圈子，它不影響到大禮儀。但我仍然覺得，舊式禮儀中的這點需要更改。它的表述確實對猶太人構成傷害。尤其是，它沒有積極表達出《舊約》與《新約》之間密切的內在統一。

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對舊禮儀中的這點做出改動，而且如上所述，尤其要考慮到我們與猶太教朋友之間的關係。我對它進行了相應改動。修改後的版本包含了我們的信仰，以及基督是所有人的救世主。並且說到，不存在兩條救贖的道路；基督不只是異教徒的救主，也是猶太人的救主。同時，不是在傳教意義上直接祈禱猶太人的皈依，而是祈求天主讓一個歷史時刻到來，所有人在那一刻，團結成一個整體。因此，神學家們對我的口誅筆伐，似有欠考慮，與事實不符。

問：2009年12月，您頒布了教宗手諭《提請大家注意》（*Omnium in mentem*），至今未引起足夠重視。手諭修改了教會法有關執事聖職和婚姻的規定。一個領洗的天主教徒，無論他是否退出教會，比如出於納稅原因退出，並不影響其婚姻的有效性。其中還說到，修改的目的在於，要讓所有天主教徒得到平等待遇。但這不就等

於明確表示，某人可以出於納稅原因宣布退出教會——但仍然是教會成員？

答：對於這個問題，我在此還無法回答。目前在德國與羅馬之間，正就此展開討論：從屬於徵收教會稅的法人團體，與從屬於教會所代表的基督奧體，兩者之間，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教會當然要有具體結構，需要親身臨在性及外在的法律形式。基督徒的存在當然也包括為自己所在團體做點什麼。德國的體制十分特殊。圍繞這一問題，目前在宗座有關部門與德國主教團之間，正在進行一場重要的，我相信也是大有裨益的討論。我不想在此提前涉入。

問：以「超凡之德」做為冊封庇護十二世為「真福品」的必要條件，令人頗感驚訝。這是宣福的前提。雖說做此決定，主要考慮的是他對牧靈工作的貢獻，而不是出於歷史和政治評價。

庇護十二世原名帕切利（Pacelli, Eugenio），1939至1958年擔任教宗。他在公眾中的形象，主要受到霍赫胡特（Hochhuth, Rolf）戲劇的影響。劇作家霍赫胡特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工於權術的戰略家，對猶太人的命運漠不關心。學者們現在知道，戲劇中的形象與庇護十二世的真人，判若兩人。歷史學家胡梅爾（Hummel, Karl-



Joseph) 的研究結果表明，庇護十二世任職期間，在天主教會幫助下，共有15萬猶太人獲救於納粹集中營。猶太哲學家列維稱，庇護十二世在作梵諦岡國務卿樞機時，參與制定了通諭《心急如焚》（*Mit brennender Sorge*, 譯注：前任庇護十一世通諭）。這份1937年頒布的通諭，直到今天都是一部「最堅決、措辭最嚴厲的反納粹宣言」。庇護十二世任教宗時，曾安排「修道院對受迫害的羅馬猶太人開放」。後來的以色列女總理邁爾（Meir, Golda）在1958年說道：「在納粹恐怖統治的十年裏，當我們的人民飽受苦難的折磨時，教宗的聲音為犧牲者響起。」

然而，猶太社區對冊封仍持有很大保留態度。是不是先要等到梵蒂岡所有檔案開放？

答：事實上，宣布「超凡之德」的工作，兩年來就著手準備了。如您所言，這主要並不出於政治和歷史評價。我一開始並沒有簽字，而是為了求真起見，責成相關部門，詳細審閱了未公開的檔案資料。當然，對於那幾十萬份文獻，無法做到嚴格科學意義上的分析。但還是再次獲得了整體印象，並且看到，我們已知的積極方面，得到證實；負面的指責，沒有得到證實。

您剛才說到，庇護十二世營救了成千上萬猶太人的生命。他命令開放羅馬的修會修院——只有教宗本人能做

到一宣布它們享有治外法權。這在法律上並非完全說得通，但德國人還是默許了。有一點很清楚，即，假若他公開宣布抵抗，那麼從那一刻起，人們就不會再在意治外法權，結果是，成千上萬安全轉移到羅馬修院中的猶太人，一定會遭驅逐。

這關係到很多人的生命。只有以這種方式，他們才得以獲救。不久前剛剛曝光，庇護十二世早在1938年，當他還是國務卿樞機時，就致信世界各地主教，請求他們盡一切努力，為從德國流亡的猶太人，慷慨地頒發簽證。他為了救人，不遺餘力。當然，人們還是可以追問：「他為什麼沒有更明確地抵抗」。我想，他是清楚地看到了公開抵抗的後果。我們知道，他本人非常痛苦。他知道自己應該站出來講話，而時局卻不允許。

現在又出來一些聰明人，說他雖然營救了許多人，但是他對猶太人的看法相當守舊，他沒有達到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高度。可是問題不在於此。關鍵要看他做了什麼，盡力去做了什麼。我認為，人們一定要看到，他是一位偉大的義人。沒有第二個人像他那樣，營救了那麼多猶太人的生命。

11 · 牧靈之旅

問：教宗雖說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人，但他可以在全球舉行的各項活動中，與成百上千上萬人相會，甚至令搖滾歌星們相形見绌。您之前並非一位振臂一揮式的人物，現在有沒有怯場的時候呢？

答：有時是有些擔心，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體力上支持下來。對我來說，出訪總是很大的挑戰。我原則上不怯場，因為每次都有充分的準備。而且我深知，我此刻不是在為自己講話，而是為主站在那裏——我不必多慮自己的形象如何，是否招人喜歡等等。我做事是受主的委託，心裏想著自己是在為祂做事，祂也為我承擔責任。這樣，我出訪時心裏就不害怕了。

問：您的前任者可謂是一位轟動性人物。他每次出現，都可以憑藉自己的聲音和言談舉止，帶來轟動的媒體效應，產生巨大影響。您不見得有同樣的形象和聲音，這對您是個問題嗎？

答：我告誡自己，我就是我，不必試著變成另一個人。我能給予什麼，就給予什麼；力所不及的，就不必勉強。我



不試圖改變自己的本色。我既當選——樞機們也有責任——，就要努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問：2005年8月，科隆的世界青年日上聚集了110萬人；後來雪梨（Sydney）的世界青年日，也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義大利左派報紙《共和報》（*La Repubblica*）說，教宗的德國同鄉對他一向心存疑慮，而此番「在萊茵河上」，這位牧人、信仰的守護者可謂進行了一次破冰之旅，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如他自己所言，教會是「天主的溫柔之鄉」。您事先想到了嗎，自己會與年輕人相處得如此融洽？

答：不管怎樣，我很高興有這樣自發的聚會。青年日已經成為名符其實的天賜的禮物。每當看到，有多少年輕人在聚會中找到新的起點，日後會依靠它，開始屬靈的生活；有多少新的信仰運動在聚會中發起，有多少快樂永駐；或者看到青年日上怎樣萬眾聚會，我真的想說，這實非我們人力所為。

在澳大利亞，人們事先非常擔心安全問題，料定會出現萬人聚會時常有的各種複雜情況，比如擁擠碰撞，因此人心惶惶。而到最後，員警笑顏逐開，所有人如釋重負。因為沒有出現任何問題。理由很簡單，是信仰的共同喜悅，而使得我們能夠如此，在聖體聖事前，幾十萬

人鴉雀無聲，合而為一。萬眾聚會，歡欣鼓舞，內在的喜悅，真正的相會，沒有任何刑事案件發生——確實始料未及，非其他各種聚會可比。雪梨的聚會，很長時間餘音未消，比如有年輕人接受了神職的召叫。我感到，世界青年日對所有人都大有裨益。

問：您出訪了近20個國家，如波蘭、捷克、西班牙、奧地利、澳大利亞、南北美洲、非洲、葡萄牙、賽普勒斯、以色列、英國，也成了一位旅行教宗。我們只選幾處來談。

在巴西，您走訪了當地的社會服務機構，參加了拉丁美洲176位樞機和主教的歷史性會晤。您說到，五百多年來，對天主的信仰在與原始居民的相會中，給這些國家和地區賦予了靈魂和活力。而今天，當地居民的天主教認同卻受到威脅。

答：在過去25年裏，宗教地理不知不覺發生很大變化。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以前曾有90%或90%以上是天主教徒的地方，現在減少到60%。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很多新教派別四處翻耕，改變了不少宗教地理——然而，它們本身並不十分牢固，贏得的地方，不能長期穩定地保持下去。其二，世俗主義通過大眾媒體，產生廣泛影響，改變了人們的意識。這樣一來，就確實出現一場真正的文化危機，而且已經相當嚴重。在這種情況



下，天主教信仰若能以新的、充滿活力的姿態出現，站在永恆的高度為現世服務，重新成為整合、凝聚和開明的力量，就顯得更為重要。

問：您的美國之旅，剛好在性醜聞之後不久。對這次出訪，您印象如何？

答：我想說，就連那些非天主教徒，都感到十分驚訝的是，這次訪問過程中，沒有出現任何挑釁行為。相反，它反而喚醒了積極的信仰力量。這讓每一位在場的人，都非常感動。無論教宗走到哪裡，都是萬眾歡聚的場面，一片天主教特有的歡樂祥和。無論是盛大的彌撒——在華盛頓有現代音樂伴奏，在紐約有典型的古典音樂伴奏——還是訪問天主教大學，大家都滿懷喜悅，踴躍參與。那種思想深處的親密共融，讓我由衷感動。此外，我還和性侵害的受害者進行了交談，瞭解了很多青年組織。

問：美國的天主教會已經克服了危機嗎？

答：這樣說有些言過其實。不過，它已經意識到自身內部的威脅、困境以及罪孽。這很重要。此外，在它內部，蘊含著一股強大的蓄勢待發的力量，隨時準備去克服危機，並在我們的時代中，重新按天主教的身分去生活，實現天主教的認同。

問：您好像特別喜歡西班牙，已經訪問過好幾次。2011年的世界青年日，您還會去那裏。

答：西班牙是天主教大國之一。它為教會產生了很多偉大的聖人，給了教會重要的推動作用。整個中南美洲，都打著它的烙印。與西班牙的歷史，尤其與它的現在相會，總是令人激動。那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矛盾的國家，比如上個世紀30年代，有共和國與弗朗哥（Franco）之間的矛盾；目前，有極端世俗化與堅定的信仰之間的激烈角逐。

那是一個自古而今經歷了無數歷史動盪的國度。它有著多元文化，比如巴斯克（Basques）和加泰隆文化（Catalonians），文化之間相互碰撞。西班牙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偉大的、富有創造力的天主教國家。我將在馬德里的世界青年日上——願天主保佑我那時還健在——再次感受到它。這次還將安排兩個小型活動：一是到聖地牙哥，朝拜聖雅各伯；二是到巴賽隆納，參觀著名的高第（Gaudi）所建聖家堂。

問：在西班牙，有那麼多人聚集在教宗身邊，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無可比擬。尤其考慮到，西班牙的天主教會也存在很多問題——有一部分是因為對弗朗哥專制清算得還不夠而引起——就更令人驚訝。



答：原因就在於，那裏的信仰充滿活力。這顯然是西班牙人DNA裏的東西。

問：下面說說法國。法國也是一個天主教歷史悠久的國家，誕生過很多重要的修會，有您曾經去過的與眾不同的朝聖地露德。另一方面，這裏的世俗主義也很盛行。

答：在我出訪法國之前，有人對我說，那裏差不多是個無神論的國家，小心會遭冷落。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巴黎舉行的禮儀慶祝，氣勢恢宏。在榮軍院教堂前的廣場，聚集了幾萬人——帶著虔誠的信仰在祈禱，讓我非常感動。在聖母院的晚禱也令人回味。雄偉壯麗的教堂彷彿在同聲祈禱，音樂超絕卓越，散發出偉大的法蘭西天主教文化的奇光異彩。令我記憶猶新的，還有與法蘭西學院和伯納丁（Bernardins）學院的學者們的聚會。我在伯納丁學院作了報告，受到法國知識界關注。它似乎接納了教宗為自己的一員。

露德當然是個特別的地方。那裏處處是信仰和祈禱的氣氛。天主的母親彷彿就在身邊，撫慰著人們，感動著人們，永遠不會離開。在這裏，人們在一種謙卑和默禱的氣氛中，為病人敷油，其中已不乏臨終者，場面感人。重要的是，我看到，在所謂俗化了的法國，信仰仍和以往一樣有著強大的力量。

問：德籍教宗卻還沒有正式訪問過德國。這確實有些不可思議。是因為與德國政府有摩擦嗎？還是因為對德國人不滿？他們經常在公開辯論中，表現出對教宗的敵意或狹隘的反羅馬情緒。

答：我雖然沒有對德國進行過官方訪問，但事實上已經去過兩次。一次是在科隆，當時也有機會與政府會面；還有一次在巴伐利亞，那兒不管怎麼說也是德國的地盤。但確實如您所說，不能不去首都。倘若天主賜給我力量，我願意再去一趟德國。

問：這真是令人高興，不過人們同時也會說：怎麼這麼晚，教宗家鄉的羊群正陷於困境，急需牧人的幫助。

答：是呀，羊群陷於困境。倘若我能自己做主，肯定義不容辭。到目前為止，我和德國的牧人，還有很多其他人，保持著活躍的聯繫。這樣，祖國一直在我心裏，我和她有一種特殊的親近。

問：2009年3月您出訪非洲，梵蒂岡的愛滋病政策再度引起媒體關注。今天全世界的愛滋病患者中，有25%的人在天主教會的醫療機構接受治療。有幾個國家，如萊索托（Lesotho），達到40%以上。您在非洲的講話中說，事實證明，教會的傳統教義是控制HIV（譯注：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的唯一



可靠途徑。批評家們，包括教會內部人士，卻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在愛滋病肆虐的居民中，禁止使用保險套，是瘋狂的舉措。

答：非洲之旅，僅因為一句話，就完全被媒體炒作掉了。人們向我發問，天主教會為什麼在愛滋病問題上，採取不切實際、毫無效果的立場。我真的感到自己受到莫大的挑戰。因為，對於愛滋病，教會比其他任何機構，都做了更多實質性工作。此處恕我當仁不讓。原因在於，教會是唯一一個具體與人進行近距離接觸的機構，她進行著各項預防、教育、幫助、諮詢、陪伴工作；原因還在於，教會對無數愛滋病患者進行了治療，尤其是感染愛滋病的兒童。其他任何機構都不曾做到。

我走訪了一個醫療站，並和病人進行了交談。基本上，所達至的答覆：教會比其他機構做的更多，因為她不只是在報紙上公然論述而已，而是深入實際，當場幫助兄弟姊妹。我當時並非泛泛對保險套問題表明觀點，而只是說，不能僅僅依靠發放保險套來解決問題，還要做更多艱苦細緻的工作。我們必須到那些人身邊，引導他們，幫助他們；既在感染前，也在感染後。這就引起了軒然大波。

實際情況是，誰要使用保險套，隨處可找到。只是，僅此解決不了問題，還要做更多工作。晚近，就連世俗社

會中，也提出所謂ABC理論，意思是「節制—忠誠—保險套」（Abstinence – Be Faithful – Condom）。保險套不過是在前兩項失效時的補救措施。這就說明，僅僅鎖定保險套，意味著性生活的庸俗化。而這又引發了下一個危險，即很多人的性生活已經不再是愛的表達，而只是一種毒品，可自行提供。因此，我們要與性生活的庸俗化作戰，而我們的最終目標在於，讓性生活得到正面肯定，讓它在人的存在的整體中，展露自己的積極作用。可能存在個別情況，可以合理使用保險套，比如一個男妓，可以把這項措施當作邁向道德生活的第一步，或責任感的萌芽，然後期待人們會由此意識到，不是一切都是允許的，人不能為所欲為。但這終究不是對付HIV感染的有效方式。真正有效的方式是性生活的人性化。

問：這就是說，天主教會並非原則上反對使用保險套？

答：教會當然不認為這是真正的、合乎道德的解決辦法。在某些個別情況下，抱著減少傳染的目的，它可以作為第一步，但最終目標是，在生活中以另一種方式對待性生活，讓它變得更為人性化。

12 · 威廉姆森事件

問：教宗四年來的工作卓有成效，令反對者啞口無言。然而，2009年1月，情況卻急轉直下，再度出現尖銳的批評聲音。部分媒體稱教宗本篤是個冷酷的技術至上主義者。導火線是我們一開始提到過的，撤回對天主教庇護兄弟會四位主教的絕罰。聖庇護十世司鐸兄弟會當年在法國勒菲弗（Lefebvre, Marcel）總主教帶領下，從羅馬分裂出來。按照他們自己給出的數字，兄弟會目前有60萬信眾，約500名神父，200多名神學院修生，86所學校和兩個大學院系。

先談一下，您當時是否想到了，邁出這一步，一定會遭到公眾的反對？這一決定可謂得不償失。

答：是這樣。我已經說過，這一步與我們對中國事務的處理，很大程度上是平行進行的。如果有主教，因為不承認教宗的首席權而受到絕罰，那麼，如果他們承認教宗的首席權，就可以從法律上被免除絕罰。我還說過，對他們的絕罰與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無關。原因只在於他們不承認教宗的首席權。而此時，他們以公函的形式，表示承認教宗的首席權。以下的法律程式就很清楚了。



還有，早在若望·保祿二世時，教廷各部部長，也就是宗座各管理機構的負責人，就開會做出決定，他們一旦出具這樣的公函，就撤回對他們的絕罰。可惜我們方面沒有做好公共領域的輿論宣傳工作，沒有澄清真正的、法律意義上的內容，也沒有說明事件涉及的範圍。這已經很糟糕了，不曾想又冒出來威廉姆森這樣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件。

問：您如果事先知道，其中一位主教否認納粹的毒氣室，還會撤回絕罰嗎？

答：不會。那樣的話，首先威廉姆森的檔案就得與其他的人分開，可惜我們中沒有人在網路上查看，亦就不知說的到底是誰。

問：在撤回絕罰之前，怎麼能不仔細查看當事人的各方面情況呢？——尤其該決定涉及一個特殊團體，它長年獨立於教會之外，在神學和政治方面都不是無懈可擊的？

答：可以肯定的是，威廉姆森是個特殊人物，他從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主教徒。他原屬英國聖公會，從聖公會直接投奔勒菲弗。也就是說，他從未屬於公教會，從未有過與教宗的共融。我們的有關部門卻稱，四位當事人願意毫無保留地承認教宗的首席權。人總是事後變得聰明些。

問：現在有人懷疑，這是個別有用心的陰謀，目的是讓教宗蒙受最大限度的損失。僅從時間安排來看，就令人懷疑它是個有預謀的行動。⁶

無論如何，損失巨大。一連幾個星期，負面的大標題如冰雹般襲來。之所以出現此類醜聞，重要原因在於故意隱瞞了問題的癥結。梵蒂岡新聞處方面有不盡人意之處，但更糟糕的是各大中產階級媒體的記者。本來稍加追問，事情就可以搞清楚，只是他們不願自己毀掉醜聞的大標題。相關手諭已明確表示，教宗不過是做出決定，從教會法角度，「重新考慮」幾位主教的問題。

有一點很清楚，按教會法規定，四位主教仍然處於停職狀態，禁止行使主教職權。因此這一步不意味和解，更不意味平反。儘管如此，《南德意志報》還是打出聳人聽聞的標題，稱「教宗為否認大屠殺的人平反」，並且說，這是一個令人感到羞辱的信號，差不多是罪孽。

他們怎麼可能把您的這一決定，理解為拒絕基督徒與猶太教徒之間修好的舉動呢？

6. 撤回絕罰的手諭，上標日期為2009年1月21日，實際已於1月20日備好。就在1月21日，即手諭已遞交到聖庇護十世司鐸兄弟會手中，並且無法召回的當天，瑞典電視台第一次播放了那個引發軒然大波的採訪。威廉姆森在採訪中否認納粹的毒氣室。而該採訪早在2008年11月就已錄製。威廉姆森在早些時候還說，他們應當感謝絕罰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兄弟會，使他們免於梵蒂岡「新現代主義者」（Neo-mordenists）的傳染。因採訪一直沒有公開播放，梵蒂岡也無人知曉採訪內容。直到1月21日電視播放才引爆了事件。很顯然，為引起轟動，好事的記者有意製造了「爆炸」。



答：如我在後來的牧函中所言，這顯然是有敵意在伺機行動，只待目標出現。我們方面的失誤在於，未能對此事進行仔細調查和充分準備。另一方面，就是有人伺機進攻，專等獵物出現。

問：梵蒂岡各主要部門馬上明確表示，天主教會不會容忍否認大屠殺的人。剛剛在兩個月前，即11月9日，您還在羅馬紀念了「帝國水晶之夜」70週年。您號召「加深與猶太世界的團結」，並為受難者祈禱。您說道，每一個個人都有義務，在各個層面，反對任何形式的反猶主義和種族歧視。

在2009年1月28日的例行覲見中，教宗第一次有機會，對威廉姆森事件進行個人和公開表態。教宗發表聲明，表達了他「與我們的兄弟，即第一個盟約的締結者之間，完全的和無可爭議的團結」。他說，大屠殺「提醒每一個人，不要忘記，不要否認，或者淡化對猶太人的迫害」。

儘管如此，德國猶太人中心理事會秘書長宣稱，教宗有意把一個大屠殺的否認者「捧上大雅之堂」。一位猶太時事評論家說，這是為一個「仇恨猶太人的活躍分子」平反，並稱教宗為「偽君子」⁷。德國猶太人中心理事會

7. 本書第10章「頒布諭令」中提到，庇護十二世在公眾中的形象，受到劇作家霍赫胡特作品的影響。霍赫胡特劇作名為《偽君子》。此處影射。——譯語

主席宣布，從即刻起，結束與天主教會的對話。

這個事件是否也顯示出，教會與猶太人的關係，仍然如履薄冰？

答：無論如何，從中可以看到，巨大的恐懼和緊張依然存在，對話很容易受到傷害和威脅。但是，在廣大世界範圍的猶太人中，還是有很多人很快為我證明，我絕不會有意讓一個否認大屠殺的人榮登大雅之堂。這些都是熟知我的人。因此不存在對話全盤崩潰的問題。

這更多是德國面臨的危險。德國的猶太人顯然對此特別敏感，面對教宗，也更容易感到自己受到傷害。很顯然，德國人對教宗的普遍印象，也傳染給了猶太人。因此在這些言論中，不僅反映了猶太人的，而且也反映了德國人的態度。這個事件很能說明問題，它顯示出，我們應當時刻警醒，局勢隨時可能受到威脅。但與此同時，在全世界的猶太人當中，信任猶存。

問：德國是大屠殺的主要責任國，德國信奉新教的女總理默克爾（Merkel, Angela），要求梵蒂岡明確表示反對反猶主義，稱梵蒂岡到目前為止的聲明還遠遠不夠。

答：我不想再次展開這個話題。很顯然，對於天主教會在此期間的言行，她並沒有得到全面彙報。



問：您後來查明，「天主教徒們本該更瞭解情況，……卻也認為，一定要對我進行攻擊」，這讓您特別痛心。

答：在德國天主教徒中，有相當可觀的一部分人，可以說是隨時等候時機，打擊教宗。這是個事實，是我們時代中天主教形態的一部分。我們一定要認真努力去做的，是奮鬥爭取重建基本的共識。

問：2009年5月，還在威廉姆森事件的緊張空氣中，您安排了出訪聖地以色列。人們預計會出現緊張局勢。而這次出訪，如您在引起爭議的「雷根斯堡講話」後，很快出訪土耳其一樣，結果帶來了可喜的轉機。以色列駐聖座大使列維（Lewy, Mordechay）稱，梵蒂岡和以色列的關係有了明顯改善，他引用了一句《舊約·民長紀》中的話：「從苦中生出了甜」。

答：我說過，與以色列之間和與德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可同日而語。與以色列之間，從來都存在相互信任。他們知道，梵蒂岡為以色列、為全世界的猶太人擔保，並且我們認識到猶太人是我們的父兄。以色列總統佩雷斯（Peres, Shimon），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對我進行了熱情誠摯的款待，令我非常感動。他自己就有很多痛苦的回憶。您知道，他的父親被關在猶太會堂，會堂後來被燒毀。但他非常坦誠地主動與我接近，清楚認識到，我

們是在為爭取共同的價值、和平和締造未來而努力，而對於這些努力，以色列的生存問題至關重要。

整個接待工作熱情洋溢。對我的保護可能過於細緻。至少對我個人，實施了嚴密的保安措施。我們在以色列共舉行了兩場盛大的公開禮儀慶祝，那是若望·保祿二世在當日也未能如願。一場十分盛大的在耶路撒冷，另一場在納匝肋的高處，也就是主險些被推下去的地方。場面十分感人。它們是基督信仰在以色列國家中，偉大而有形的宣言。

此外，令人特別感動的，當然還有參拜祂宣講的地方、聖誕大殿、被釘十字架的地方及聖墓。在這些地方，我有機會會見其他基督宗教團體。所有經歷都既令人震撼，又令人感動。最後我還走訪了約旦和巴勒斯坦地區，與約旦國王和整個王室建立了誠摯友好的關係。國王送給我一百瓶約旦河水，供施洗禮儀之用。

在巴勒斯坦自治區，與孩子們的見面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這些孩子的父母被關押在以色列。這樣，我們也看到了另一邊的苦難。雙邊的苦難如一幅龐大的苦難的全景圖，呈現在眼前。這就令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用暴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和平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必須盡一切努力，讓雙方在這個倍受磨難的國度中，和平共處。



問：我們回顧一下您任職的第一個五年：如何做一個簡要總結？您認為已經取得了哪些成績，那些方面做得尤為成功？

答：大型出訪是與不同文化的重要接觸，影響深遠。它們並非只是做秀。比如在巴西，在與主教們的會晤中，出現了難得的新氣象！我們啟動了洲際福傳，如今它已真正成為各教區工作計畫的決定因素。

再如對Fazenda da Esperanca戒毒所的訪問。如今世界各地都有分所成立，來自世界各地要求成立分所的詢問，讓可憐的施塔珀爾（Stapel, Hans）神父忙得不可開交。隨處都可以感覺和意識到，天主教會充滿生機和活力。在美國、法國和葡萄牙同樣如此。我感到，在捷克、奧地利和波蘭之旅中，也體驗到這種活力，當然還有澳大利亞。在非洲，有一種充滿喜悅的動感，非常富有感染力。到處都是教會與自己的相會，也是與主的相會。教會在主的面前，充分意識到自己，意識到自己是主而來。這一點，無處不以全新的方式進入人們的記憶。這樣，這些出訪與其他出訪活動，像一根紅線，貫穿這幾年的任職，影響廣泛。

此外，工作重點還有兩個主題年，一個是保祿年，一個是司鐸年。通過這兩項活動，使信仰的基本觀點以一個新光的姿態散放出來，成為大家共同反省的主題。兩次

世界主教會議也意義重大。會議為大家提供了會面的機會，會議上充滿感人的見證，尤其是關於天主聖言的世界主教會議。

另一方面就是出現醜聞的時期，以及教會蒙受的打擊。但如我們上面所說，它們對於我們，可以產生淨化的力量，並終究可以轉化為積極因素。

問：您曾經說，在某種意義上，您需要「忍受」這一職位。您是否對某些做不到的事感到失望呢？

答：當然有感到失望的地方。尤其看到西方世界對教會的漠然態度；或世俗化越來越沒有約束，不斷發展出新的形式，引導人們日益遠離信仰；或我們時代的總體走向，仍然與教會背道而馳。不過我認為，這便是兩種愛之間的鬥爭，是基督宗教的基本態勢，此勝彼衰，或此衰彼勝，自古已然。

問：保祿六世變賣了三重冠，把得來的錢分發給需要的人。上一任本篤教宗，本篤十五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把國庫的錢，傾囊分給窮人。今天，舉世都在等待梵蒂岡的表態，等待有信號出現，讓人人都可以看到它淨化的嚴肅性，以及它如何回溯到宗徒教會的源頭。什麼時候，本篤十六能夠嚴肅地履行自己的話，即教會為了保持善的緣故，要與財產分離？



答：這是庇護十世在法國危機時說的話。當時的情況是，要麼接受國家體制——這樣做，雖然會給教會帶來好處，但同時教會也被置於國家政府之下——要麼放棄，結果是貧困。但此時，善高於財產。這是一個永遠有效的準繩，我們在做任何一個決策，尤其是政治決策時，都要予以考慮。只是這並不意味，我們要輕率地拋棄那些具有服務性質的財產。問題的關鍵在於，一件事物有多長時間確實是在為整體服務。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屈服於它，讓財產統治善，而是恰恰相反。

問：目前看來，在第一個五年以及我們談到過的各種醜聞之後，本篤十六的任職會變得更加緊迫，也更加堅決。您甚至說到，要有一個「福音化的新時代」。

答：我們能做到什麼，要慢慢走著看。但是，我們必須以一股清新的能量去面對，福音如何能重新傳布給這個世界，讓它更好地為世人接受，我們必須為此傾注全部的能量。這是我被賦予的工作重點。

第三部分 我們往哪裡去？

13 · 教會、信仰與社會

問：社會問題有增無減，對我們生活的形態提出了更為緊迫的問題：我們的價值和尺度何在？在忙碌些什麼？未來如何生活？

我們在自己生活的時代看到，世界正陷入喪失根基的危險；脫韁的經濟體系可能發展為野性的資本主義，吞噬龐大的價值；高速度生活不僅使我們不堪重負，而且讓我們迷失方向；與一個忙碌的社會一起生長的，是一個茫然的社會。它一時認為昨是而今非，轉而又認為今非而明是。

很多疾病，如「職業倦怠」，成為普遍現象；不斷出現各種新的，如對遊戲和色情的癖好；大企業集團無限追求最優勢，造成難以承受的工作壓力；孩子們陷入痛苦危險境地，要忍受缺乏家庭關係所帶來的痛苦；媒體佔據支配地位，發展出一套不顧禁忌、使人變得頭腦愚昧、道德遲鈍的文化；還有各種電子娛樂產品，遲早要操縱和毀壞我們的人性。



教宗聖父閣下，對文明的發展，教會一直做出重要貢獻。而今天，卻有許多國家對教會抱有藐視的態度，對基督宗教的敵意愈演愈烈。究竟是怎麼回事？

答：首先，近代的進步思想和科學的發展，造成了一種心態，人們相信了，如拉普拉斯（Laplace）所說，「神的假說」是多餘的。今天的人認為，以前期待神來做的一切，如今自己都可以勝任。人們以為這就是科學，按照這種思維模式，信仰彷彿是遠古的，神話般的事情已經屬於過去的文明。宗教，至少基督宗教，被列為過去的殘餘。18世紀的啟蒙就宣稱，總有一天，教宗，這位歐洲的達賴喇嘛，會消失。啟蒙將徹底清除這些神話的殘渣餘孽。

問：這是否是權威出了問題，因為一個放任自由的社會，已經聽不進去任何規勸？或者是溝通方面出了問題，教會看似過時的價值，或罪、悔悟和悔改等概念，已經無法用來與人溝通？

答：大概兩方面原因都有。進步和科學思想帶來很多成就，包含很多正確的東西，但也改變了人對真實性的基本看法。人不再尋找充滿奧秘或神性的東西，而是堅信自己的認識：現在還無法理解的，科學遲早會解開這個謎。所有一切都不過是個時間問題，時間一到，我們就將掌握一切。

這樣，科學就成為最高範疇。最近剛看到一則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電視裏說，現在科學研究證明，母親的溫柔對小孩很有好處。人們知道這類研究很荒誕，或純屬庸俗幼稚的偽科學，但這是個典型的例子。在這種思想中，所有奧秘、神的作用乃至整個向度，都被當作「非科學的」予以排斥。這是一方面。

問：另一方面呢？

答：另一方面，科學也看到了自身的侷限。今天，很多科學家認為，萬事萬物一定有一個本原。我們必須重新提出這個問題。這樣就再度萌發出新的對宗教的理解，即宗教的實質不再是神話或遠古時代的現象，而是源自邏各斯（Logos）的內在關聯——正如福音的本意是要求和傳布信仰。

當然，我們也說過，在當今大的環境中，宗教也需要自我更新，以找到新的表達和理解形式。今天，人們已經不能理所當然地理解，十字架上基督的血，是為贖人的罪而流。人們認為，這不過是約定俗成的說法，雖然是偉大的真理，但在我們的思維框架和對世界的認識中，已經不再佔有一席之地。我們必須對這些說法進行新的解釋，讓人們更好地理解它們。比如我們一定要再次理解到，我們必須重新對待惡的問題，絕不能輕率地推掉或忘掉惡，而是一定要由內而外地克服它，轉變它。



問：這是什麼意思？

答：意思是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時代，這個時代需要新的福傳，宣揚福音恆久而偉大的理性，並彰顯其擁有超越理性的大能。如此，才能讓福音以新的方式再次進入我們的思考和理解中。

世易時移，人的本性卻不會改變。倘若人們不是仍然在內心理解到：宗教所說的，正是我們需要的，就不會有如此之多的信仰者。科學已經把自己孤立起來，自行其是，科學本身不能涵蓋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只是一個方面，可以帶給我們了不起的東西，但它本身受到人的侷限性的限制。

我們看到，在進步中，儘管我們的技能增長，但我們在道德，在人性的偉大和潛能方面並沒有增長。我們需要重新找到一個內在平衡，並且需要靈性方面的增長。面對時代嚴峻的困境，我們越來越清楚認識到這一點。

問：我們接下來想談一談天主教會的問題和未來。在此之前，我想先問一下，教會到底是什麼？您曾說過，它是「靈性的有機體」（**Spiritual Organism**）。在一次講道中，您重溫了保祿六世的話，他說他熱愛教會，時刻想「擁抱、問候和愛」她。保祿六世說：「我好想弄明白她的一切，她的歷史，神性的救贖計畫，她最終的命運，她的複雜性」，最後是「基督的奧體」。

答：他講到了由聖保祿發展而來的道理。聖保祿把教會定義為基督不變的血肉之軀，基督活生生的有機體。他沒有把教會理解為機構或組織，而是把它理解為活躍的有機體。在這個有機體中，一切因素共同和相互作用；在這個有機體中，所有一切都因基督合為一體。這是一種理解，一種引向深入的理解，而且十分現實——因為我們相信，自己在聖體聖事中真正領受了復活的基督。倘若每一個人領受到同樣的基督，那麼，我們所有的人，就的確確相聚在這個新的、復活的身體中，相聚在這個新的人類的巨大空間裏。理解到這一點十分重要。這樣就不會把教會當作一個無事不做的機構——教會當然也是機構，但只在有限範圍內——，而是把它當作由基督自身而來的、活生生的有機體。

問：在很多國家都有平信徒自發的運動，要求從羅馬爭取更多獨立，或成立民族和民主的國家教會。人們把梵蒂岡描繪成專制體制，說教宗以權威之手，強行貫徹自己的立場。仔細觀察局勢就會發現，更多是離心力在增加，而不是向心力；更多是與羅馬的對抗，而不是團結。幾十年來教會為了發展走向而爭鬥不已，是否早已在天主教會內部造成了某種分裂？



答：首先我想說，教宗沒有權力強迫什麼。他的「權力」只在於，人們有一定的信念，人們領會到了：我們是一起的，教宗受委託行事，委託不來自他自己。只有當人們抱有這樣的信念，整體上才會運轉良好。只有借助對共同信仰的信念，教會才能共融地生活。我從普通人和名人那裏收到很多來信，信中寫道：「我們和教宗是一體。對於我們，他是基督的代表和伯多祿的繼承人。我們向您保證，在與您的共融中信仰和生活。」

至於離心的力量，當然不是現在才有，而是自古有之，包括成立民族教會的傾向，也確實有民族教會成立。但恰好在今天，在一個全球一體化的社會，在世界共同體迫切需要內在一體性的時候，這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很明顯，一個蜷縮在民族裏的、分裂的或在某種文化範圍內固步自封的教會，是不可能有所發展的。相反，教會需要一體，需要某種首席。

有意思的是，旅居美國的俄羅斯神學家邁恩多夫（Meyendorff, John）說，他們最為棘手的問題就是自主教會⁸。他們迫切需要一位首腦、首席。其他團體也存在相似的說法。天主教以外的基督宗教，從神學和實際角度來看，問題很大程度也出在，缺乏維護統一的首腦。

8. 指東正教中的自主教會，由各自的最高領袖領導，各自產生自己的主教或宗主教。

由此可以清楚看到，一個維護統一的首腦是大勢所趨。它當然不是專制，而是來自信仰的內在共融。儘管還會存在離心的傾向，但歷史的發展，歷史的走向告訴我們，教會需要一個維護統一的首腦。

問：過去幾十年，在很多教區，幾乎每一項牧靈實驗，都是在為教會的「現代化」作努力。哲學家薩弗朗斯基（Safranski, Rüdiger）批評說，基督宗教已發展為「冰冷的宗教藍圖」，成了「社會倫理、組織權力思維、心理治療、默想技術、博物館服務、文化管理和社會工作的混合體」。在一種廣泛流傳的「別人怎麼做，我就怎麼做」的思想指導下，批評家們觀察到，在教會的民眾中喪失了一種覺悟，即信仰生長的根基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娛樂社會。然而，也有很多神學家和神父早已偏離了基本路線，人們很難再辨認出天主教會的特徵。

到底出了什麼岔子？

答：這就是人心靈中摧毀性的力量。還有就是努力去迎合大眾，或努力尋找某個孤島，找到可以去自行打造的處女地帶。這樣一來，結果是，或者走向政治道德主義，如解放神學或其他實驗。它們希望以此為基督宗教賦予當下性；或者轉向心理治療和保健，在這類形式中，宗教幾乎等同於保持通體健康的保健方法。



所有這些嘗試，均因人丟棄了本來的根基——信仰。剩下的——您在引文中正確地報導過，就只有自行泡製的計畫。它們或許有一定的生活價值，但卻無法建立令人信服的與天主的共融，也無法長久地把人們團結在一起。那是某些人墾殖的孤島，它們的特徵是稍縱即逝。因為眾所周知，時髦的東西總是會過去的。

問：人們在此忍不住會問，在很多西方國家，所有在校學生，都要學習多年天主教課程。可是到最後，學生們也許知道什麼是佛教，卻對天主教的基本常識一無所知。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所有這些都屬於各教區的责任範圍。

答：對此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在德國，每個孩子都有9到13年的宗教課。為什麼以後留下來的教理知識那樣少，實在令人不解。主教們的確應當嚴肅思考，如何賦予教理課一顆新的心和一幅新的面孔。

問：在教會的媒體中，也注入了今天時髦的「懷疑文化」。所有編輯部，都不假評判地採用通常用來指責教會的大標題。主教們聽從媒體顧問推薦的淺薄的指導方針，目的是不讓自己自由的形象受損。直至教會自己的大型媒體集團，竟然把宗教書籍從主要書目中劃去——在這種情況下，再談新的福傳，如何讓人信服？

答：這都是令人傷心的現象。有一些所謂職業天主教徒，靠自己的天主教身份謀生。在他們身上，信仰的源泉只剩下微弱的幾滴。我們確實要努力改變這種狀況。我注意到，在義大利這裏很少有機構性教會企業——很多活動是發自人們的信仰，而非教會機構的組織。即興發起的活動不產生於機構的組織，而是來自原原本本的信仰。

問：教會也需要不斷處於運動中，不斷「在行進中」。教宗是否也會反躬自問，有沒有在某些事情上，阻擋了勢不可擋的潮流？之所以勢不可擋，是因為它們順應勢在必行的、教會自身也無法拒絕的文明進程。

答：確實要不斷追問的是，什麼事物，人們儘管一時奉之為基督宗教本質的東西，而事實上，它不過是某個時代的表達。那麼，什麼是真正本質的東西？這就意味，我們一定要不斷重歸福音和信仰的聖言，以之來考察：第一，什麼是它的基本成份？第二，什麼在時代的變化中發生了合法的改變？第三，什麼不是它的基本成份？關鍵問題在於正確識別。

14 · 所謂的改革阻塞

問：神父獨身制、女性神職、同性戀——幾十年來，這幾個問題已成為媒體討論的經典話題。有人說，什麼時候這些問題得到肯定回答，教會就會重新變得吸引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國，基督新教信義宗教會雖然取消了神父獨身制，引入了女性神職，反而比天主教會失去了更多信眾。而且事實上，改變立場反而給福音傳布造成更大困難。以下我們簡要談幾個問題。

離婚後再婚的天主教徒，不得繼續領受聖體。對於這項規定，您說道，應該「進一步慎重考慮」。

答：是應該進一步慎重考慮。一方面，天主的確對我們說過：在信仰中締結的婚姻，不可以被拆散。我們不能隨意改變天主聖言，而是要保持它的原樣——儘管它與今天主導的生活方式產生矛盾。歷史上很長時間裏，當基督宗教在現實中占主要地位的時候，婚姻的不可解散性是起碼的規範。但在很多文明中，並不存在這樣的規範。第三世界的主教經常對我說：「婚姻聖事是各項聖事中阻力最大的」，或者：「我們這裏還沒有執行」。



在婚姻聖事與傳統的同居方式之間取得平衡，需要一個過程，與這個過程捆綁在一起的，是整個存在。爭取平衡同時也是一項不能強求結果的努力。因此就這個問題，我們目前在日益瓦解的西方社會所經歷的，只是危機的一個方面。但因此放棄一夫一妻制，或中止捍衛這一形式，是違反福音的。

問：耶穌說，天主造人，造男造女，「天主結合在一起的，人不允許分開。」然而，第一批宗徒就開始抱怨這項誠命了。

答：是的。人們可以做的，一方面，是進一步研究婚姻的有效性問題。迄今為止，教會法的前提是，締結婚姻的人，知道什麼是婚姻。因為前提是知道，所以婚姻有效，並且不可離異。然而，今天的觀念變得混亂，格局發生改變，人們更「知道」，破壞婚姻是正常的。因此有必要先認清婚姻的有效性，看哪裡還存在補救的可能。

這將是一場持續的戰鬥。但是，如果因此而降低標準或者放棄標準，社會的道德水準就不會提升。必須要做到的是，把難以做到的作為標準來把持，這樣，人們才可以以之為準繩，不斷衡量自己的行為。這樣才會避免再度跌倒。

可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一定的內在張力。牧靈關懷人員一定要努力在當事人身邊，幫助他們，在非常規情況下，仍然相信耶穌是救主，相信祂的善，因為祂並未離開他們，儘管他們不能繼續領受聖體。牧靈工作要幫助他們繼續留在教會，即便他們的情況不合教會法的要求，並幫助他們認識到：我雖然沒有做到一個基督徒應該做到的，但仍然是基督徒，仍然為基督所愛，我因此更應該留在教會，因為我將更多地為祂所擔待。

問：1968年，保祿六世以避孕問題為主題，發布了著名的通諭《人類生命》（*Humanae vitae*），他當時就已指出，如果人干涉自然秩序，後果將不堪設想。生命如此偉大，如此神聖，不允許我們隨意染指。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不尊重孩子的生命，那麼，我們自己，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世界也將失去生命。

當時，人們也許還理解不了保祿六世對未來的描述。今天，我們不僅體驗到避孕藥給健康和環境造成的巨大危害，而且親眼看到我們的社會體系如何崩潰。因為我們變成一個沒有孩子的社會，社會將喪失存在的基礎。儘管如此，人們仍然不去理解天主教會的性道德。一位巴西名模說，今天沒有女人結婚時還是處女。一位榮休的副主教也批評說，教會對婚前性行為的回答，「人們已經不可能在生活中實踐，當然只能採取其他方式。」



答：這是一個廣泛的領域。我們在此不能涉及很多層面和細節。一定要在這個領域做出新的思考，給出新的說法，是對的。但另一方面，針對那位名模所言，或很多其他人的想法，我堅持認為，統計數字不能成為道德的標準。把民意測驗作為政治決策的準繩，已經很糟糕了。這樣一來，人們關心的只有：「我怎樣才能獲得更多支持者？」而不再關心：「什麼是正確的？」因此，針對人的行為和生活的問卷，其結果並不能成為衡量真理和正確與否的標準。

保祿六世先知般的預見是正確的。他堅信，倘若一個社會通過墮胎戕害生命，則無異於大肆剝奪了自己未來的希望。在被戕害的孩子中，有多少可能成為天才，為人類做出新的貢獻？或成為第二個莫札特，或給我們帶來對技術的進一步認識？人們一定要想到，它毀掉了多少人的精神能量，更不用說，未生出的孩子也是具有人性的人，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生命的尊嚴和權利。

問：避孕藥又是一個問題。

答：是的。保祿六世的意思，即他偉大而正確的預見是：人倘若把性生活與生育截然分開，如使用避孕藥帶來的結果，那麼，性生活就會變得隨意。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形式的性生活都是等值的。這種觀點，也就是另行對待

生育問題，包括人可以理性地生產孩子，而不是把孩子當作自然賜予的禮物，就會直接導致，把同性戀也當作等值的來看待。

《人類生命》中的遠見卓識顛撲不破。但是，在生活實踐中找到具體可行的途徑，卻又是另一回事。我相信，總會有一批核心群體，實實在在發自內心地堅信它，在生活中實踐它，並以此擔待身邊的人。

我們是罪人。但在高的道德標準不能付諸實踐的時候，我們不能以「是罪人」的事實來對抗真理。我們應當盡力做一切可能的善，並且相互擔待，相互勉勵。如何在當今的性研究和人學環境，把這些觀念在牧靈、神學和思想方面表達出來，能夠讓人們理解它們，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我們要不遺餘力地去做，要做得更多更好。

問：這項工作至少得到前好萊塢性感影星威爾希（Welch, Raquel）的支持。這位美國女演員說，50年前引入避孕藥，導致了不負責任的性交往。她還說，避孕藥削弱了婚姻和家庭，導致了「關係混亂」。天主教會真的拒絕任何避孕措施嗎？

答：不是。眾所周知，教會肯定自然避孕。自然避孕不僅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因為自然避孕必須滿足一個前提，就是雙方要花時間共處。這和不受自我內在



約束，而僅靠一顆藥就隨意和不熟識之人發生關係，是完全不同的二回事。

問：只有天主教徒允許參加感恩祭，有人把這理解為對他人的排斥，還有人認為這是歧視。他們認為，假如人們不能一起在祭台前，慶祝耶穌留下的聖祭禮儀，基督徒的奧體性就無從談起。教宗怎麼看？

答：不只是天主教會，全世界的正教會都有同樣的教訓，惟有完全在信仰中屬於她的人，方可領受聖體。《新約》及歷代教父，都毫無異議地肯定，聖體聖事是教會的心臟，是基督奧體的生命，是在唯一的共融裡舉行。因此，感恩祭並非某種人們歡聚的社會性儀式，而是表達了在教會中心的存在。她因此不能脫離從屬於教會這個條件——因為她本身就是從屬於教會的行為。

問：性侵害、退教或神父短缺，這一切問題，彷彿都歸咎於神父獨身制。針對神父短缺這一項，應該說，相對於今天參加彌撒的人數，神父不是短缺，而是過剩。至少在德國，神父的數量，與今天實際參加禮儀的天主教徒相比，著實是1960年的兩倍。而現在，就連個別主教都提議，要發掘「更多想像力和多一些寬容」，「除神父獨身制這一基本形式外，也能讓已婚者履行神父的服務」。

答：在時代的迷惘中，有個別主教也這樣想，不足為奇。問題在於，在具體實踐中，兩種形式很難同時存在。我認為，神父若能結成團體，將十分有利於神父獨身制的象徵意義，特別是有利於更好地實踐這一制度。重要的是，神父不是隨便在什麼地方單獨生活，而是在小團體中共同生活，相互支持，在為基督的服務中，在為了天國而選擇的捨棄中，體驗這種同在，並且不斷加深意識。

對於庸常的思維方式，神父獨身制是一個挑戰。它只有在天主存在的前提下，並且有人願意通過它為天主之國服務的時候，才可以實現並令人信服。神父獨身制因此是一個特殊形式的記號。至於它引發醜聞，則恰好說明，這顯示出，仍然有人相信它。醜聞因此可以說也有積極的一面。

問：天主教會做出明確決定，女性不得擔任神職。對此，教會中的最高職位也只能表示「無能為力」。保祿六世時，信理部於1976年發表《婦女與聖秩》宣言，明確表示堅持這一決定。若望·保祿二世1994年在牧函《神職聖事》（*Ordinatio sacerdotalis*）中進一步重申。若望·保祿二世在牧函中，以其聖職的名義，對「教會神性的基本法」進行了嚴格的解釋，認為「教會絲毫沒有全權，為女性晉鐸，教會的所有信徒都必須最終遵守這個決定。」



批評家們視之為歧視。他們說，耶穌沒有召叫女性作神職，是因為兩千年前女性神職還不可想像。

答：這是無稽之談。當時世上到處都有女祭司。各種宗教都有女祭司。令人驚訝的反而倒是，在耶穌基督的團體裏沒有。這體現了猶太信仰的連續性。

若望·保祿二世的表述十分重要：教會「絲毫沒有全權」祝聖女性司鐸。這並非是我們不想，而是：我們無能為力。主以十二位宗徒，為教會賦予了形態——以主教、長老（即神父），為宗徒的繼承人。教會的這個形態非我們所建制，而是由祂所決定。遵守這項規定，就是服從。雖然在今天，服從變得十分艱難。但這恰好十分重要，因為教會因此展示出：我們不是專制政府，不能為所欲為。我們還必須遵守主的意志，儘管在今天的文化和文明中，要做到這點，困難和阻力重重。

還有，在教會中，女性擔任很多重要職務，不存在歧視問題。假如神職意味某種高高在上的權力，或許可以這樣說，但神職本身是服務性的。回顧一下教會史，可以看到，從瑪利亞，經莫尼加（Monica），到現在的德蕾莎姆姆，有如此之多傑出的女性。可以說女性在很多方面，比男人更深刻地打造了教會的形象。很多盛大的天主教節日，如聖體節或天主慈悲主日，都源於婦女。在羅馬有一座教堂，祭台畫中竟無一幅畫有男人。

問：在今天的西方社會，同性戀是一個被廣泛認可的生活方式。現代派人士甚至鼓吹，對同性戀的接受，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程度的標準。在您任信理部部長時負責編寫的《天主教教理》中，有這樣的話：「男人和女人中，都有為數不少的人，有很深的同性戀傾向……要對他們抱以尊重和同情，要以禮相待，要避免對他們採取任何方式的不公正待遇。這些人同樣被召叫，在他們的生命中實現天主的意願。」

《天主教教理》還寫到：「《聖經》認為同性戀是嚴重的誤入歧途，根據《聖經》，教會在傳統上歷來聲明，同性戀行為本身是不符合正常秩序的」。與上文對同性戀者的尊重相比，這裏是否存在某種矛盾？

答：不存在矛盾。前文是說，同性戀者是有喜怒哀樂的人，儘管他們有同性戀的傾向，但作為人，他們應當得到應有的尊重，不能因此受到不公正待遇。對人的尊重是最基本和決定性的。

然而，同時，性有其內在的意義與方向，而這意義與方向不是指向同性戀。可以說，生物進化為性別賦予的目的，是物種的再造。神學也持這種觀點。性生活的意義在於，讓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給人類帶來後代、孩子和未來。這是性生活本質的內在規定性。其他一切形式都違背它的內在意義。我們一定要堅持這一點，雖然它不討時代的喜歡。



這涉及到性生活的本質真理，即它對人類的建構意義。倘若某人有很深的同性戀傾向——人們迄今為止尚不知，它真的是與生俱來，還是產生於童年早期，但無論如何，這種傾向一旦在人心中掌了權，對於人就是一場重大的考驗，正如人所面臨的其他眾多考驗。但這並不意味，同性戀因此在道德上是正確的，它仍然違背天主原意的本質。

問：在神父和隱修會士中也有同性戀者，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不久前，剛有一起關於神父同性戀的醜聞，在羅馬引發一場轟動。

答：同性戀與神職的召叫無法協調統一。否則，神父獨身制要求的捨棄就失去意義。如果神父獨身制，為一些本不想結婚的人，提供一種契機，把他們引入神職，那是很危險的。因為他們對男人和女人的態度，終究會發生變化，偏離正常，至少不如我們剛才所說，保持在受造物本來的方向上。

幾年前，天主教教育聖部頒布了一項規定，有同性戀傾向的候選人不得晉鐸當神父。原因在於，他們的性取向，會讓他們疏離真正的父親身分，疏離神父存在的本質意義。因此，對候選人的選擇，要特別當心，毫不含糊，以免上述混淆乘虛而入，造成神父不婚與同性戀傾向混為一談。

問：但毫無疑問，在修會會院中，在神職界，也許沒有具體行為，但也存在同性戀，只不過未實踐而已。

答：這也是教會面臨的困境之一。當事人至少一定要努力，不要啟動這種傾向，以忠於他們職位的內在使命。

問：天主教會把自己看作天主唯一的啟示的場所。教會宣示天主的信息，這信息把人抬升到祂至高的尊嚴、善和美。只是在今天，表達這些意思難上加難，尤其在這個領域，出現很多競爭者。您在里斯本接見藝術家時，在談到「與世界的對話」時，也說到多種真理「並存」。

答：我們說基督是天主的兒子，在祂身上，顯示出有關天主的真理完全在祂的臨在。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其他宗教中，也有多種多樣的真理，他們如同從大的光裏得到一些碎片和光亮，並且在某些方面，顯示了趨向祂的內在運動。如果說天主在基督內臨在，真天主借此向我們顯現，這種說法並不排除，在其他宗教中也存在真理——不過是指向真理的真理。兩者的對話必須凸顯這種互相指示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對話是人類境況的內在結果。

15 · 革新如何進行？

問：教宗聖父，大家一致認為，教會有必要進行淨化和革新，尤其在前不久的性醜聞後。問題是：到底什麼是真正和正確的革新？

您以激烈的言辭明確表示，信仰和教會的命運決定於「與禮儀的關聯」。局外人可能會認為，在彌撒中說什麼，採用什麼姿勢或完成哪些行為，反而倒是次要的。

答：教會要在很多事情上，讓人們看到她，比如看到她的慈善事業，或福傳專案。但人們最能真正體驗到教會之為教會的地方，是在禮儀中。本來也應該如此。教會的意義終究在於，讓我們轉向天主，讓天主進入這個世界。禮儀是一項儀式行為。在禮儀中，我們相信，祂來到我們中間，我們觸摸到祂。在禮儀中，完成了最為實質的東西：我們與天主的接觸。祂來到我們中間——我們被祂照亮。我們在禮儀中以雙重形式，獲得指示和力量：一種形式是，我們傾聽祂的聖言，我們便真的聽到祂講話，從祂獲得指示。另一種形式是，祂在質變的麵餅中，將自己給了我們。



當然，言語可以有不同方式，身體的姿態也能有所不同，比如東方教會中有幾種姿勢與我們的不同。在印度，有些姿勢與我們的相同，含義卻不盡相同。關鍵在於，占據核心位置的，是天主的聖言及聖事的現實性；我們不能把天主埋藏在我們的言語或想法之下，而禮儀也不應該改變成我們自我表現的機會。

問：如此看來，禮儀是事先規定好的？

答：是的。並非我們自行做什麼，或展示自己的創造力，顯示自己的本事。禮儀不是作秀，不是演戲，不追求熱鬧場面，它的生命力另有來源。必須要搞清楚這點。因此教會預先規定好的形式才如此重要。對此形式，可以在局部進行改革，但它不能由各團體自行打造。因為上面說過，這不是自行製造的問題，恰恰相反，我們要走出自我，超越自我，把自己交付與它，讓自己被它觸碰。在這個意義上，除表達方式外，重要的還有禮儀形式的集體性。禮儀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但它必須擁有那些在我們之前就有的東西，它們來自教會信仰的整體，來自教會傳統的整體，來自教會生活的整體，而不是來自曇花一現的時尚。

問：這是否意味，一定要保持被動的狀態？

答：不是。因為恰好是這個新動向，向我們提出挑戰，讓我們真正擺脫自己，擺脫曇花一現的局面；讓我們進入信

仰的整體，明白要在內心中參與，並為禮儀慶祝賦予莊嚴的形式。因為有了這個形式，慶祝變得壯美，帶來喜悅。在巴伐利亞就出現了可喜的變化——通過教會音樂的繁盛，或巴伐利亞的洛可可（**Bavarian Rococo**）風格重新綻放的喜悅。重要的是，要給整個儀式賦予美好的形式，但又總是讓它服務於我們之前的東西，而不是我們要臨時創造什麼。

問：您曾稱，在聖體聖事的神聖性問題上，沒有任何迴旋餘地。祂是每一項革新的軸心和支點。只有從祂的精神出發，精神的變革才有可能實現。

答：如果我們所信仰的，確實是真的，即耶穌基督真實地臨在聖體中，那麼，聖體聖事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心事件。祂不只是發生在當天的事件而已，而是關聯整個世界歷史的一個事件。祂是決定性力量，變化從中而來。重要的是，主的聖言和祂標記性的真實臨在，這二者在感恩祭中是不可分的。我們同樣從聖言中獲得指示。我們在自己的祈禱中應答，這樣，天主的引領，我們的同行，以及我們讓自己改變，便相互交織在一起。如此一來，人就會發生變化，這一變化，是世界上每一種真正積極變化的最重要的前提。

如果我們願意，世界上有某種東西引領我們，那麼只有從那個作為現實來到我們中間的天主的尺度出發，才有



可能實現。在聖體聖事中，人被重塑，因而出現嶄新的東西。因此在整個歷史中，那些真正帶來善的革命的偉人，都是聖人。他們受到基督的觸摸，給世界帶來新的推動力量。

問：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教會憲章《萬民之光》（*Lumen Gentium*）在第11條中，把主日參加聖體感恩祭稱為「整個基督徒生活的源泉與高峰」。基督說：「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

您作教宗以後，又開始讓信徒跪下口領聖體，您認為這是比較恰當的姿勢嗎？

答：首先要說，重要的是，對於所有信徒，時間有著共同結構。《舊約》在對創世的記載中，就已給出這個結構。《創世紀》把第七天描寫為天主休息的日子，人與天主一起休息。對於基督徒來說，時間的週期從主日開始。這是復活的日子。在此聖日，祂與我們，我們與祂相會。在此，最重要的行為是融為一體的那一刻，祂把自己奉獻給我們。

我原則上不反對手接聖體，我自己既這樣施行過，也這樣領受過。我現在讓信徒跪下領聖體，主祭者把聖體送入信友口中，是想以此給出一個敬畏的記號，為主現實的呈現給出一個感嘆號。同時也因為，恰好在大型慶

祝活動中，如我們在伯多祿廣場的聖伯多祿大殿所舉行的，很容易陷入流於膚淺的危險。我聽說，有人把聖體放到錢夾裏，把它當作紀念品帶走。

在這種脈絡中，也就是人們認為理所當然地要領聖體——因為所有人都走過去，我也跟著走——，我想給出一個明確的記號，用以明確地顯示出來：這是極特殊的！此刻祂（主耶穌）就在面前，人應當在祂面前跪下。要注意！這並非某種我們參加或不參加都可以的社會儀式。

問：瑪利亞是天主的母親。她把天主帶到人間。這在引申意義上，是否意味，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讓天主誕生的人呢？

答：有一次，有人告訴我們的主：「看，你的母親同你的兄弟姊妹，站在外邊」時，祂指著圍坐在自己身邊的人說：「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母親、兄弟和姊妹。」這樣，祂就把母親的任務交給了我們，以便我們在當今時代，也能夠再次讓祂誕生。

天主的誕生，對教父們來說也是一個重要議題。教父們說，聖誕就這麼一次發生在白冷城，但祂一定要以一種偉大而深刻的方式，不斷重新發生在每一代的新人中，每一個基督徒都有此召叫。



問：耶穌對婦女的解放給予了同情和關注，婦女當時很大程度上被拒於宗教、神和社會之外。這一點的重要性，是否可以與祂向異教徒開啟了天主的啟示，相提並論？

答：耶穌的確把婦女聚集在身邊，這在當時幾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祂復活後，讓一位婦女作為第一位見證人。祂接受婦女到最親密的朋友圈子，並以此給出了一個新的記號。

不過，從宗教比較學的觀點來看，我會比較謹慎一點的說這是有一點勁爆的，不過其中有著緩慢的進程。但確實很重要的是，如您所言，耶穌一方面，讓十字架旁的母親，成為所有基督徒的母親；另一方面，祂復活後首先顯現給一位婦女。祂通過這兩點，在信仰的團體中，為婦女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位置。

問：在西方，羅馬教會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尤其在量變方面。比如在未來十年裏，在德國，目前教會成員、神父和修會成員的三分之一將逐漸死去。在今天近2萬4千名修女中，約80%的年齡超過65歲。隱修會士和神父的年齡結構亦然。人們不得不關閉一些教堂，合併一些教區，使教會信徒為大多數的許多因素將進一步消滅。您早在1971年就指出，教會將要縮小，也將要在很大程度上完全重新開始」。您還說，鼎盛時期建造的建築，

已經裝不滿人。隨著信徒數量的減少，教會將喪失很多在社會中的特權。有些人說，今天占人民大多數的教會，只是一個「管理著實際上已不信仰的信眾的機構」。但是，也許對於教會來說，外在的成就並不是標準。如果只看信徒的數量，就會忽視內容，而只顧及人數。

占大多數人民的教會的時代即將過去嗎？

答：由全世界來看，差別很大。世界上很多地方，從未有過人數眾多的教會。在日本，基督徒是少數人群。在韓國，基督徒在不斷擴大，成為一股活躍的力量，影響到公共領域的思維，但也不是大眾教會。在菲律賓，基督徒可謂大眾教會，直到今天，一個菲律賓人自然而然就是天主教徒——滿懷興奮，洋溢喜悅。在印度，基督徒又屬於少數邊緣群體，儘管這個群體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而以印度教為認同的印度社會，對這個少數群體的各项權益仍存在激烈的爭議。

如上所說，在世界範圍內，各處局勢有所不同。不過，在西方世界，大眾與教會劃等號的情況確實正在消融。在德國東部，消融的過程更快，未受洗的人已佔到多數。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基督徒的數量呈縮減趨勢。儘管如此，那裏仍然存在受基督宗教規定的文化認同，並且大家願意繼續擁有這種認同。我想起一位法國政治家，他說自己：「我是個新教無神論者」，這樣說



的意思是，我雖然是無神論者，但同時明白，自己在文化上，深植在新教的根基裏。

問：這聽起來有點複雜。

答：是的，因為很多西方國家的大文化氣候中，仍然包含基督宗教根源。但我們越來越成為一個面臨由內心抉擇的基督宗教。抉擇的結果將決定，基督信仰的總體影響，還將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我的意思是，今天，一方面要加強鞏固、重新啟動並不斷拓展這個面臨抉擇的基督宗教，讓更多的人重新有意識地按基督信仰生活，認信基督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必須承認，我們與如今的文化和民族，不再是一回事——不過，儘管大多數人已不再是有信仰的基督徒，但我們仍然有力量，為今天的文化和民族打造感動人、當接受的價值。

16 · 瑪利亞與來自法蒂瑪的訊息

問：與您的前任者不同，與聖母相比，您在神學思想中更加關注聖子。但就在您就職一個月後，就號召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的信眾，要信任在法蒂瑪顯現的聖母。2010年5月，您出訪法蒂瑪時，振聳發矇地說到：93年前，葡萄牙上空的天空開啟，如同在「人們對天主關閉了大門後」，天主打開了「一扇希望的窗戶」。

教宗在世人眼中，是理性的捍衛者，而剛好這位教宗，在此說道：「為了喚起我們對福音的真理的記憶，童貞瑪利亞從天而降。」

答：我的確是在一種以基督為首要核心的虔誠中長大。這種虔誠，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通過重新轉向《聖經》和教父，發展而來。它有意識和特別注重從《聖經》中吸取養料，也就是以基督為基準。但與此同時，當然從來都包括對天主的母親，主的母親的虔誠。她出現在《聖經》中，在路加福音和若望福音裏，相對晚一些，但卻十分鮮明，因此從來都是基督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在東方教會，聖母很早就獲得十分重要的意義，比如431年的厄弗所公會議〔決定瑪利亞為天主之母——譯語〕。在



整個歷史中，天主一直把她當作光，通過這道光，天主把我們引向祂自己。

在拉丁美洲，如墨西哥，它在瓜達露貝聖母顯現的那一刻，成為了基督宗教的國度。人們在那一刻，豁然開朗：是的，這就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真的來到天主跟前；聖母把祂顯現給我們；在聖母裏面，轉化並保藏了我們各種宗教的所有寶藏。有兩個形象，讓拉丁美洲的人們最終歸於信仰：一個是聖母，一個是受難的天主，那個同樣忍受著當地人們所遭受的暴力的天主。

因此要認識到，信仰也有歷史。紐曼樞機（Newman, John Henry）指出了這一點。信仰不斷展露自己，包括天主的母親作為路標，作為天主的光，作為母親，越來越明顯地走入世界，通過她，我們認識聖子和聖父。天主剛好在20世紀，給了我們這樣的記號。在我們的理性主義中，在專制獨裁的勢力日益囂張的時候，祂向我們顯示了聖母的謙卑，聖母顯現給孩子，告訴他們最本分的東西：信仰，希望，愛，悔改。

因此我可以理解，人們說，在這裏找到了窗戶。我在法蒂瑪看到，數十萬人聚集在那裏，他們因瑪利亞對孩子說的話，在這個充滿隔閡和封閉的世界裏，重新衝破阻隔，看到天主。

問：那個著名的「法蒂瑪的第三個秘密」直到2000年才公布——由若瑟·拉辛格樞機，受若望·保祿二世之命公布。記錄中寫道，一位身穿白衣的主教，在士兵的槍彈中倒下——該場景被解釋為若望·保祿二世遇刺的先兆。您說道：「誰若以為，法蒂瑪先知的使命結束了，那他就錯了」。這是什麼意思？來自法蒂瑪的訊息，事實上還沒有實現嗎？

答：對於來自法蒂瑪的訊息，人們要區分兩個層面：一個是某種發生了的事情，以異象形式表現出來；一個是事件的根本意義。我們說的是後一種。它不是為滿足某種好奇心，否則我們早就該把記錄公諸於世。不，它是指出一個要點，一個歷史上的關鍵：即整個惡的勢力。它在20世紀各種龐大的專制中形成——今天仍然在以其他方式起作用。

其次，訊息還是對惡勢力的挑戰的回答。這個答案不存在於重大政治行動中，它最終只能來自人內心的轉變——通過信仰，希望，愛和悔改。在這個意義上，儘管兩大專制消亡，但法蒂瑪的訊息卻並沒有終止。教會的痛苦依然存在，人受到的威脅依然存在，因此要不斷尋找答案，因此瑪利亞將繼續給我們指示。此時仍有艱難困苦；今天，強大的惡勢力仍然以各種可能的形式，踐踏信仰；因此今天同樣需要答案，即天主的母親告訴孩子們的話。



問：2010年5月13日，您在法蒂瑪的講道，言辭犀利。您說：「人啟動了死亡和恐怖的循環」，並且「無力中止它」。當日，您面對50萬信徒，說出一個同樣振聾發聵的請求：「再過7年，就是聖母顯現100周年紀念。但願在這7年裏，瑪利亞那無沾染的心所預言的勝利，會為著最神聖的天主聖三的榮耀，離我們更近。」

這是否意味，擁有先知職位的教宗，認為在未來7年裏，天主聖母會以某種勝利的姿態顯現？

答：我說的是，「勝利」將離我們更近。這在內容上，如同我們祈禱時，求天主的國來臨一樣。這個聲明（天國來臨）的意思不是說——或許我對此太過理性——我期待此時就發生重大轉折，歷史會突然掉轉車頭。我要說的是，惡的勢力會不斷受到阻擋；在聖母的力量中，天主自身的力量會不斷顯示給人們，而且永遠保持活力。教會不斷被召叫，做天主邀請亞巴郎做的事，即設法讓世上有足夠的義人，來遏制惡和毀滅。我對此的理解是，願善的力量重新增長。在這個意義上，天主的各項勝利，瑪利亞的各項勝利，雖悄然無聲，卻實實在在。

17 · 耶穌基督再次來臨

問：有一次，有人問哲學教授施貝曼（Spaemann, Robert），作為國際知名學者，他是否真的相信，耶穌由童貞女誕生，行奇跡，從死人中復活，並把永生賜給信祂的人。這難道不是小孩才相信的東西。83歲的哲學家回答說：「如果您願意這樣想，當然是這樣。而我現在所信仰的，和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差不多——只是在此期間，我進行了更多思考。到頭來，思考總是不斷加深我的信仰。」教宗現在所信仰的，是否也和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一樣？

答：我也會這樣回答。我會說：單純的即是真的——真的即是單純的。我們目前的問題在於見樹不見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知識，不見智慧。聖艾修伯里（Saint-Exupéry）的《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在這個意義上反諷了我們時代的精明，表現出人們如何忽視了實質性的東西。不懂這些精明事的小王子，反而看到更多更美好的事物。

問題何在？關鍵在哪裡？支撐著一切的是什麼？是單純。天主為什麼不能賜予童貞女生孩子？基督為什麼不



能復活？如果只是由我，而非他人來決定，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或如果只是由我來規定可能性的界限，那這些現象當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們看到其中有矛盾和荒唐的地方，就否認它們的可能性，這便是理智高傲的表現。宇宙究竟蘊藏著多少可能性；關於宇宙，在宇宙中，隱含著多少可能性——對這些問題作出判斷，絕非我們力所能及。依靠基督和教會的福音，我們對天主的認識日益加深。天主要進入這個世界，祂不想只讓我們通過物理和數學，朦朧地感覺到祂，而是要把自己顯現給我們。祂因此也能做到福音書所記載的，因此也能夠以復活創造一個存在的新向度；或如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所說，能夠超越生物層和精神層，建立一個新的界域。人和世界在那裏與天主合一。

問：核子物理學家海森堡（**Heisenber, Werner**）承認，真實性的特徵還包括：可能的真實性原則上也是可以想像的。這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的最終結論是：「人從自然科學的杯中飲第一口時，會變成無神論者——但在杯底，等待人的是天主。」

答：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人在陶醉於局部的知識時，才會說：到此為止了，我們已經知道一切了。然而，人一旦

認識到萬物的無限廣泛，他的目光就會投向更深遠的地方，產生對萬物之源的天主的追問。

問：您任職以來的一件大事，是出版了《納匝肋人耶穌》（*Jesus of Nazareth*）的第一卷，第二卷即將問世。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一位在職教宗，撰寫一部立場鮮明的關於耶穌基督的神學著作。封面上給出的作者姓名是若瑟·拉辛格。

答：正因為不是一本訓導權的書，我不是以羅馬教宗的全權寫了這部書。我自己早就打算寫這樣一部書，作為一生中最後一部大型著作。在當選教宗之前，我就著手了。我有意識不把它當作教宗的行為，而是通過它加入神學討論，試圖給出一種釋經的原則，它對《聖經》的解釋，不沿襲實證的歷史主義方法，而是把信仰作為解釋的元素吸收進來。在當今的釋經學中，這是一個很大的冒險。但是，如果對《聖經》的解釋，真的要成為神學的一部分，就必須要冒這個險。如果我們要靠信仰理解《聖經》，那就不要把信仰當作障礙，而是要把它當作輔助。這樣，我們就可以依靠信仰的輔助，更好地理解那些從信仰中來，又把我們引向信仰的文本。

問：當教宗當然不是為熱賣自己的書。然而，在您告別大學的小講臺，來到聖伯多祿大殿這個世界最大的講臺時，



出版了這部著作，您不覺得這是天意嗎？

答：這個只有親愛的天主知道。我出這部書，是為幫助人。如果它因為我當選教宗而幫助了更多的人，我自然很高興。

問：您一生都在研究耶穌這個形象，無論作神父、神學家、主教、樞機時，還是作教宗以後，「納匝肋的耶穌」一直是您關注的最核心問題。對於您來說，哪裡特別重要？

答：重要的是，在耶穌這個人裏面——祂是一個人——有超越於人的東西。祂並非在不斷被神化的過程中，才被賦予神的性質。在原初的形象中，在最早的記載和相遇中，就已經顯現出一些人們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件。

我不時說了又說，在起初已有非凡事件，門徒們只得緩慢地予以接受。在起初也已經有十字架。最初一刻，門徒們還試圖，在普遍可以理解的範圍內去理解祂。後來，耶穌全部的偉大，才慢慢開啟給他們。他們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起初就有的東西，也就是看到了耶穌形象的本源，亦即我們在信經中所頌：父的唯一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因聖神降孕。

問：耶穌要我們做什麼呢？

答：祂要我們信祂，要我們跟隨祂的引導，和祂一起生活。
這樣我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像祂，因而變成義人。

問：您的著作造成轟動，因為成為一個轉變的典範，也就是對福音的掌握及思維提供一個新的路徑。歷史批判法有它的功勞，但也引發了嚴重的錯誤。它以「去神話化」，掩蓋了《聖經》的深層含義及深奧的訊息，把它們變得淺薄無比。不僅如此，懷疑主義者200年來幾乎把《聖經》所有內容都相對化，今天我們卻發現，他們所謂的事實，其實很多不過是純粹的假說而已。
我們是否應當更明確地指出，歷史批判法，部分是偽科學？偽科學採取的不是屬於基督宗教的，而是反基督宗教的立場，把千百萬人引入歧途？到目前為止，對此強調的似乎還不夠。

答：我不想對這種方法作出如此嚴厲的判決。《聖經》也是歷史文獻，使用歷史方法，是釋經學的一條必經之路。如果我們相信，基督真的在歷史中存在過，而非神話，那麼，就應當有關於祂的歷史見證。如此看來，歷史方法給了我們很多有益的東西。憑藉它，我們得以重新接近經文以及它的原始形態，更真切地看到，文本如何發展而來等問題。

歷史批判法將永遠是一個解經的向度。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明確表示了這一點。公會一方面承認，歷史方



法的基本元素是解釋《聖經》的必要組成部分，但同時補充道，必須按《聖經》成文時的精神去解讀《聖經》，必須把它作為整體和一體去解讀。這就需要把它視為寫給正一步步走向基督的天主子民的書。

必要的不是停止使用這種方法，而是這種方法要對自身進行批判，也就是歷史理性要進行自我批判。它必須看到自身的侷限，認識到自己與來自信仰的認知的相容性。總之，要在理性歷史的解釋與信仰主導的解釋之間，找到一種合璧。我們必須把兩者正確結合在一起。這也符合信仰與理性的基本關係。

問：可以肯定的是，記載耶穌的文字不僅有各種福音書，而且還有《聖經》以外的豐富文獻。它們打消了對祂的歷史存在的懷疑，打消了對祂是很久以來就被期盼和崇拜的救主的懷疑。福音書的作者進行了周密的考察，記下的文字既扣人心弦，又真實可信。他們經得住誘惑，沒有有意進行潤色或頌揚。他們記錄的細節符合歷史現實。

更明確一點：歷史的耶穌與所謂的「所信的耶穌」，兩者是絕對等同的現實，這一點絲毫不容質疑嗎？

答：我那部書的主要觀點就是展示，信仰中的耶穌，真的就是歷史的耶穌。而且，福音書中耶穌的形象，比起人們給我們描述的其他各種形象，都更為真實，更加令人信服。其他形象不僅沒有血肉，而且不現實。因為它們無

法解釋，為什麼突然間，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超越於一切平常事物之上的東西。

當然，您的問題威脅著去挑弄一個聚集了很多歷史問題的大蜂窩。對此我比您謹慎一些。我認為，細節研究仍然是重要的和有益的，儘管假說過多，會顯得有些荒誕。很明顯，作者具體的生活環境也決定了福音書的寫作，並隨之轉化到信仰中。可惜我們在此無法詳談更多細節問題。重要的是：只有福音書所信仰的基督，才是現實的、歷史的基督。其他種種研究所提煉的新形象並非如此。

問：很長時間裏，人們都以為，福音書是在事件發生很久後，才開始書寫的，而事實上，它們在不久後就寫下來了。此外，文本在流傳過程中，非常忠於原文。文獻史專家維克多（Victor, Ulrich）分析說，除個別詞字的翻譯有些拿不準，或一些修辭問題外，《新約》今天讀起來，意思與兩千年前毫釐不差。

很多釋經專家認為，原始的教會團體或後代人，對耶穌的訊息進行了「打造」，因而也進行了「改造」。按照上面的說法，情況是不是根本不是這樣？

答：首先有一點很清楚，即人們在不久後就寫下了福音。那時發生的事，讓我們今天讀起來歷歷在目，保祿的書信尤其表現了這一點。格林多前書11和15章中關於最後晚餐和復



活的見證，可上溯到第一世紀30年代。其次顯而易見的，就是人們把福音書當作神聖的文本，對之充滿敬畏，先把它保存在記憶中，然後再以文字形式固定和流傳下來。

此外，還有一點不無道理，就是我們在比較對觀福音時，看到在瑪竇、馬爾谷和路加三位福音書作者在記錄相同的事件上略有變化，而且對時間和事件情境的書寫也有所不同。這表明，福音書作者對事件的理解，與其所在團體的理解有關。在這些團體中，過去事件中那些永久性的東西已經顯現。因此一定要注意，福音書所涉及的並非現場記錄、照相式的翻版，而是人們抱著謹慎忠實的態度，經歷並寫下了事件，同時保證不影響本質內容。

問：作為神學家，若瑟·拉辛格以令人信服的事實和邏輯證明：耶穌是一切的全權者、萬有之主、天主自身，祂降生成人。耶穌的出現，前所未有地徹底改變了世界。這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轉捩點和變革。儘管如此，卻總是還有人懷疑。原因是否還在於，天主教成肉身超過了我們的理解力？

答：是的，正是這樣。這就給人的決定和認同留下自由的空間。天主不把自己強加給我們，比如以一種我可以明確把握的方式：像這桌子上的杯子，明明地擺在那兒。天主的臨在是一種相遇，深入到人的最內在和最深處，但

又絕非簡單的可以把握的物質性東西。由事件的偉大可以看到，信仰永遠是自由發生的事件。它蘊含著一種肯定性，即它是真的、真實的事件——但反過來，它並不完全排除，人們可以拒絕它。

問：研究對基督生平和教導，是否會不斷引發對教會的質疑？尤其當某人作為作者，再次重新走入這段歷史，同時卻看到教會如何不斷遠離天主子指示的道路時，這種反差有沒有讓人感到眩暈？

答：怎麼說呢，在那些醜聞四起的日子，看到教會的可憐，看到教會成員沒有很好地跟隨耶穌基督，我們的確感到一陣陣眩暈。這一體驗迫使我們變得謙卑，真正地變得謙卑。另一方面，儘管如此，祂並沒有放棄教會。儘管教會由人組成，帶有人軟弱，但祂仍然支持她，喚醒她裡面的聖人，並以她顯現自己。我覺得，有兩種感覺同時產生：一種是看到教會的可憐和罪過，而感到震驚，另一種是看到祂的執著，而感到震撼。祂沒有放棄教會這個工具，而是通過她起作用，繼續以教會並在其中展示自己。

問：耶穌不僅帶來喜訊，而且還是救主，治病救人，古語稱「醫生基督」。在我們的採訪中，多次談到這個破碎的、不可救藥的社會。教會是否應當把福音的醫治功能



明朗化，當作一項優先任務？耶穌給了門徒足夠的力量，除了傳布福音，還驅除魔鬼，治療病人。

答：是的，這點有其關鍵性。教會不隨便加給人什麼負擔，不只提供某種道德體系。真正關鍵的是，教會把祂（天主）給人。她打开通向天主的門，因此給了人最期待、最需要、最能帶來幫助的東西。教會首先通過從不間斷的愛的奇跡——人們不為營利，不因為職業關係，而是因基督的激勵，去支援和幫助他人——來完成這項工作。確實應該把基督宗教這種——如畢塞爾所言的——治療特徵，以及他的救治和奉獻特徵，更好地彰顯出來。

問：基督徒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他們正置身一個世界，基督文化的價值不斷遭到狂轟亂炸，全世界都在大肆宣傳負面的行為方式。對此是否已經根本無法完全抵禦？

答：我們需要某種世外桃源，在那裏，對天主的信仰，基督宗教的內在單純，可以生存並放出光彩；我們還需要可以隨時找到救助的綠洲，諾厄方舟。禮儀空間便是能夠提供守護的域界，就是舉行聖事禮儀的地方。此外，教會還試圖通過各種團體和運動，通過堂區生活，慶祝聖事，虔誠實踐及朝聖等，為人們提供抵抗的力量，擴大庇護的空間。在這些空間裏，我們看到的不再是身邊破碎的世界，而是重又看到世界的美好，生存權利的美好。

18 · 關於終末的事情

問：耶穌託付給門徒的不是劍，而是保證留給他們另一件武器：「你們領受聖神罷！」這是否意味著超乎尋常的東西？一種我們今天應當重新尋找的屬靈的智慧？

答：我們當然不能過於機械式地去理解。耶穌的話不是說，在我們平常的存在之上又加了一層。而是說，我們心中與天主的內在聯繫，確實可以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為我們開啟很多新的可能性，使我們的心和我們的精神變得寬廣。信仰的確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更為廣闊的向度。

問：這或許是個超級網路，比一般網路快得多，無論如何比它自由、真實和積極。

答：與「聖神的團結」意味著：我們所有的人都以某種方式，處於更深層的聯繫；儘管我們從未見面，卻相互認識。因為有同一個聖神，同一個主，在我們中間起了作用。

問：您在里斯本的講道中稱，今天，教會的一項首要任務是，讓人們有能力，「把目光投得高遠，不僅看到眼前



的東西，而且要尋找終末的事情」。關於「終末的事情」的教導，是信仰的核心財富。它涉及地獄、地獄之火、敵對基督、末世中對教會的迫害，基督的再次來臨，最後審判等很多議題。在您的講道中明顯對終末的各項議題保持沉默，這是為什麼？與教會內部某些「沒完沒了的熱門問題」相比，它們反而更本質，並且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答：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我們的講道，我們發布的諭令，確實有些片面地專注於去建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卻忽視了那個真正美好的世界本身。對此我們需要進行良心省察。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努力迎合聽眾，只對他們講那些他們目中所及的事情。而我們的任務其實還包括，讓人們衝破這個視野，拓寬它，把目光投向終末。對於今天的人來說，做到這點十分不易。因為終末在他們看來是不現實的。相反，他們更希望為此刻和日常的困境，得到準確的答案。然而，這些答案如果不能讓人感受並從內心認識到，我的生活超越於物質生活之外，有最後的審判，有恩寵和永恆，那麼，它們就不夠完整。我們因此一定要找到新的話語和方式，幫助人們突破「有限性」的這堵牆。

問：耶穌所有的預言都成了事實，只有一項還等待實現：祂的再次來臨。只有當祂再次來臨，「救贖」的聖言才完全成真。您提出了「終末的現實」的概念，這具體指的是什麼？

答：這是指，終末的事情並非海市蜃樓，或臆想的烏托邦。它們是準確的現實。我們要時刻謹記，祂確鑿無疑地對我們說：我將再次來臨。這句話超過一切。因此，教會最早時期的彌撒要朝向東方慶祝，向著將要來臨的主，升起的太陽是祂的象徵。每一台彌撒因此都是一次對來臨者的迎接。如此，透過這種方式，祂的來臨提前實現了：我們迎向祂，祂現在就提前來臨。

我喜歡拿迦納婚宴的故事打比方。在婚宴上，耶穌雖然對瑪利亞說：「我的時刻尚未來到。」但仍然給出了新酒，讓大家預先體驗了那個將要來臨的時刻。

在感恩祭中，這一終末的現實被呈現出來：我們向祂——來臨者——走去，祂也走來，讓我們此刻就預先體驗那終將到來的時刻。我們應當這樣去理解，即我們走向不斷來臨的主，與祂的來臨相會——我們因此進入更偉大的真實，超越日常生活之上的真實。

問：由若望·保祿二世宣聖的Faustyna Kowalska修女，約80年前，在一次神視中耶穌囑託她：「你要讓世界，為迎



接我的終末來臨做準備。」我們該把這種說法當真的嗎？

答：如果按歷史的時間去理解，要我們即刻準備迎接祂的來臨，這就不是真的。如果按剛才描述的靈性意義去理解，即主是不斷的來臨者，我們要不斷準備迎接祂的終末來臨，特別是當我們走向祂的慈悲，並不斷接受祂的塑造時，上述說法就是真的。以天主的慈悲培養自己，把天主的慈悲當作對抗世界之無情的力量——可以說，這就是為迎接祂的來臨以及祂的慈悲所作的準備。

問：我們下面還會再談這個問題。《若望默示錄》是《新約》中唯一的一部先知書，宣揚喜訊，文中的一切都專注於基督的第二次來臨。還在耶穌時代，猶太經師，隱修士和天文學家，就已經開始計算默西亞再次來臨的時間了。

德國科學家霍林斯基（Holinski, Rudiger）認為自己發現了，《默示錄》寫給七個教會的信函，並不是指七個具體的地方，而是指示了幾個連續的教會史階段。第七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教會，名為勞狄刻雅（翻譯過來是「民眾的權利」），表達了一種普遍的反抗，以及對參與的迫切要求。與之對應的「第七印」指的是一個階段，其標誌是恐懼、沮喪、虛假的教義和眾多的新宗

教。在這個時代，各項工作都不冷不熱漠然置之。

不管怎樣，今天的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很多方面，如我們在談話中說到的，對我們賴以生存的星球的破壞，已達到無可挽救的臨界點。信仰的格局發生劇烈變化，信仰的意識枯竭，教堂不得不關閉，敵對的思想占據獨裁地位，它不再是暗流，而是開始公開發起進攻。更有甚者，人開始向《聖經》最後的禁區，「生命之樹」，發起進攻，自行操縱和製造生命。

您在關於耶穌的書中指出，人們尤其要把耶穌最後審判的話，用於今天的局勢。這是否是對今天的狀況有感而發？

答：我對上述解釋表示懷疑。《默示錄》是一部充滿奧秘的書，它包含很多向度。上述解釋是否是一個向度，我不敢說。無論如何，《默示錄》並未給出一個可以計算時間的模式。它引人驚奇的卻在於，正在它好像說已到達終點時，一切都將再次從頭開始。它以隱微的形式反映給我們，困難將不斷出現，卻沒有告訴我們，答案何時以何方式出現，主何時以何方式顯現給我們。

《默示錄》不是一部可以計算具體時間的書。重要的是，每一時刻都臨近主的來臨。尤其是，我們此時此刻就在接受主的審判，我們要從祂的審判出發，調整自己。就在人們還在談論基督的第二次來臨時——第一次



在白冷城，第二次在終末——，克萊沃的伯納爾德就已提出「中間的來臨」。通過中間的來臨，祂周而復始地不斷走入歷史。

我認為，聖伯納爾德的話切中了要害。我們不能確定世界何時走到盡頭。基督說，沒有人知道，人子也不知道。但我們一定要隨時準備祂的來臨——尤其在艱難困苦中，更要相信祂的腳步已經臨近。同時，我們還要在自己的行為中意識到，我們正在接受審判。

問：對於基督的再次來臨，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但知道，根據福音，它肯定會發生。《瑪竇福音》中說：「當人子與眾天使一同降來時，他要坐在光榮的寶座上」。他要把一切的人彼此分開，如同牧人分開綿羊和山羊一樣。他將對一部分人說：『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對另一部分人說：『可咒罵的，離開我，到永火裏去吧！』」

《若望福音》再次強調了這一明確的警告：「我身為光明，來到了世界上，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這樣的審判詞還有多處。它們只是象徵性的嗎？

答：當然不是。它是真的將要舉行的終末審判。在終末審判發生之前，審判已經表現在人的死亡這事實中。上述《瑪竇福音》第25章勾勒的宏偉景象，是藉綿羊和山羊

的比喻，表達我們無法想像的事。我們無法想像這一聞所未聞的事件，即此時整個宇宙都站在主的面前，整個歷史都站在祂的面前。我們一定要借助圖像的表達，才能有所領悟。終末審判的場景，超出我們的想像力。

但是，祂是審判者，審判將真的進行，人將被分開，因此存在被摒棄的可能，沒有什麼是無所謂的。這一切都非常重要。

今天，人們更多是說，嗯，不會有那麼嚴重吧，天主到最後或許會是另一種態度。錯了。祂會嚴肅地對待我們。惡的存在是事實，而且不會改變，它一定要受到審判。因此，我們在對天主的善，對祂賜給我們的恩寵，滿懷喜悅地感激時，也要看到惡的深重，它出現在納粹和共產主義中，今天仍然四處蔓延，我們要在生命中認真對待它。

問：14年前，我向您提過一個問題：教會這艘看上去頗有些風燭殘年的船，是否還值得登上它。今天卻反而要問，這艘船會不會就是諾厄方舟。教宗怎麼看？在這個地球上，我們是否還有能力憑藉自身的力量自救？

答：人本來就無法憑藉自身的力量戰勝歷史。人受到威脅，同時又威脅到自身和世界，今天連科學證據都表明了這一點。只有在人內心中生長出道德的力量，人才能得



救。道德的力量只能來自與天主的相遇，並且可以幫助人進行抵抗。因此我們需要祂，那個「他者」，來幫助我們，達到我們憑藉自身力量所不能達到的樣子。因此我們需要基督，祂把我們凝聚在一個共融中，就是教會。

問：耶穌在《若望福音》的一個關鍵地方說，這是父的命：「我知道祂的命令就是永生。」耶穌是因為這個命令來到世上嗎？

答：確鑿無疑。就是為了這個命令。祂為了讓我們信主，以進入本來的生命，進入永生。祂真的來過，為了讓我們認識真理，為了讓我們觸摸到天主，為了讓門向我們敞開，為了讓我們找到生命，找到真正的、不再向死亡低頭的生命。

侵犯不具備自衛能力的孩子之重罪

2010年3月19日致愛爾蘭天主教徒的牧函（節選）

得知這惡性重大的罪行，以及愛爾蘭教會當局處理此事的方式後，我只能表示極度震驚，並深感被背叛。我想你們多數人也有同感。〔……〕

在此同時，我必須要向你們表示我的看法。要從這樣的一個重傷恢復過來，愛爾蘭教會首先要在天主及眾人面前，承認的確犯了侵犯沒有自衛能力孩子的重罪。這樣的一個認罪，隨同對受害者及其家屬的真誠懺悔，當會使大家通力合作，確使孩子們受到保護，將來不致遭到類似的侵犯。〔……〕

我們只有透過小心檢驗引發目前危機的諸多因素，才能做出確切的診斷，然後對症下藥。我們能概括的因素，大致有：決定神職候選人和獻身生活的程序不妥當；神學院及初學院中，人性、道德、知識與靈修的培育均嫌不足；社會偏向縱容神職，以及權威人士；過於擔心教會的名聲，竭力避提醜聞。其結果就是，沒法應用現有的教會罰則，以保護每個人的尊嚴。〔……〕



致受害人及其家屬：你們受了許多苦，我為此深感難過。要消除既成的傷痕，是不可能的了。人們背叛了你們對他們的信任；你們的尊嚴被侵犯。你們中多數人發現，即使你們鼓起勇氣說出你們的遭遇，卻沒有人願意聽。你們中在宿舍裡被侵犯的，一定充滿無處可逃的絕望感；難怪你們無法原諒教會，更談不上與她和解。現在我以她的名，公開地表示我與全教會的羞愧與自責。〔……〕

致侵犯兒童的司鐸與會士：你們背叛了無辜年輕人及他們的父母對你們的信託，因此你們必須在全能的天主及法庭前做說明。愛爾蘭人民已經不再敬重你們；你們也為你們的主內弟兄帶來了不名譽。你們為司鐸的，褻瀆了聖秩聖事的聖潔——基督在聖秩聖事內來到我們中間並與我們的行動相隨。你們重重傷害了受害者，同時也為教會及民眾對司鐸和會士的觀感造成嚴重的傷害。我在此勸勉你們：省察你們的良知，為你們所犯的罪負起責任，並謙卑地表示懺悔。〔……〕公開地承認你們的罪吧！接受正義的要求，但總不對天主的慈悲絕望。

致我的主教弟兄：不能否認，你們以及你們的前輩，有些人未能遵行長期建立的教會法，而犯了性侵孩童的罪，有時且十分嚴重。對於指控的回應也犯了大錯。我承認，要瞭解問題涉及的範圍和複雜性、取得可靠的資訊，以及在專家矛盾的意見下，還要做出正確的決定，都是多麼困難的事。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判斷犯了重大錯誤，我們的領導也嚴重失職。這一切都大大地損害了各位的公信力和有效性。〔……〕為回應孩童性侵案，除了徹底落實教會法典的規範，還要繼續與負責管轄的政府機構合作。〔……〕只有以完全坦誠、毫不隱瞞的態度，明確果斷地行動，才能恢復愛爾蘭人民對教會的尊敬和善意，這教會是我們的生命所奉獻的。

〔以上譯文摘自梵蒂岡網站〕



信仰與暴力

2006年9月12日「雷根斯堡講話」（節選）

他（拜占庭皇帝馬努埃萊二世帕萊奧洛戈）拋開一切細節問題，置「知書達理之人」及「不信仰者」的討論於不顧，以令人驚訝的、我們今天難以接受的生硬語氣，徑直對談話夥伴提出一個核心問題，即宗教與暴力的關係問題。他說：「你指給我看一看，穆罕默德帶來了什麼新的東西。無非是些惡劣的和無人道的，比如他規定，用劍來傳播他所宣講的信仰。」在這一當頭棒喝之後，皇帝開始詳細論述，為什麼通過暴力傳播信仰是荒謬的。因為它違背神的本質和心靈的本質。他說：「神不喜歡流血；不按照理性（*syn logo*）行事是違背神的本質的。信仰是心靈的果實，而非身體的果實。引導人走向信仰，需要有出色的演說才能和正確的思維，而非暴力和恐嚇〔……〕」

愛滋病與性生活的人道化

2009年3月17日飛往喀麥隆途中的採訪（節選）

郎巴第（Lombardi, Federico）神父：現在讓我們重新切換至法語，把話題轉給「法國電視二台」的維塞裏亞（Visseyrias, Philippe）。

問：教宗聖父，在非洲遭受的眾多災難中，特別嚴重的還有愛滋病的傳播。就抵禦愛滋病的方法，天主教會所採取的立場，經常被認為是不切實際和毫無實效的。您在訪問期間，會談到這個問題嗎？

本篤十六世：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在與愛滋病的鬥爭中，最富有成效的，戰鬥在最前線的，恰好是天主教會。她採取了很多行動，引入了不同組織結構。比如聖艾智德團體（Sant'Egidio），它在與愛滋病的鬥爭中做了不計其數的事情——人們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又比如靈醫會，或很多其他工作，還有那些照料病人的修女會〔……〕我的意思是，錢雖



然必不可少，但僅用錢，解決不了愛滋病的問題。如果沒有心靈的參與，如果沒有非洲人的共同努力（承擔屬於自己的責任），僅靠發放避孕用具，解決不了問題。相反，它反而會加重問題。

要解決問題，必須付出雙重努力：首先要做到的是，性生活的人道化。這意味要有一個靈性的和人性的革新，讓革新給人們的相互交往，帶來新的行為方式；其次要做到的是，對患者，或者說尤其要對患者，付出真摯的友誼。要隨時準備照料他們，不怕做出犧牲和個人的奉獻，與他們共患難。這是帶來實質性幫助和明顯好轉的方法。

因此，這就涉及到我們的雙重力量，一重是由內而外對人進行革新的力量，通過革新賦予人靈性的和人性的力量，正確對待自己和他人的身體；一重是與患者患難與共的力量，在面臨內在考驗的時候不退縮。我認為，這是正確的答案。教會正是這樣做的，並且做出了巨大和重要的貢獻。讓我們感謝所有為此付出努力的人。

本篤十六世簡歷及任職後之大事紀

當選教宗前之小傳

1927—1937年

1927年4月16日，復活節前日的4時5分：若瑟·阿洛伊斯·拉辛格出生於萊茵河（River Inn）畔阿爾特廷縣（Altötting）的馬爾克勒鎮（Markt）。父親若瑟·拉辛格（1877年3月6日—1959年8月25日），職業是警察；母親瑪利亞·拉辛格（1884年1月8日—1963年12月16日），是麵包師的女兒。若瑟是家中三個孩子中最年幼的一個。姐姐瑪利亞·台奧高娜（Maria Theogona）（1921年12月7日—1991年11月2日），哥哥格奧爾格（Georg）（生於1924年1月15日）。1929年7月：舉家遷至提特莫寧小鎮（Tittmoning）。1932年12月：遷至萊茵河畔的阿紹鎮（Aschau），若瑟在此入學。自1937年：全家住在特勞恩施泰恩（Traunstein）附近的胡夫施拉克小鎮（Hufschlag）。

1937—1945年

1937年：在特勞恩施泰恩入人文中學。1939年：就讀於特勞恩施泰恩總主教區的聖彌額爾修院。1943—1945年：空



軍高射炮部隊預備役士兵，服勞役及步兵役。1945年5—6月：被關押在新烏爾姆的美國戰俘營。1945年：在特勞恩施泰恩的基姆高人文中學完成畢業考試。

1945—1951年

1945年12月—1947年夏：在慕尼黑附近的弗賴津（Freising）的神哲學院研讀哲學。隨後在慕尼黑大學研讀神學。1950年秋—1951年：在弗賴津的司鐸培訓學校做晉鐸準備。

1951—1953年

1951年6月29日：在弗賴津與哥哥格奧爾格一起晉鐸。儀式由福爾哈貝爾樞機（Cardinal Faulhaber）主持。1951年7月：在慕尼黑的莫紮赫（Moosach）聖馬丁堂區任堂區助理神父。自1951年8月1日：在慕尼黑的博根豪森（Bogenhausen）聖血堂區任堂區助理神父。1952年10月—1954年夏：在弗賴津神學院任講師，並在弗賴津幾處教堂協助工作。1953年7月：獲慕尼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奧古斯丁教會理論中天主的子民和教會》）。

1954—1959年

自1954—1959年冬季學期：在弗賴津哲學神學院任信理學及基本神學講師。1957年：在慕尼黑大學基本神學系提交

教授資格論文。論文題目：《聖文德的歷史神學》。1958—1959年：在弗賴津任信理學及基本神學系副教授。

1959—1963年

在波昂大學任基本神學系教授。就職報告題目：《信仰的天主與哲學家的天主》。

1962—1965年

任科隆弗林斯樞機的顧問，正式被任命為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公會議神學家，德國主教信理委員會成員，國際宗座神學家委員會成員。

1963—1966年

在敏斯特大學任信理學及信理歷史教授。（就職報告題目：《啟示與傳統》）

1966—1969年

在圖賓根大學任信理學及信理歷史教授。1968年：《基督宗教導論》出版。

1969—1977年

在雷根斯堡大學任信理學及信理歷史教授。1972年：與漢斯·烏爾斯·馮·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



呂巴克（Henri de Lubac）等幾人成立國際天主教雜誌《共融》（*Communio*）。1976—1977年：任雷根斯堡大學副校長。

1977—1982年

1977年3月25日：被教宗保祿六世任命為慕尼黑及弗賴津總主教。5月28日：晉牧儀式。晉牧時的座右銘：「與真理合作的人」（若望三書第8節）。1977年6月27日：被任命為樞機。同時任雷根斯堡大學榮譽教授。

1978年：本年度前後有三位教宗。拉辛格曾在保祿六世（8月6日）去世後參加教宗選舉。此次選出阿爾比諾·盧恰尼（Albino Luciani）為教宗若望·保祿一世。在盧恰尼（9月28日）去世後，拉辛格再次參加教宗選舉，並鼎力支持克拉科夫總主教卡爾·沃依蒂拉。於10月16日當選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沃依蒂拉是1523年以來第一位非義大利籍教宗。

1981—2005年

1981年11月25日：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為信理部部長，兼任宗座聖經委員會主席及國際神學家委員會主席（1982年3月離開慕尼黑赴羅馬就職）。1986—1992年：任宗座《天主教教理》（*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籌備委員會主席（《教理》於1992年12月12日呈交）。1991年：當

選歐洲科學藝術學院成員。1992年：當選法蘭西學院人文學院成員。1993年：獲羅馬城郊維萊特裏及塞尼教區樞機主教頭銜。1998年：責成開放前宗教裁判所檔案。當選樞機團副團長。獲法國總統授予司令勳位的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1999年：簽署天主教會與路德宗世界聯盟間的《關於「因信成義」學說的聯合聲明》。聲明由拉辛格積極倡導並主持撰寫。2000年：發表宣言《主耶穌》（*Dominus Jesus*）（關於耶穌基督及教會之唯一性與救贖之普遍性）。2000年11月13日起：為宗座科學院名譽會員。2001年：鑒於由神職及會士引發的多起兒童性侵案，同時鑒於教會有關權威機構對事件處理的不足，拉辛格把管理此類事物的責任轉移到信理部，並著手處理近3000起事件。不久後，梵蒂岡（2001）和德國（2002）相繼出臺實施細則。2002年：當選樞機團團長並獲羅馬城郊歐斯底亞教區樞機主教頭銜。出席在亞西西舉行的世界祈禱日。

在羅馬教廷擔任的其他工作：任教廷國務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東方教會部、禮儀聖事部、主教部、傳信部、天主教教育部、會士部及封聖部委員；任宗座促進基督徒合一運動及文化處成員，宗座最高法院成員；宗座拉丁美洲委員會、「主的教會」（*Ecclesia Dei*）、教會法典詮釋委員會、東方教會法典修訂委員會委員。

榮獲以下大學或學院的名譽教授稱號：美國聖保祿的聖多瑪斯學（*College of St. Thomas in St. Paul, Minnesota*）



(1984)，利馬天主教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ima)
(1986)，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Eichstätt) (1987)，盧布林天主教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ublin) (1988)，潘普洛納的納瓦拉 (University of
Navarra in Pamplona) 大學 (1998)，羅馬的聖瑪利亞自
由大學 (Free University “Maria Santissima Assunta”)
(1999)，佈雷斯勞大學 (University of Breslau) (2000)。

任教宗職之大事紀

2005年

- 4月2日 若望·保祿二世去世。
- 4月8日 拉辛格樞機作為樞機團團長領導主持了已故教宗的葬禮以及隨後的教宗選舉。有近500萬人參加了若望·保祿二世的葬禮彌撒，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盛大的宗教禮儀。
- 4月18日 115位有選舉權的樞機進入西斯汀教堂，開始教宗選舉。拉辛格在開幕式上作關於「相對主義」的講道。
- 4月19日 經過短暫的26小時選舉，若瑟·拉辛格當選羅馬天主教會第265屆教宗。新教宗取名號「本篤」。該名號以本篤修會的創立者、努爾西亞的聖本篤（Benedict of Nursia）為主保，同時上承本篤十五世的名號。本篤十五世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做的爭取和平的努力而被稱為「和平教宗」。近代以來，本篤十六首次從教宗牧徽中取消了象徵教會同時擁有世俗權力的三重冠，代之以一般的主教冠，並在牧徽中首次選用主教（東方宗主教）的披肩。



- 4月24日 在伯多祿廣場舉行就職彌撒，參加者有各國首腦及50萬朝聖的信眾。本篤按東正教形式身披宗主教披肩——表達了對東正教的認同感，顯示出1054年東西教會分裂前在伯多祿繼承人領導下的合一。
- 5月29日 出訪巴裏（Bari），出席義大利全國聖體大會閉幕式。教宗進一步強調了主日和聖體聖事的重要意義：「沒有主日我們就無法生活。」
- 6月9日 會見國際猶太人跨宗教協商委員會代表。
- 6月16日 會見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委員會秘書長科比亞博士（Rev. Dr. Samuel Kobia）。
- 6月24日 出訪義大利，與總統卡洛·錢皮（Ciampi, Carlo）在羅馬的奎裏勒納宮（Quirinal Palace）會面。此次出訪早在若望·保祿二世時期就已醞釀，目的在於，在歷時近20年的疏遠後，重新使梵蒂岡與義大利國家相互靠近。
- 6月28日 教宗手諭，批准頒布《天主教教理綱要》。
- 6月30日 會見祝賀教宗就職的宗主教巴托洛梅烏斯一世（Bartholomew I）率領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代表團。
- 8月18—21日 出訪科隆，出席第20屆世界青年日。

- 8月19日：到訪科隆猶太會堂。這是德國有史以來首次有教宗到訪猶太會堂。
- 8月21日：科隆世界青年日閉幕彌撒，有100多萬青年人參加了慶禮。
- 9月20日 本篤十六接受波蘭電視臺採訪。這是有史以來首次有教宗接受電視臺採訪。
- 9月24日 與圖賓根大學神學教授及教會批評人士孔漢斯進行了長達 4小時談話。孔漢斯曾在 1979年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取消了授課權。
- 10月2—23日 出席第 11屆世界主教會議正式全體會議。會議議題為「聖體聖事：教會生命和使命的源泉與高峰」。這是首次有教宗出席主教會議並致詞。本篤十六為促進在「有益的爭吵」中展開辯論而引入自由討論。
- 11月7日 會見世界信義宗聯會主席馬克·漢森（Hanson, Mark）主教。
- 11月17日 會見以色列總統卡察夫（Katzav, Moshe）。卡察夫邀請教宗訪問聖地。
- 12月3日 會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Abbas, Mahmud）。阿巴斯邀請教宗訪問巴勒斯坦自治區。
- 12月25日 頒布就職以來第一部通諭《天主是愛》。本篤十六稱愛為基督宗教最核心的向度。



2006年

- 2月18日 出版《2006年宗座年鑒》。年鑒首次在教宗正式本篤十六世生平及任職後的簡歷名號中取消了「西方宗主教」的榮譽稱號。這是面對東正教做出表示促進教會的合一。
- 3月11日 教廷機構變動，合併「宗座移民與旅客牧民委員會」與「宗座正義與和平委員會」；合併「宗座跨宗教對話委員會」與「宗座文化委員會」。
- 5月20日 會見俄羅斯正教首都主教啟祿。
- 5月25—28日 出訪波蘭。5月26日：拜訪波蘭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聖光山聖母。5月27日：在瓦多維采（Wadowice）拜訪若望·保祿二世出生故居；在克拉科夫（Krakow）與60萬年輕人見面。5月28日：在克拉科夫主持了有120萬人參加的彌撒聖祭；憑弔了奧斯威辛畢爾肯瑙（Auschwitz-Birkenau）集中營。教宗堅決要求加入這個計劃外的行程，他說：「作為教宗我不能不去」。
- 6月3日 在伯多祿廣場與許多教會運動及新團體的35萬成員慶祝彌撒聖祭。
- 7月8—9日 值第五屆世界家庭大會之際，出訪西班牙瓦倫西亞（Valencia）。教宗在7月8日致詞中說到：「家庭是各民族不可缺少的財富，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基礎，是夫婦一生的瑰寶」。

- 9月1日 出訪義大利馬諾佩洛（Manoppello），朝聖「基督聖容」朝聖地。
- 9月9—14日 出訪巴伐利亞。到訪慕尼黑，阿爾特廷縣的馬爾克勒鎮（教宗的出生地），雷根斯堡和弗賴津。9月12日：在雷根斯堡大學發表學術演講。演講中援引了中世紀晚期拜占庭皇帝馬努埃萊二世帕萊奧洛戈談伊斯蘭教與暴力的話，引起全世界伊斯蘭有組織的抗議活動。有教堂遭破壞，一名修女殉難。
- 9月15日 在蘇達諾（Sodano, Angelo）樞機因年邁離職後，任命貝爾托內（Bertone, Tarcisio）樞機為新一任教廷國務卿。
- 10月19日 出訪維羅納（Verona），出席義大利教會第四屆全國大會。
- 11月28日—12月1日 出訪土耳其。11月28日：會見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Erdogan, Recep Tayyip）。11月29日：會見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宗主教、各正教會首席巴爾多祿茂一世。11月30日：與宗主教巴爾多祿茂共同慶祝聖安德慶日，並簽署關於天主教徒與基督正教徒相互靠近的聯合聲明；與亞美尼亞宗主教麥思路穆塔方二世（Mesrob II. Mutafyan）



會晤；到訪伊斯坦堡的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這是第二次有教宗到訪伊斯蘭清真寺。

12月13日 會見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Olmert, Ehud），談到中東和黎巴嫩局勢。

12月15日 會見埃及科普特正教會的安東尼奧·納吉布（Naguib, Antonios）宗主教。

12月16日 在德國海利根達姆的八國峰會召開前夕，致函德國總理默克爾，要求免除最貧困國家債務。

2007年

1月25日 會見越南總理阮晉勇（Nguyen Tan Dung）。這是自1975年越南共產黨執政以來，越南政府首腦首次到訪梵蒂岡。

2月22日 繼世界主教會議後發布關於聖體聖事的勸諭《愛的聖事》。牧函稱聖體聖事為教會生命和使命的源泉與高峰。

3月13日 會見俄國總統普丁（Putin, Wladimir）。談話的中心議題是天主教會與俄羅斯正教會的關係以及中東局勢。

3月20日 會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3月24日 在伯多祿廣場接見教會「共融與解放」運動的8萬成員及支持者。

- 4月16日 值教宗八十華誕之際，《納匝肋的耶穌》第一卷出版。
- 4月21—22日 出訪倫巴第（Lombardy）的維吉瓦諾（Vigevano）。該教區是若望·保祿二世在近27年的任職期間唯一未曾到訪的義大利教區。本篤教宗此行還到帕維亞（Pavia）去了聖奧思定的墳墓。
- 5月4日 會見德國主教團主席胡伯主教（Pishop Wolfgang Huber）。
- 5月9—14日 出訪巴西。5月9日：本篤十六稱拉丁美洲為「希望的大陸」。5月10日：在聖保羅與總統盧拉會晤。5月12日：依照教宗本人願望參觀了主要為青年開設的戒毒機構「希望農場」（Fazenda da Esperanca）駐地。5月13日：前往阿帕雷茲達（Aparecida），出席第五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主教大會開幕式。
- 5月23日 教宗在例行覲見中談到拉丁美洲之旅，稱在對拉丁美洲殖民和傳教過程中犯下了「無可辯駁的罪行」。
- 5月27日 發表《致中國天主教徒的信》。教宗在信中號召處於分裂狀態的一千二百萬信眾，在與教宗的共融中合而為一，並要求北京政府重新建立與梵蒂岡的外交關係。



- 6月9日 美國總統布希與教宗本篤十六會談中東和近東地區局勢。
- 6月11日 教宗手諭《羅馬主教選舉規則的若干變動》，涉及教宗選舉規則的部分變動。其中規定，即便在13天的輪選過後，仍然需要三分之二票多數方可當選為教宗（廢除1996年《主的群羊》通諭所定「在此情形絕對多數或超半數即可當選」的規定）。
- 6月17日 出訪亞西西，出席慶祝聖方濟皈依800週年紀念活動。
- 6月21日 會見亞述宗主教瑪·丁克哈四世（Mar Dinkha IV.）。
- 6月25日 「宗座跨宗教對話委員會」與「宗座文化委員會」分離。
- 7月7日 教宗手諭《歷任教宗》，主要針對1970年禮儀改革貫徹執行前的禮儀形式。手諭規定，允許把現行羅馬禮儀作為正常禮儀，把梵二公會前通行的特利騰彌撒禮儀作為特殊禮儀，同時使用。對於後者不再需要教區主教許可。
- 9月1—2日 出訪洛雷托（Loreto），出席作為雪梨世界青年日全國預演的幾十萬義大利青年的「萬人聚會」。

- 9月6日 會見以色列總統佩雷斯。
- 9月7—9日 出訪奧地利，出席瑪利亞采爾（Mariazell）朝聖地850週年紀念活動。在維也納，教宗再次談到主日文化的問題。
- 9月23日 出訪義大利的韋萊特裏（Velletri）。若瑟·拉辛格在當選教宗前曾擔任該教區名譽主教長達12年之久。
- 10月8日 會見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羅納德·勞德（Lauder, Ronald）。
- 10月19日 會見孟諾派（Mennonites）代表。這也是歷史上首次有教宗與孟諾派代表正式會面。
- 10月21日 出訪拿坡里，出席第21屆國際和平會議。一同參加的有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世，英國聖公會坎特伯雷總主教威廉姆斯，德國主教團主席胡伯，以色列首席拉比梅茨格（Metzger），埃及埃茲哈爾大學校長阿里塔耶比（Ahmad Ali-Tayyeb）。
- 11月6日 會見沙烏地阿拉伯國王、伊斯蘭聖地的保護者阿普杜拉（Abdullah, Konig）。這是首次沙烏地國君與天主教會首領會晤。
- 11月30日 頒布第二部通諭《在希望中得救》。其中講到基督宗教的希望超越死亡。



- 12月6日 會見世界浸信會聯盟代表。
- 12月7日 會見俄羅斯正教會外交部長都主教啟祿（Kirill）。啟祿不久後成為俄羅斯正教會宗主教。

2008年

- 2月5日 對特利騰彌撒禮儀中在耶穌受難日「為猶太人」的代禱進行了相應的神學意義上的修改。
- 3月6日 會見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世。
- 4月15—21日 出訪美國，到訪聯合國總部。4月16日：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布希會面。4月17日：教宗首次接見了在天主教神職性侵害事件中的受害者；發表4月14日簽署的致世界猶太團體逾越節的文告。4月18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會致詞。主要談到尊重人權；到訪曼哈頓的東公園猶太會堂。4月20日：在世貿大樓遺址為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的遇難者祈禱。
- 4月16日 俄羅斯電視臺播放教宗消息。
- 5月2日 會見伊朗什葉派穆斯林代表團。聖座與伊朗神學家在此之前就「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中的信仰與理性」達成聯合聲明。雙方共同承認，信仰與理

性「本身是非暴力的」，並永遠不應將其運用於暴力事件。

- 5月5日 會見聖公會首席、坎特伯雷總主教威廉姆斯。
- 5月8日 會見安提阿希臘麥爾基宗主教額我略三世·拉罕（Gregorios III Laham）。
- 5月9日 與亞美尼亞最高宗主教卡雷金二世舉行普世教會共祭。
- 5月17—18日 出訪薩沃納（Savona）與熱那亞（Genoa）。
- 6月13日 會見美國總統喬治·布希。
- 6月14—15日 出訪聖瑪利亞迪萊烏卡（Saite Maria di Liuca）和布林迪西（Brindisi）。
- 6月21日 手諭《教會的古老規條》，主要涉及聖座簽名的司法規定。僅以拉丁語頒布。
- 6月28—29日 與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世共同宣布保祿年開幕。
- 7月12—21日 出訪雪梨，出席第23屆世界青年日。7月17日：會見澳大利亞政府代表。7月19日：在雪梨聖瑪利亞主教座堂舉行彌撒聖祭。彌撒中教宗本篤為發生在澳大利亞的天主教神職對兒童的性侵害事件表示道歉。他說：「對於貴國中個別神職和會士對未成年人的性侵害事件，我們所有人都感到羞恥。我為受害者所要承受的痛苦和磨難，深



感歉意和遺憾。我向他們保證，我作為牧者之首會與他們共同分擔痛苦。」7月20日：在雪梨舉行閉幕彌撒。本篤十六面對 50萬參加者，號召社會和教會的革新，尤其鼓勵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人，要負責地對待受造物和地球的資源。7月21日：接見在年幼時遭受過神父性侵害的受害者。

9月7日 出訪撒丁島的卡利亞裏，出席慶祝「伯納裏亞聖母」（Our Lady of Bonaria）為撒丁島主保一百週年紀念活動。

9月12—15日 出訪法國。9月12日：在巴黎會見法國總統薩科奇（Sarkozy, Nicolas）。9月14日：在露德為紀念聖母顯現150週年，舉行彌撒，約有 10萬信徒參加。教宗號召天主教徒革新福傳精神：「人通過轉向天主，找到自己。」

10月4日 對義大利進行國事訪問，在羅馬的奎裏勒納宮會見義大利總統納波利塔諾（Napolitano, Giorgio）。

10月5—26日 第12屆世界主教會議正式全體會議，會議議題為「教會的生命和使命中的天主聖言」。教宗親自出席並發表關於《聖經》詮釋的講話。

10月19日 出訪龐貝玫瑰經之后朝聖地。

11月6日 接見第一屆天主教—伊斯蘭教對話大會的與會者。對話的目的在於緩和兩大宗教之間的緊張關係。

- 11月9日 值「帝國水晶之夜」（標誌納粹迫害猶太人的開始）70週年，本篤十六在羅馬舉行公開紀念猶太人的活動，號召「加深與猶太世界的團結」，並為受難者祈禱。教宗說，每一個個人都有義務，在各個層面，反對任何形式的反猶主義和種族歧視。
- 11月13日 會見巴西總統盧拉。主要談到如何改善被隔離在社會之外的不同人群的生活條件。

2009年

- 1月21日 頒布決議，取消對聖庇護十世兄弟會四位主教開除教籍的絕罰。四位主教於1988年在未經聖座授權情況下，接受了勒菲弗總主教祝聖。四位主教中包括威廉姆森。與此同時電視臺播放了威廉姆森一個未曾公開的採訪錄影，他在採訪中否認納粹的毒氣室。
- 1月28日 在例行覲見中，教宗對被媒體炒作的威廉姆森事件做出解釋，表達了與猶太人「完全的和好與無可爭議的團結」。
- 2月12日 會見美國主要猶太組織主席會議領導。教宗嚴厲指責了反猶主義以及各種對大屠殺的否認。



- 3月10日 發布《致天主教會主教的信》。在信中，教宗談到圍繞撤銷庇護兄弟會四位主教絕罰事件產生的誤會和爭議，承認梵蒂岡媒體有失職行為。
- 3月17—23日 出訪喀麥隆和安哥拉。出訪目的在於，為飽受戰亂、疾病和饑餓磨難的大陸帶去希望與和解的福音，並向整個世界為非洲爭取正義。教宗關於愛滋病問題的表述，即愛滋病問題不能僅靠發放避孕用品來解決，引發了世界媒體的批評。
- 4月28日 出訪阿布魯佐（Abruzzi）地震災區。
- 5月8—15日 出訪聖地。5月8日：在安曼的阿爾侯賽因王宮會見約旦國王阿普杜拉。5月9日：瞻仰乃波山（Nebo Mount）上梅瑟紀念碑所在的拜占庭式聖堂；會見伊斯蘭宗教領袖。5月10日：瞻仰耶穌在約旦河受洗之地。5月11日：與以色列總統佩雷斯一起參觀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教宗在講話中針對納粹時代對六百萬猶太人的屠殺說：「願我們永遠牢記這些受害者的名字！願他們的苦難永遠不被否認、忽視或遺忘！」5月12日：本篤十六到訪聖殿山上穆斯林的岩石清真寺。這是有史以來，首次有教宗到訪大岩石清真寺；會見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哈邁德·艾哈邁德·侯賽因（Hussein, Muhammad Ahmad）；在哭牆祈

- 禱。5月13日：在伯利恆會見巴勒斯坦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5月14日：在納匝肋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Netanjahu, Benjamin）；舉行彌撒聖祭；瞻仰納匝肋聖母領報洞。5月15日：瞻仰耶路撒冷聖墓大殿。
- 5月24日 出訪卡西諾和在蒙特卡西諾，前往教宗名號主保和歐洲主保聖本篤所創立的修道院朝聖。
- 6月19日 本篤十六倡導的「司鐸年」開幕。
- 6月21日 出訪聖若望羅通多（San Giovanni Rotondo）朝聖地。碧岳神父（Padre Pio）於1968年去世，2002年封聖。
- 6月29日 頒布第三部通諭《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也被稱社會通諭，主要涉及全球一體化的後果，經濟和金融危機以及如何建造一個更公平、更具社會和生態關懷的經濟秩序。
- 7月2日 手諭《教會合一》。根據這份手諭，宗座「天主的教會」委員會——連同對於像庇護兄弟會等傳統主義天主教徒的關係的處理權——併入信理部管理。
- 7月7日 公布手諭，批准宗座勞工局的新的組織形式。
- 7月9日 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Rudd, Kevin）。會見韓國總統李明博（Lee Myung-bak），談到世界經



濟危機對最貧困國家的影響以及朝鮮半島的政治社會局勢。

- 7月10日 會見美國總統歐巴馬。此次私人會面的中心議題是世界經濟危機，中東地區局勢，非洲及南美洲的發展政策以及國際範圍內打擊毒品交易。雙方並就幹細胞研究、生物倫理學以及墮胎問題交換了意見。
- 7月17日 教宗在瓦萊達奧斯塔度假時跌傷，右手腕部骨折，接受右手腕部外科手術。
- 9月6日 出訪維泰博（Viterbo）和巴諾雷吉歐（Bagnoregio）。在維泰博曾舉行過教會史上歷時最長的教宗選舉（1005天）。巴諾雷吉歐是聖文德唯一存留遺骨的存放地。
- 9月26—28日 出訪捷克。在鐵幕瓦解20週年之際，此次出訪的目的是要在這個很大程度已是無神論的國度，鼓勵占人口少數的天主教徒，並喚起他們對文化中基督宗教根基的記憶。
- 10月4—25日 召開第二屆世界主教會議非洲特別大會。
- 10月26日 手諭《提請大家注意》（*Omnium in mentem*），主要涉及修改《教會法典》的有關規定。
- 11月4日 宗座憲章《與聖公會的結合》（*Anglicanorum coetibus*），主要涉及妥善安排那些希望與天主教會完全共融的聖公會信徒。

- 11月8日 出訪教宗保祿六世的故鄉佈雷西亞城（Brescia）的公切西奧鎮（Concesio）。
- 11月14日 會見捷克總理菲舍爾（Fischer, Jan），商談《歐盟里斯本條約》問題。
- 11月21日 會見英國聖公會首席、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會談的中心議題是：在第三個千禧年伊始基督宗教團體所面臨的挑戰。
- 12月3日 會見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i Medvedev）。宣布梵蒂岡與俄羅斯建立外交關係。

2010年

- 1月1日 號召實現生態轉捩點：「你若想促進和平，就要保護受造物。」
- 1月15日 天主教耶穌會凱尼修斯中學（在德國柏林）校長默爾特斯（Mertes, Klaus）神父致函600名畢業生，因1970、1980年代該校的性侵害行為請求原諒。該函的公布引發了教會其他或非教會機構一系列類似事件的曝光。
- 1月17日 教宗到訪羅馬猶太會堂。
- 2月15—16日 會見 24位愛爾蘭主教，商討對愛爾蘭教會中性騷擾醜聞事件的處理問題。教宗指責主教們嚴重失職。



- 3月12日 就德國的性侵害事件與德國主教團主席佐利奇會面。
- 3月14日 訪問羅馬的德語福音派路德宗信友團體，在禮儀慶祝中講道。
- 3月19日 《致愛爾蘭天主教徒》牧函。本篤十六在牧函中為天主教機構的性侵害事件以及主教的失職請求原諒，並對愛爾蘭以外此類事件的揭發和對危機局勢的處理作出相關規定。
- 4月17—18日 出訪馬耳它，出席紀念使徒保祿到達馬耳它島1950年的慶祝活動。本篤十六在訪問過程中接見了馬耳它性侵害事件的受害者。
- 5月1日 在宗座特別調查小組對「基督軍」的調查結束後，教宗要求該團體進行全面靈性和結構的革新。
- 5月2日 出訪都林（Torino），瞻仰基督的殮布。
- 5月11—14日 出訪葡萄牙，出席法蒂瑪牧童方濟各和雅琴達宣福10週年紀念活動。5月13日：在法蒂瑪朝聖地舉行彌撒聖祭：「我來到法蒂瑪，是為了和聖母瑪利亞以及眾多的朝聖者，我們一起為深受苦難折磨的人們祈禱。」
- 5月20日 為慶祝本篤任職5周年梵蒂岡舉辦了音樂會。參加演出的有俄羅斯國家交響樂團以及莫斯科教區合唱團。音樂會是莫斯科宗主教啟祿一世為此慶祝

活動獻上的禮物，是俄羅斯正教會與天主教會彼此靠近的一個標記。

5月31日 由5名高級調查人員組成的專門調查組前往愛爾蘭處理性騷侵害聞事件。

6月4—6日 出訪塞浦路斯。6月5日：與東正教總主教屈梭多模二世（Chrysostomos II.）會晤。6月6日：遞交即將舉行的關於中東問題的世界主教會議特別大會的工作文件。

6月10—11日 值司鐸年結束之際，出席了有史以來最盛大的司鐸聚會。

6月26日 會見任職期將滿的路德宗世界聯盟秘書長諾科（Noko, Ishmael）。

6月29日 宣布成立「宗座促進新福傳委員會」，以回應後基督宗教時代的社會。

7月4日 出訪阿布魯佐（Abruzzi）的蘇爾莫納（Sulmona），出席教宗聖雷定五世誕辰800週年紀念活動。聖雷定五世曾在擔任教宗半年後辭職隱修。

9月2日 會見以色列總統佩雷斯，談到中東和平進程問題。佩雷斯表示，自本篤十六當選以來，梵蒂岡與以色列達到了「自耶穌基督時代以來前所未有的良好關係」。



- 9月5日 出訪教宗良十三世的誕生地、羅馬南部的卡皮內托（Carpetino），紀念他誕辰200週年。良十三曾致力於以天主教會的社會理論回應工業革命。
- 9月16—19日 出訪英格蘭和蘇格蘭。這是首位教宗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9月16日：與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英國聖公會的最高保護者，在愛丁堡會晤。9月17日：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舉行普世教會合一慶祝禮儀。9月19日：在伯明罕主持皈依天主教的紐曼樞機的宣福彌撒。這是首次在英國土地上舉行冊封真福的聖禮。
- 10月3日 在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出席家庭與青年的聚會。
- 10月10—24日 召開關於中東問題的世界主教會議特別大會，討論中東地區基督徒所面臨的局勢問題。
- 11月6—7日 出訪西班牙。11月6日：到達聖地牙哥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為雅各伯年揭幕。11月7日：為巴賽隆納聖家堂的祭台作祝聖禮，並主持聖壇祝聖典禮。

中文人名索引

- 大阿爾伯特 (Albertus Magnus) 76
內塔尼亞胡 (Netanjahu, Benjamin) 211
恩仁三世 (Eugen III) 69
尤金尼奧·帕切利，庇護十二世 (Pacelli, Eugenio s. Pius XII.)
109, 110
文生·托梅 (Twomey, Vincent) 23
比奧神父 (Padre Pio) 212
以色列·辛格爾 (Singer, Israel) 80
卡洛·錢皮 (Ciampi, Carlo) 200
卡雷金二世 (Karekin II.) 208
布希 (Bush, George W.) 205, 207, 208
弗林斯 (Frings, Joseph) 196
弗裏德里希 (Friedrich, Johannes) 91
本篤十五世 (Benedikt XV) 131, 199
伊麗莎白二世 (Elizabeth II.) 216
列維 (Levy, Bernard-Henri) 20, 109
列維 (Lewy, Mordechay) 128
安東尼奧·納吉布 (Naguib, Antonios) 203
米勒 (Muller, Gerhard Ludwig) 89, 90
艾哈邁迪·內賈德 (Ahmadinedschad, Mahmud) 101



- 艾哈邁德·阿裏－塔耶比 (Al-Tayyeb, Ahmad) 206
西拉里昂 (Hilarion, Erzbischof) 92
呂巴克 (Lubac, Henri de) 196
佐利奇 (Zollitsch, Robert) 214
文德 (Bonaventura) 15, 195, 213
伯納爾德 (Bernhard of Clairvaux) 69, 185
良十三世 (Leo XIII) 216
努爾西亞的聖本篤 (Benedict of Nursia) 199
希特勒 (Hitler, Adolf) 52
庇護十世 (Pius X.) 132
李明博 (Lee Myung-bak) 212
貝爾托內 (Bertone, Tarcisio) 203
阮晉勇 (Nguyen Tan Dung) 203
佩雷斯 (Peres, Shimon) 128, 206, 211, 216
宗主教巴爾多祿祿茂一世 (Bartholomew I., Patriarch)
200, 206, 207, 208
屈梭多模二世 (Chrysostomos II.) 215
拉普勒 (Läpple, Alfred) 103
波肯福德 (Böckenforde, Ernst-Wolfgang) 27
方濟 (St. Francis of Assisi) 53, 205
阿普杜拉 (Abdullah, Konig) 206, 211
哈伯瑪斯 (Habermas, Jurgen) 63

- 威廉姆斯 (Williams, Rowan) 206, 208, 213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Richard) 22, 123, 124, 125, 126, 128, 210
威爾希 (Welch, Raquel) 148
施貝曼 (Spaemann, Robert) 168
施塔珀爾 (Stapel, Hans) 130
施羅特迪克 (Sloterdijk, Peter) 45
科比亞 (Kobia, Samuel) 200
胡伯 (Huber, Wolfgang) 204, 206
胡梅爾 (Hummel, Karl-Joseph) 109
若望二十三世 (John XXIII.) 63, 64, 84
若望·保祿一世 (John Paul I.) 197
郎巴第 (Lombardi, Federico) 192
艾哈克 (Meister Eckhart) 76
埃爾多安 (Erdogan, Recep Tayyip) 203
拿破崙 (Napoleon) 52
格拉普曼 (Grabmann, Martin) 103
海森堡 (Heisenberg, Werner) 169
紐曼 (Newman, John Henry) 165, 216
納波利塔諾 (Napolitano, Giorgio) 209
納齊爾阿里 (Nazir-Ali, Michael) 101
馬克·漢森 (Hanson, Mark) 201



- 馬哈茂德·阿巴斯 (Abbas, Mahmud) 201, 211
馬爾切洛·佩拉 (Pera, Marcello) 50
勒菲弗 (Lefebvre, Marcel) 123, 124, 210
馬努埃萊二世帕萊奧洛戈 (Manuel II. Palaiologos) 202
康德 (Kant, Immanuel) 76
啟祿一世 (Kyrill I., Metropolit / Patriarch) 207, 215
梅茨格 (Metzger, Yona) 206
卡察夫 (Katzav, Moshe) 201
梅德韋傑夫 (Medwedew, Dmitri) 214
畢塞爾 (Biser, Eugen) 19, 177
陸克文 (Rudd, Kevin) 212
麥思路二世穆塔方 (Mesrob II. Mutafyan) 203
普凡弗爾 (Pfeiffer, Christian) 29
普丁 (Putin, Vladimir) 204
湯瑪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5, 103
菲舍爾 (Fischer, Jan) 213
黑格爾 (Hegel, Georg Friedrich Wilhelm) 76
歐巴馬 (Obama, Barack) 212
奧斯定 (Augustinus) 4, 6, 15, 58, 91, 195, 204
奧古斯丁諾斯 (Augoustinos, Metropolit) 91
奧爾默特 (Olmert, Ehud) 203
聖文生 (Vincent de Paul) 53

- 聖艾修伯里 (Saint-Exupéry, Antoine de) 168
聖雷定五世 (Coelestin V.) 216
路易斯·貝格雷 (Begley, Louis) 52
歌德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76
孔漢斯 (Kung, Hans) 202
瑪·丁克哈四世 (Mar Dinkha IV.) 205
維克多 (Victor, Ulrich) 174
維塞裏亞 (Visseyrias, Philippe) 192
賓根的希德嘉 (Hildegard von Bingen) 47
德日進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169
德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53
盧拉 (Lula da Silva, Luiz Inacio) 204 · 210
穆哈邁德·艾哈邁德·侯賽因 (Husseini, Muhammad Ahmad) 211
諾伊斯納 (Neusner, Jacob) 107 · 108
諾科 (Noko, Ishmael) 216
霍林斯基 (Holinski, Rudiger) 183
霍赫胡特 (Hochhuth, Rolf) 109
默克爾 (Merkel, Angela) 127 · 203
默爾特斯 (Mertes, Klaus) 214
邁恩多夫 (Meyendorff, John) 138
邁爾 (Meir, Golda) 110



薩弗朗斯基 (Safranski, Rudiger)	139
薩科奇 (Sarkozy, Nicolas)	209
額我略三世·拉罕 (Gregorios III. Laham)	208
羅格夫 (Rogoff, Kenneth)	46
羅納德·勞德 (Lauder, Ronald)	206
羅德 (Rode, Franc)	36
蘇達諾 (Sodano, Angelo)	203

英文人名索引

- Abbas, Mahmud (馬哈茂德·阿巴斯) 201, 211
- Abdullah, Konig (阿普杜拉) 206, 211
- Ahmadinedschad, Mahmud (艾哈邁迪·內賈德) 101
- Albertus Magnus (大阿爾伯特) 76
- Al-Tayyeb, Ahmad (艾哈邁德·阿裏－塔耶比) 206
- Augoustinos, Metropolit (奧古斯丁諾斯) 91
- Augustinus (奧斯定) 4, 6, 15, 58, 91, 195, 204
- Bartholomew I., Patriarch (宗主教巴爾多祿祿茂一世)
200, 206, 207, 208
- Begley, Louis (路易斯·貝格雷) 52
- Benedict of Nursia (努爾西亞的聖本篤) 199
- Benedikt XV (本篤十五世) 131, 199
- Bernhard of Clairvaux (伯納爾德) 69, 185
- Bertone, Tarcisio (貝爾托內) 203
- Biser, Eugen (畢塞爾) 19, 177
- Böckenforde, Ernst-Wolfgang (波肯福德) 27
- Bonaventura (文德) 15, 195, 213
- Bush, George W. (布希) 205, 207, 208
- Chrysostomos II. (屈梭多模二世) 215
- Ciampi, Carlo (卡洛·錢皮) 200



- Coelestin V. (聖雷定五世) 216
Elizabeth II. (伊麗莎白二世) 216
Erdogan, Recep Tayyip (埃爾多安) 203
Eugen III (恩仁三世) 69
Fischer, Jan (菲舍爾) 213
Francis of Assisi (方濟) 53 · 205
Friedrich, Johannes (弗裏德里希) 91
Frings, Joseph (弗林斯) 196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76
Grabmann, Martin (格拉普曼) 103
Gregorios III. Laham (額我略三世·拉罕) 208
Habermas, Jurgen (哈伯瑪斯) 63
Hanson, Mark (馬克·漢森) 201
Hegel, Georg Friedrich Wilhelm (黑格爾) 76
Heisenberg, Werner (海森堡) 169
Hilarion, Erzbischof (西拉里昂) 92
Hildegard von Bingen (賓根的希德嘉) 47
Hitler, Adolf (希特勒) 52
Hochhuth, Rolf (霍赫胡特) 109
Holinski, Rudiger (霍林斯基) 183
Huber, Wolfgang (胡伯) 204 · 206
Hummel, Karl-Joseph (胡梅爾) 109

- Hussein, Muhammad Ahmad (穆哈邁德·艾哈邁德·侯賽因) 211
- John Paul I. (若望·保祿一世) 197
- John XXIII. (若望二十三世) 63, 64, 84
- Kant, Immanuel (康德) 76
- Karekin II. (卡雷金二世) 208
- Katzav, Moshe (卡察夫) 201
- Kobia, Samuel (科比亞) 200
- Kung, Hans (孔漢斯) 202
- Kyrill I., Metropolit / Patriarch (啟祿一世) 207, 215
- Läpple, Alfred (拉普勒) 103
- Lauder, Ronald (羅納德·勞德) 206
- Lee Myung-bak (李明博) 212
- Lefebvre, Marcel (勒菲弗) 123, 124, 210
- Leo XIII (良十三世) 216
- Levy, Bernard-Henri (列維) 20, 109
- Lewy, Mordechay (列維) 128
- Lombardi, Federico (郎巴第) 192
- Lubac, Henri de (呂巴克) 196
- Lula da Silva, Luiz Inacio (盧拉) 204, 210
- Manuel II. Palaiologos (馬努埃萊二世帕萊奧洛戈) 202
- Mar Dinkha IV. (瑪·丁克哈四世) 205



- Medwedew, Dmitri (梅德韋傑夫) 214
- Meir, Golda (邁爾) 110
- Meister Eckhart (艾哈克) 76
- Merkel, Angela (默克爾) 127, 203
- Mertes, Klaus (默爾特斯) 214
- Mesrob II. Mutafyan (麥思路二世穆塔方) 203
- Metzger, Yona (梅茨格) 206
- Meyendorff, John (邁恩多夫) 138
-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 53
- Muller, Gerhard Ludwig (米勒) 89, 90
- Naguib, Antonios (安東尼奧·納吉布) 203
- Napoleon (拿破崙) 52
- Napolitano, Giorgio (納波利塔諾) 209
- Nazir-Ali, Michael (納齊爾阿里) 101
- Netanjahu, Benjamin (內塔尼亞胡) 211
- Neusner, Jacob (諾伊斯納) 107, 108
- Newman, John Henry (紐曼) 165, 216
- Nguyen Tan Dung (阮晉勇) 203
- Noko, Ishmael (諾科) 216
- Obama, Barack (歐巴馬) 212
- Olmert, Ehud (奧爾默特) 202

- Pacelli, Eugenio s. Pius XII. (尤金尼奧·帕切利，庇護十二世) 109, 110
- Padre Pio (比奧神父) 212
- Pera, Marcello (馬爾切洛·佩拉) 50
- Peres, Shimon (佩雷斯) 128, 206, 211, 216
- Pfeiffer, Christian (普凡弗爾) 29
- Pius X. (庇護十世) 132
- Putin, Vladimir (普丁) 204
- Rode, Franc (羅德) 36
- Rogoff, Kenneth (羅格夫) 46
- Rudd, Kevin (陸克文) 212
- Safranski, Rudiger (薩弗朗斯基) 139
- Saint-Exupéry, Antoine de (聖艾修伯里) 168
- Sarkozy, Nicolas (薩科奇) 209
- Singer, Israel (以色列·辛格爾) 80
- Sloterdijk, Peter (施羅特迪克) 45
- Sodano, Angelo (蘇達諾) 203
- Spaemann, Robert (施貝曼) 168
- Stapel, Hans (施塔珀爾) 130
-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德日進) 169
- Thomas Aquinas (湯瑪斯·阿奎那) 15, 103
- Twomey, Vincent (文生·托梅) 23



- Victor, Ulrich (維克多) 174
- Vincent de Paul (聖文生) 53
- Visseyrias, Philippe (維塞裏亞) 192
- Welch, Raquel (威爾希) 148
- Williams, Rowan (威廉姆斯) 206, 208, 213
- Williamson, Richard (威廉姆森) 22, 123, 124, 125, 126, 128, 210
- Zollitsch, Robert (佐利奇) 214

專有名詞索引

- HIV感染者 (HIV) 119–121, 189–190
- 中國 (China) 92, 93
- 本篤十六世宗座任職 (Pontificate of Benedict XVI.)
- 人事政策 (Personal politik; Personnel Policy) 84–85
- 牧靈之旅，各地評價 (Reisen, Bewertung von; Reisen, evaluation of) 113–122, 130
- 巴西 (Brasilien; Brazil) 115, 130
- 葡萄牙〔法蒂瑪〕 (Portugal [Fatima]) 164–166
- 美國 (USA) 116
- 馬爾它 (Malta) 32
- 法國 (Frankreich; France) 118
- 非洲 (Afrika; Africa) 119–120
- 德國 (Deutschland; Germany) 119
- 土耳其 (Turkei; Turkey) 98
- 科隆的世界青年日 (Cologne World Youth Day) 114
- 西班牙 (Spanien; Spain) 117–118
- 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 (Israel, Palestine, Jordan)
128–129
- 澳大利亞 (Australien; Australia) 114
- 生態〔環境破壞〕 (Okologie [Umweltzerstörung]; Ecology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X, 41–45



- 伊斯蘭教，與伊斯蘭教的對話（Islam, dialogue with Islam）
87，93—102
- 布卡長袍（Burka） 54
- 清真寺尖塔（Minarette） 54
- 同性戀（Homosexualität; Homosexuality） 51，94，143，
151—152
- 自由（Freiheit; Freedom） 39，174
- 庇護兄弟會（Piusbruderschaft; Society of Pius） 18—23，
123—128
- 性〔性道德〕（Sexualität [Sexualmoral]; Sexuality [Sexual
morality]） 60，104，120—121，145—148，151，189—
190
- 金融危機〔國家債務〕（Finanzkrise [Staatsschulden];
Financial crisis [government debt]） VIII，45—47
- 毒品種植和交易（Drogenanbau und-handel; Drug cultivation
and trafficking） 59—60
- 相對主義（Relativism） X—XII，49—58，68
- 科學〔自然科學〕（Wissenschaft [Naturwissenschaft—];
Science [Natural Science]） 52，135，168
- 悔改〔皈依，捨棄的倫理觀〕（Umkehr [Bekehrung, Ethik
des Verzichts]; Return [conversion, ethics of renunciation]）
47—48，62—65
- 特利騰彌撒（Tridentinische Messe; Tridentine Mass） 106

- 真理 (Wahrheit; Truth) 49-50, 153, 167
- 神父獨身制 (Zolibat; Celibacy) 37-39, 136-143, 148-149
- 基督宗教中人的形象 (Christliches Menschenbild; Christian view of Man) 105-106
- 基督學〔耶穌基督〕 (Christologie [Jesus Christus]; Christology [Jesus Christ]) 62, 167-176
- 基督軍 (Legionare Christi; Legionaries of Christ) 37-38
- 婚姻 (Ehe; Marriage) 108, 143-144
- 教宗職位 (Papstamt; Papacy) 6-7, 67-77, 79-85, 116-117
- 教宗職責 (Aufgaben; Tasks) 6-7, 65-66, 73-74, 139
- 基督的代表 (Stellvertretung Christi; Vicar of Christ) 6-7
- 殉道 (Martyrium; Martydom) 8
- 不可錯誤說 (Unfehlbarkeit; Infallibility) 5-6
- 教會〔宗教〕現在和未來 (Gegenwart und Zukunft; Present and Future) VIII, 50-51, 54-58, 62-66, 136-141, 160-162
- 教會中的婦女 (Frau in der Kirche; Women in the Church) 159-160



女性神職 (Frauenordination; Ordination of Women)

94, 143, 143–150

教會中對兒童的性騷擾 (Missbrauch von Kindern in der Kirche; Abuse of Children in the Church) 24–32, 33–

36, 116–117, 185–187

教會財產，變賣教會財產 (Kirchengut, Verkauf; Church property, sales) 131–133

現代〔現代性，世俗主義〕(Moderne [Modernität, Sakularismus]; Modern [Modernity, Secularism]) VIII, 18–19, 54–56, 116, 131, 133

第一屆梵蒂岡大公會議 (Vatikanum I; Vatican I) 5

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 (Vatikanum II; Vatican II) 7, 22, 63, 69, 90, 95–96, 105, 107, 111, 123, 158, 171, 193

終末 (Eschatologie; Eschatology) X, 177–184

造物〔維護〕(Schopfung [Bewahrung]; Creation [Preservation]) IX, 41–45, 47–48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 (Okumene; Ecumenism) 87–102, 148

與英國聖公會的合一 (mit den Anglikanern; with the Anglicans) 96–97

與基督正教會的合一 (mit den Orthodoxen; with the Orthodox) 87–92

- 與基督新教的合一（mit den Protestanten; with the Protestants） 93—96
- 無神論（Atheismus; Atheism） 161，162，168
- 猶太教，與猶太教的對話（Judentum, Dialog mit dem; Jews, dialogue with the） 79—83，127—128，131—132
- 耶穌受難日的代禱（Karfreitagsfurbitte; Good Friday Prayer） 107—108
- 進步（Fortschritt; Progress） 41—44
- 聖母學〔瑪利亞〕（Mariologie; Maria） 163—166
- 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屠猶（Holocaust [Shoa]） 125—128，132
- 福音，本真性（Evangelium, Authentizitat; Gospel, authenticity） 173—174
- 歷史批評的方法（Historisch—kritische Methode; 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 171—179
- 避孕措施（Empfangnisverhutung; Contraception） 145—147
- 禮儀〔彌撒〕（Liturgie; Liturgy） 155—157

聞道叢書發行旨趣

天主教聞道出版社發行各種叢書的目的，一方面是給教內同道提供研究現代問題的資料，以加強其對現代教會與世界的認識；另一方面是幫助教外朋友了解教會對現代各種問題的看法，進而認識基督救世福音的真諦。

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是「忙」，沒有時間讀書；但在「知識爆發」的今天，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不斷充實自己，趕上時代。聞道叢書就是針對此一需要，為各位讀者提供忠誠的服務，每兩月出版一種書，讓大家享受一餐精神食糧。我們不敢奢想—所有出版的書都能適合每一個人的「胃口」；但是，假如其中能有一本使您滿意，我們就會感到非常滿足，因為出好書是我們的最高理想！

「聞道」一詞，顧名思義，就是孔夫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大道理；「聞道社」的英文名字叫做WINDOW（窗戶），音同意亦略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動機，是要教會打開窗戶，呼吸一些新鮮的精神空氣。

聞道出版社同仁本此目標努力奮鬥，六十四年曾獲省府新聞處獎狀（編字新一字第一〇三一〇號），足見此一理想已獲得社會人士的認可。聞道社同仁自當奮勉前進，尚祈各位讀者以訂閱、批評、介紹的方式，協助我們成長並光大此一出版理想。

天主教台南教區聞道出版社謹啓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世界的光：教宗·教會·時代的記號：教宗與彼
德·西沃的對話 / 谷裕譯.-- 初版.-- 臺南市：
聞道, 民101.02

面；公分

譯自：Licht der welt

ISBN 978-986-6125-13-3(平裝)

1.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 1927-) 2.天主教

3.訪談

249.4

100018412

世界的光

譯者：谷裕

審校者：房志榮神父

准印者：臺南教區主教 林吉男

出版總號：第651號

出版分號：宗教類第C088號

發行人：林吉男

出版者：聞道出版社

社長：費格德

責任編輯：盧孟慧

美術編輯：方舜元

封面設計：郭玲吟

地址：(700)臺南市開山路197號

電話：(06) 214-4037

傳真：(06) 214-1148

E-MAIL：windowp@ms76.hinet.net

電匯帳號：日盛銀行臺南分行007-01-041111-1-11

TELE X：JSIBTWTP 007-10-000140-7

郵撥帳號：0031875-1

戶名：聞道出版社

印刷者：韋懋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1號4樓

電話：(02) 2225-1132

本出版社經行政新聞局核准登記發給

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伍捌柒號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978-986-6125-13-3 (平裝)

定價：新臺幣肆佰元整 (NT 400 元)

訂閱辦法

聞道叢書，每逢單月出版一書，全年固定六本書，並贈送月曆與聖經記事日曆；此外，並依特殊需要不定期出版專書如：小品散文、靈修信仰及教育等專書。

(一) 自2001年起，調整年度訂費：

國內：全年壹仟元。(N.T 1000元)

港澳地區：全年港幣參佰零伍元(H.K 305元)，或以等值美金計算。

美洲地區：美國、中南美洲美金玖拾元(U.S 90元)，以印刷品航空郵件投遞。

其他地區：全年水路美金肆拾伍元(U.S 45元)，航空美金玖拾元(U.S 90元)

附記：長期訂戶購買聞道書籍可享七五折特惠優待。

(二) 海外地區匯款，請註明訂戶姓名，

國內電匯帳號：日盛銀行台南分行 007-01-041111-1-11

國外TELEX: JSIBTWTP 007-10-000140-7

戶名：聞道出版社

或使用支票寄款時，祈勿指定固定銀行，請書寫

聞道出版社 收 Catholic Window press

(三) 郵撥帳號：00318751

戶名：聞道出版社

電話：(06)214-4037

傳真：(06)214-1148

(四) 貴訂戶如更改地址，懇請告知舊址與新址，以便檢查並如期寄上新書。多謝支持，如有延誤，敬請包涵並稍待些。

(五) 懇請批評、指教、介紹，以推廣教會書籍，收到福傳效果。

聞道出版社 交心回函卡

謝謝您訂購我們出版的這本書，為使往後出版的書籍能夠製作得更好，並提高對您的服務品質，煩請將閱讀本書後的心得寄回與我們分享，落實文字福傳工作，讓基督福音能直達您的心！

【姓名】 _____	【性別】 <input type="checkbox"/>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電話】 _____	【生日】 ____年 ____月 ____日
【聯絡地址】 □□□ _____	
【職業】 <input type="checkbox"/> 軍警 <input type="checkbox"/> 公教 <input type="checkbox"/> 學生 <input type="checkbox"/> 家管 <input type="checkbox"/> 服務業 <input type="checkbox"/> 傳播業 <input type="checkbox"/> 金融業 <input type="checkbox"/> 資訊業 <input type="checkbox"/> 退休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_____	
【教育程度】 <input type="checkbox"/> 碩士及以上 <input type="checkbox"/> 大學 <input type="checkbox"/> 專科 <input type="checkbox"/> 高中 <input type="checkbox"/> 國中及以下	
【購買方式】 <input type="checkbox"/> 郵購劃撥 <input type="checkbox"/> 現金購買 <input type="checkbox"/> 基本訂戶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_____	
【喜歡閱讀的種類】（可重複勾選） <input type="checkbox"/> 聖經、傳記 <input type="checkbox"/> 宗教、福傳 <input type="checkbox"/> 思想 <input type="checkbox"/> 靈修 <input type="checkbox"/> 社會 <input type="checkbox"/> 禮儀 <input type="checkbox"/> 教育、心理 <input type="checkbox"/> 生活、勵志 <input type="checkbox"/> 兒童青年文學 <input type="checkbox"/> 藝術 <input type="checkbox"/> 科學 <input type="checkbox"/> 教史、遊記 <input type="checkbox"/> 商業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_____	
【購買本書書名】 _____	
【購買此書的動機】 <input type="checkbox"/> 教科用書 <input type="checkbox"/> 題材適合 <input type="checkbox"/> 內容清楚有深度 <input type="checkbox"/> 資料豐富有利於靈修 <input type="checkbox"/> 價格可以接受 <input type="checkbox"/> 贈送親友 <input type="checkbox"/> 整本書看起來有質感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_____	
【您從何處得知本書出版的消息？】（可重複勾選） <input type="checkbox"/> 基本訂戶 <input type="checkbox"/> 神父、教友推薦宣傳 <input type="checkbox"/> 教內會刊廣告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_____	
【您對本書的評價】（請填代號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待改進） ◎書名 ____ ◎封面設計 ____ ◎版面編排 ____ ◎插畫設計 ____ ◎內容 ____ ◎印刷 ____ ◎價格 ____ ◎整體評價 ____ ◎其他 _____	
【填寫日期】 ____年 ____月 ____日	

再次感謝您撥冗填寫的寶貴意見，歡迎使用電子郵件信箱
windowp@ms76.hinet.net與我們聯絡，謝謝！

請貼3.5
元的郵票

印刷品

TO:700台南市中區開山路197號

天主教聞道出版社

請沿虛線折妥黏貼寄回，謝謝！

可以傾心於閱讀，就別輕易讓光陰虛度；

沈浸於福音的書香中，使您與天主更靠近！





本書中，教宗親切坦率地回答資深記者彼德·西沃所提出的問題。在他們的對談中，並非只是談論嚴肅的題材，卻時而穿插有趣的生活話題。這種以出書方式對歷任教宗所做的訪談，從來沒有一位教宗像本篇十六世這樣，以這麼直接的態度回應這些廣泛又有爭議的話題。

ISBN 978-986-6125-13-3



9 789866 125133

00400



定價：400元

